

四業五相應六差別由此六種表

大莊嚴論經卷第一

馬鳴菩薩這

體相由真如取清淨第一義成就故

出離一切地者此是因相由出離一

切菩薩地故於他得尊極者此是果

相由於一切衆生中得第一故解脫

諸衆生者此是業相由能令一切衆

生得解脫故無盡等功德現世皆具

足者此是相應相世見來亦見不見

人天等者此是差別相世見者謂種

種世界皆見此是化身衆亦見者謂

佛大弟子衆亦見此是受用身不見

者謂人天等一切時不見此是自性

身此即三身差別敬佛品究竟大乘

大乘莊嚴經論卷第十三

癸卯歲高麗國大歲都監奉

勒影造

前札賈勝草離欲邁三有亦敬一切智
甘露微妙法乃至八輩衆無垢清淨僧
富那肱比丘彌織諸論師薩婆室婆衆
牛王正道者是等諸論師我等皆敬順
我今當次說顯亦莊嚴論聞者得滿足
衆善從是生可歸不可歸可供不可供
於中善惡相宜應分別說

說曰我昔曾聞軋陀羅國有商賈客
到摩多羅國至彼國已時彼國中有一
佛塔衆賈客中有一優婆塞日至
彼塔恭敬礼拜向塔中路有諸婆羅
門見優婆塞禮拜佛塔皆共嗤笑更
於餘日天甚炎熱此諸婆羅門等食
訖遊行而自放散或在路中或立門
側有洗浴者有塗香者或行或坐時
優婆塞禮塔迴還諸婆羅門見已嘆
言來優婆塞就此坐語優婆塞言今
云何不識知彼摩醯首羅毗紐天等
而為致敬乃禮佛塔得無煩耶時優

婆塞即答之曰我知世尊功德少分
是故欽仰恭敬為礼未知汝天有何
道德而欲令我向彼礼乎諸婆羅門
聞是語已瞋目呵叱愚癡之人汝天
何不知我天所有神德而作是言諸
婆羅門即說偈言
阿修羅城郭高顯周三重懸處於虛空
男女悉充滿我天弓矢遠中彼城郭
一念盡燒滅如火焚乾草
時優婆塞聞是偈已大笑而言如斯
之事吾之鄙薄所不敢尚以偈答言
命如葉上露有生會當滅云何有智者
弓矢加殘害
時諸婆羅門等聞是偈已咸共同聲
呵優婆塞言是癡人彼阿修羅有大
勢力好為惡事我天神德力能殺害
云何乃言非有智耶時優婆塞被呵
責已喟然長歎而說偈言
美惡諦觀察智者修善業能獲大果報
後則轉受樂云何於過惡反生功德想
耶見既增長歎惡以為善以是惡業故
後獲大苦報

諸婆羅門聞是語已豎目舉手憮憮

大正藏論經卷第一 第三後 事

六在藏論經卷第一 第四後 事

六在藏論經卷第一 第五後 事

攘被瞋忿戰動而作是言汝甚愚癡

不告之人此等諸天不加恭敬而恭敬

誰時優婆塞意志開裕而語之言吾雖單獨貴申道理不應以力朋黨

竟說時優婆塞復說偈言

汝等所供養兒惡好殘害汝若奉事彼

以為功德者亦應生恭敬師子及虎狼

觸惱生殘害惡鬼羅刹等愚人以畏故

於彼生恭敬諸有智慧者宜應深觀察

若不為殘害乃可生恭敬諸有功德者

終無殘害心修行諸惡者無不壞殘害

不能善分別功德及過惡功德起惡心

過功德想殘害逼迫者凡愚增敬順

於善功德者反生輕賤心世間皆顛倒

不別可敬者乳施羅生者解知別善惡

是故信如來不敬自在天

彼時婆羅門聞是語已即作是言咄

乳施羅出何種姓有何道德而名佛

平時優婆塞說偈答言

出於釋氏宮具足一切智衆過悉除

諸善皆普備於諸衆生中未始不饒益

覺了諸法相一切悉明解如是之大仙故稱号為佛

時諸婆羅門復說偈言

汝言佛大仙應作逼惱事此間浮提中

暗黑監持施婆羅婆私吒提釋阿拔耶

如是諸大仙名稱世所聞能結大神呪

殘滅諸國土汝名佛大仙亦應作斯呪

汝佛有大德應作逼惱事若不作呪害

云何名大仙

時優婆塞不忍聞彼誹謗之言以手

掩耳而說偈言

咄莫出惡語謗言佛有呪毀謗竄勝尊

後獲大苦報

時婆羅門復說偈言

佛若無呪術不名有大力若無惱害者

云何名大仙我但說實語何故稱誹謗

時諸婆羅門撫掌大笑言是故汝癡人

定墮於負處

時優婆塞語婆羅門言汝莫恠笑汝

云何名大仙我但說實語何故稱誹謗

時諸婆羅門撫掌大笑言是故汝癡人

定墮於負處

大悲愍群生常欲為拔苦見諸受惱者

過於己自處云何結惡呪而作惱害事

衆生體性苦生老病死逼如難普煩灰

云何更加惡常以清涼法休息諸熱惱

諸婆羅門聞是語已即便位頭思惟

斯語此是好事心欲生信汝健陀羅

善別勝處汝能信此甚為希有是故

歎汝健陀羅者名不虛設言健陀羅

名為持也持善去惡故得斯號而說

偈言即說偈言

以貪瞋癡故則作大惡呪當結惡呪時

惡鬼取其語於諸罪衆生而行惱害事

能持此地者是名善丈夫善丈夫中勝

實是健陀羅時優婆塞作是思惟此婆羅門心欲信解皆可成器我今當更為分別說佛之功德時優婆塞顏貌熙怡而作是言見汝信佛我甚歡喜汝今幸可少聽我語功德過惡汝宜觀察而說偈言

觀察佛功德一見皆滿足戒聞及定慧無與佛等者諸山湧弥取衆流海第一世間天人中無有及佛者能為諸衆生具受一切苦必令得解脫終不放捨離誰有歸依佛不得利益者誰有歸依佛而不解脫者誰隨佛教育而不斷煩惱佛以神足力降伏諸外道名稱普遠聞遍滿十方刹唯佛師子吼說諸行無我所說恒處中不著於二邊天上及人中皆作如是說不能善分別結使諸衆報如來涅槃後諸國造塔廟莊嚴於世間猶虛空星宿以是故當知佛為最勝尊諸婆羅門聞是語已有生信心者有出家者得道者

復次應分別論所謂論者即是法也夫於法所宜善思惟若能思惟則解外論皆悉無有出生死法唯此經中其義我昔曾聞有婆羅門名憍尸迦善知僧法論衛世師論若提碎塵論如是等論解了分別彼婆羅門住華氏城中於其城外有一聚落彼婆羅門有少因緣詣彼聚落到所親家時其親友以緣事故餘行不在時憍尸迦婆羅門語其家人汝家頗有經書以不吾欲並讀待彼行還時所親婦即為取書偶得十二緣經而以與之既得經已至於林樹間閑靜之處而讀此經聞無明緣行緣識識緣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病死憂悲苦惱是名集諦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病死憂悲苦惱衆苦集聚滅初讀一遍猶未解了至第二遍即解無我外道之法著於二見我見邊見於一切法深知生滅無有常者而自念言一切外論皆悉無有出生死法唯此經中

有出生死解脫之法心生歡喜尋舉兩手而作是言我於今者始得實論始得實論端坐思惟深解其義容貌熙怡如花開敷復作是言我今始知生死繫縛解出世法乃悟外道所說諸論甚為欺詐不離生死歎言佛法至真至寶說有因果因滅則果滅外道法中甚為虛妄說言有果而無其因不解因果不識解脫自觀我昔深生恠笑云何乃欲外道法中度生死河我昔外道求度生死醉如有人沒溺恒河波浪之中懼失身命值則攀緣既不免難沒水而死我亦如是遇彼外道求度生死然其法中都無解脫出世之法沒生死河喪善身命墮三惡道今見此論當隨順行得出生死外道經論如愚狂語九十六種道患皆虛偽唯有佛道至真至正六師之徒及餘智者咸自稱為一切智人斯皆妄語唯佛世尊是一切智誠實不虛時憍尸迦即說偈言

外道所為作虛妄不真實猶如小兒戲聚土作城郭醉象踐踏之散壞無遺餘

佛破諸外論 其事亦如是

時橋尸迦婆羅門深於佛法生信敬
心捨外道法除去邪見晝夜常讀十二
緣經時其所親方與諸婆羅門歸
還其家問其婦言我聞橋尸迦來至
於此今何所在婦語夫言彼婆羅門
向借經書我取與之不識何經然其
得已披揀翻覆彈指講歎熙怡異常
夫聞其言即往其所見橋尸迦端坐
思惟即問之言汝於今者何所思惟
時橋尸迦說偈答曰

愚癡無智慧周迴三有中如彼陶家輪
輪轉無窮已我思十二緣解脫之方所
爾時親友即語之言汝於是經乃能
深生希有之想我釋種邊而得此經
將欲洗却其字以用書彼毗世師經
橋尸迦婆羅門聞是語已呵責親友
汝愚癡人云何乃欲水洗斯經如是
妙法宜用真金而以書寫盛以寶函
種種供養即說偈言

設我有財寶以真金造塔七珍用廁填
寶案妙巾囊莊嚴極殊妙而用以供養
雖作如是事尚不稱我意

時其親友聞斯語已甚懷心恚而作
是言今此經中有何深妙未曾有事
何必勝彼毗世師經欲以真金種種
珍寶而為供養時橋尸迦聞是語已
愀然作色而作是言汝今何故輕蔑
佛經至於是乎彼毗世師論極有過
患云何乃用比於佛語如毗世師論
不知法相錯亂因果於餅因果淺近
之法尚無慧解分別能知况解人身
身根覺鬱因果之義爾時其親友語橋
尸迦言汝今何故言毗世師論不解
因果彼論中說破凡以為餅因云何
而言不解因果橋尸迦言汝毗世師
論實有是語然無道理汝今且觀如
因於縷以為經縷然後有疊餅凡亦
余先有餅故然後有凡若先無餅云
何有凡復次破凡無用餅凡有用是
以破凡不得為因現見陶師取泥成
餅不用破凡又見餅壞後有破凡餅
若未壞云何有破時親友言汝意
謂若毗世師論都無道理我等寧可
徒勞其功而自辛苦時親友徒黨諸
婆羅門聞是語已心生愁惱若其

言毗世師論即於今日不可信耶橋
尸迦言毗世師論非但今者不可取
信於昔已來善觀察者久不可信所
以然者昔佛十力未出世時一切衆
生皆為無明之所覆蔽盲無目故於
毗世師論生於明想佛日既出慧明
照了毗世師論無所知曉都應棄捨
譬如鴟鴞夜則遊行能有力用晝則
辟如鴟鴞夜則遊行能有力用晝則
藏寢無有力用毗世師論亦復如是
佛日既出彼論無用親友復言若如
汝言毗世師論不如佛經然此佛經
寧可得比僧法論耶橋尸迦言如僧
法經說有五分論義得盡第一言誓
第二因第三喻第四等同第五決定
汝僧法經中無有辟諭可得明了如
牛耕者况辯法相而能明了何以故
汝僧法經中說鉢羅陀不生如常
遍一切處亦處處去如僧法經中說
遍一切處能至處處此亦有過何以
遍一切處能至處處此亦有過復次
但能生物不從他生是故有過復次
遍一切處能至處處此亦有過何以
遍一切處能至處處此亦有過復次
徒勞其功而自辛苦時親友徒黨諸
婆羅門聞是語已心生愁惱若其

故若先遍者去何所至若去至者遍則不遍二理相違其義自破若如是者是則無常如其所言不從他生而能生物遍一切處去至處是語非也親友婆羅門聞是語已語橋尸迦言汝與釋種便為朋黨故作是說然佛經中亦有大過說言生死無有本際又復說言一切法中悉無有我時橋尸迦語親友言我見佛法生死無際一切無我故吾今者敬信情篤若人計我然不能得解脫之道若知無我則無貪欲無貪欲故便得解脫若計有我則有貪愛既有貪愛遍於生死云何能得解脫之道復次若言生死有初始者此初身者為從善惡而得此身為不從善惡自然有耶若從善惡而得身者則不得名初始有身若不從善惡得此身者此善惡法云何而有若如是者汝法則為半從因生半不從因如是說者有大過失我佛法無始故無罪咎于時親友語橋尸迦有縛則有解汝說無我則無有縛若無有縛誰得解脫橋尸迦言雖

無有我猶有縛解何以故煩惱覆故則為所縛若斷煩惱則得解脫是故雖復無我猶有縛解諸婆羅門復作是言若無我者誰至後世時橋尸迦語諸人言汝等善聽從於過去煩惱諸業得現在身及以諸根從今現在復造諸業以是因緣得未來身及以諸根我於今者樂說辭喻以明斯義辭如穀子衆緣和合故得生芽然此種子實不生芽種子滅故芽便增長子滅故不常芽生故不斷佛說受身亦復如是雖復無我業報不失諸婆羅門言我聞汝說無我之法洗我心垢猶有少疑今欲諮詢若無我者先所作事云何故憶而不忘失答曰以有念覺與心相應便能憶念三世之事而不忘失又問若無我者過去已滅現在心生生滅既異云何而得憶念不忘答曰一切受生識為種子入母胎田愛水潤漬身樹得生如胡桃子隨類而生此陰造業能感後陰然此前陰不生後陰以業因緣故便受後陰生滅雖異相續不斷如嬰兒病

與乳母藥兒患得愈母雖非兒藥之力勢能及於兒陰亦如是以有業力便受後陰憶念不忘諸婆羅門復作是言汝所讀經中但說無我法今汝解悟生歡喜耶時橋尸迦即為誦十二緣經而語之言無明緣行行緣識乃至生緣老死憂悲苦惱無明滅則行滅乃至老死滅故憂悲苦惱滅以從衆緣無有宰主便於其中解悟無我非經文中但說無我復次以有身故則便有心以有身心諸根有用識解分別我悟斯事便解無我又問若如汝言生死受身相續不斷設有身見有何過答曰以身見故造作諸業於五趣中受善惡身形得惡形時受諸苦惱若斷身見不起諸業不起諸業故則不受身不受身故衆患永息則得涅槃云何說言身見非過復次若身見非過者應無生死不於三有受生死苦是故有過時婆羅門逆顧觀察十二緣義深生信解心懷慶幸略讀佛法而說偈言

如來在世時說法摧諸論佛日照世間

大莊嚴論卷第一 第十五章

大莊嚴論卷第一 第十二章

大莊嚴論卷第一 第十六章

群邪皆隱蔽我今遇遺法如在世尊前

釋種中勝妙深達諸法相所言如來者

真實而不虛逆順觀諸法名聞普遍滿

向佛涅槃方恭敬合掌札歎言佛世尊

實有大悲心諸仙中寡勝世間無倫凡

我今歸依彼無等戒定慧

橋尸迦言汝今云何乃尔深解佛之

功德親友答言我聞此法是故知佛

無量功德如沉水香黑重津膩以是

因緣燒之甚香遠近皆聞如是我見

如來定慧身故便知世尊有大功德

我於今者雖不覩佛見佛聖跡則知

寡勝亦如有人於花池邊見象足跡

則知其大觀因緣論雖不見佛知佛

聖跡功德寡太見其親友深生信解

歎未曾有而作是言汝於昔來讀誦

外典亦甚衆多今聞佛經湏更之頃

解其義趣悉捨外典極為希有即說

偈言

除去邪見論信解正真法如是人難得

是故歎而不歎於汝亦歎外諸論

因其理鄙淺我等悉捨離以彼諸論有過咎故令我等蓋得生

耽離生信解心佛實大人無與等者
名稱普聞遍十方刹外諸邪論前後
有過猶如謂語不可辨了由彼有過
令我棄捨得入佛法猶如春夏之時
人患日熱皆欲離之既至冬寒人皆
思念外道諸論亦復如是誠應捨離
如夏時日然由此論得生信心亦宜
思念猶如寒時思念彼日于時親友
問橋尸迦我等今者當作何事橋尸
迦言今宜捨棄一切邪論於佛法中
出家學道所以者何如夜闇中然大
炬火一切鵠鳥皆悉墮落佛智慧燈
既出於世一切外道患應顛墮是故
今欲出家學道於是橋尸迦從親友
家即詣僧坊求索出家出家已後得
阿羅漢何因緣故說是事耶以諸外
道常為邪論之所幻惑故說十二因
緣論而剖析之

復次夫取福田當取其德不應管擇
少壯老弊我昔曾聞有檀越遣知識
道人詣僧伽藍請諸衆僧但求老大
不用年少後知識道人請諸衆僧次
到沙弥然其不用沙弥語言何故不

用我等沙弥答言檀越不用非是我
也勸化道人即說偈言
耆年有宿德髮白而面皺秀眉齒缺落
皆僵支節緩檀越樂如是不喜見幼小
時寺中有諸沙弥盡是羅漢辟如有
人觸惱師子振其脾脉令其瞋恚諸
沙弥等皆作是語彼之檀越愚無智
慧不樂有德唯貪者老時諸沙弥即
說偈言

所謂長者不必在白駁面皺牙齒落
愚癡無智慧所貴能修福除滅去衆惡
淨修梵行者是名為長者我等於毀譽
不生增減心但令彼檀越獲得於罪過
又於僧福田誹謗生增感我等應遠往
起發彼檀越莫令墮惡趣彼諸沙弥等
尋以神通力化作老人像髮白而面皺
秀眉牙齒落僵脊而柱杖詣彼檀越家
檀越既見已心生大歡慶燒香散名花
速請令就坐既至湏更頃還服沙弥形
容色忽鮮變

今時沙弥即作是言我非夜叉亦非
羅刹先見檀越選擇耆老於僧福田

生高下想壞汝善根故作是化令汝改悔即說偈言

辭如蚊子身欲盡大海底 世間無能測
衆僧功德者一切皆無能 等量僧功德
況汝獨一已而欲測量彼

沙彌復言汝今不應校量衆僧者少
形相夫求法者不觀形相唯在智慧
身雖幼稚斷諸結漏得於聖道雖老
放逸是名幼小汝所為作甚為不是
若以爪指欲盡海底無有是處汝亦
如是欲以汝智測量福田而知高下
亦無是處汝寧不聞如來所說四不
輕經王子地火沙彌等都不可輕世
尊所說菴羅果喻內生外熟外生內
孰莫妄稱量前人長短一念之中亦
可得道汝於今者極有大過汝若有
疑今悉可問從今已後更莫如是於
僧福田生分別想即說偈言

衆僧功德海無能測量者佛尚生欣敬
自百偈讚況餘一切人而當不稱歎
廣大良福田種少獲大利釋迦和合衆
是名第三寶於諸大衆中勿以貌取人
不可以種族威儀巧言說未測其內德

菩薩難伊蘭衆樹雖參差語林則不異
僧雖有長幼不應生分別迦葉欲出家
捨身上妙服取庫東下衣猶直十萬金
獲報十方身辭如大海水不宿於死屍
僧海亦如是不容毀禁者於諸凡夫僧
取下持少戒恭敬加供養能獲大果報
是故於衆僧者老及少年等心而供養
不應生分別

余時檀越聞是語已身毛為豎五體
投地求哀懺悔凡夫愚人多有憚各
願聽懺悔所有疑惑幸為解釋即說
偈言

汝有大智慧以斷諸疑網我若不諮問
則非有智者

余時沙彌即告之曰恣汝所問當為
汝說檀越問言大德敬信佛僧何者
多聞與持戒禪定及智慧趣向三乘人
得果并與向辭如辛頭河流注入大海
是等諸賢聖悉入僧大海辭如雪山中
具足諸妙樂亦如好良田增長於種子
賢善諸智人悉從僧中出

說是偈已而作是言檀越汝寧不聞
經中阿尼盧頭難提默毗羅此三族

大姓婆羅門厥名安羅闍毀譽皆佛不異
以食施如來如來既不受三界無能消
擲置於水中烟炎同時起瞿曇彌奉衣

佛勸施衆僧以是因緣故三寶等無異
余時檀越聞是語已即作是言如其
佛僧等無異者何故以食置于水中
不與衆僧沙彌答言如來於食都無
憐惜為欲顯示衆僧德力故為是耳
所以者何佛觀此食三界之中無能
消者置於水中水即炎起然瞿曇彌
故以衣奉佛佛迴與僧衆僧受已無
有變異是故當知僧有大德得大名
福佛僧無異時彼檀越即作是言自
今以後於衆僧所若老若少等心恭
敬不生分別沙彌答言汝若如是不
久當得見諦之道即說偈言

多聞與持戒禪定及智慧趣向三乘人
具足諸妙樂亦如好良田增長於種子
賢善諸智人悉從僧中出

說是偈已而作是言檀越汝寧不聞
經中阿尼盧頭難提默毗羅此三族

姓子鬼神大將名曰伽扶白佛言世

大莊嚴論經卷第一

卷二

尊一切世界若天若人若魔若梵若能

心念此三族姓子者皆能令其得利

安樂僧中三人尚能利益况復大衆

即說偈言

三人不成僧 念則得利益 如彼鬼將言

未得名念僧 尚獲是大利 况復念僧者

是故汝當知 功德諸善事 皆從僧中出

辟如大龍雨 唯海能堪受 泉僧亦如是

能受大法雨 是故汝應當 專心念衆僧

如是衆僧者 是諸善之群 解脫之大衆

僧猶勇健能摧魔怨敵 如是衆僧者

勝智之叢林 一切諸善行 運集在其中

趣三乘解脫 大勝之伴黨

余時沙弥說偈讚已 檀越眷屬心大

歡喜皆得須陀洹果

大莊嚴論經卷第一

癸卯歲高麗國大歲都監奉
勅彌造

大莊嚴論經卷第二

馬鳴菩薩造

事

後秦二歲鳩摩羅什譯

復次夫聽法者有大利益增廣智慧
能令心意悉皆調順我昔曾聞師子
諸國今時有人得摩尼寶大如人膝
其珠殊妙世所希有以奉獻王王得
珠已諦視此珠而說偈言

往古諸王等 精寶永名稱 聚會諸賓客
出寶自矜高 捨位命終時 捐寶而獨往
唯有善惡業 隨身不捨離 辟如蜂作蜜

他得自不獲 財寶亦如是 資他無隨已

往昔諸國王 為寶之所誑 儲積已待他

無一隨已者 吾今當自為 必使寶隨已

唯佛福田中 造作諸功德 隨已至後世

善報不朽滅 臨當命終時 一切皆捨離

塔為人中寶 愚癡無量劫

至塚則還家 象馬寶輦輦 珍玩及庫藏

人民諸城郭 園苑快樂處 飄然獨捨逝

都無隨從者

王說偈已即詣塔所以此寶珠置塔

上其明顯照猶如大星若日出時

復有一臣懷忿而言如此愚人罪各
已彰何須呵責宜加刑戮王告曰言

照王宮殿暉曜相映倍於常明珠之
光明日日常於一日中卒無光色

王憚其介即遣人看既至彼已不見

寶珠但見帳下血流汙地尋逐血跡

至迦陵羅林未到彼林已見偷珠人

竄伏樹間偷珠之人當取珠時墮帳

折勝故有是血即執此人將詣王邊

王初見時甚懷忿恚見其傷毀復生

慈悲慈心視之而語之言咄哉男子

汝甚愚癡偷佛寶珠將來之世必墮

惡趣即說偈言

恠哉甚愚癡 無智造大惡 如人畏杖捶

返受於斬害 畏於貧窮苦難此狂愚意

不安少貧乏 長受無窮厄

余時臣聞是偈已即白王言如王所

說真實不虛即說偈言

塔為人中寶 愚癡無量劫

不得值三寶 如昔有一人信心歡喜故

耳上須曼花 以用奉佛塔 人天百億劫

極受大快樂 十力世尊塔 盗寶而自營

以是業緣故 沉沒於地獄

莫出此語彼人已死何須更殺如人倒地宜應扶起時王即說偈言此人已毀行且遠拔濟之我當賜財寶令懺悔修福使其得免離將來大苦難我當與錢財使彼供養佛若彼不向佛罪過終不滅如人因地趺還扶而得起因佛獲過罪亦因佛而滅時王即便大賜錢財教令佛邊作諸功德少時偷者即作是念今者大王若非佛法中調順之人計我懲罪應被斬害此王能容實是大人救我重罪釋迦如來甚為奇特乃能調化邪見國王作如斯事說是語已還到塔所匍匐向寺合掌歸命而作是言大悲世尊世間真濟雖入涅槃猶能以命賜於我世間咸皆号為真濟名稱普聞遍諸世界及於今者濟我生命是故真濟名不虛設即說偈言世間稱真濟此名實不虛我今蒙救拔知實真濟義世間皆感然多諸勞蒸惱慈悲清涼月照除熱惱苦如來在世時於曠野鬼所拔濟首長者是事未為難於今涅槃後遺法濟危厄令我脫苦惱

是乃為甚難云何世工直奇巧合聖心圖像舉右手示作安慰相怖者觀之已尚能除恐懼況佛在世時所濟甚弘多今遭大苦厄形像免濟我復次夫少欲者雖有財物心不受著猶得稱之名為少欲我昔曾聞有優婆塞彼優婆塞時有親友信婆羅門法時彼親友善信婆羅門弊衣苦行五熱多身恒食惡食卧糞穢中即喫優婆塞言汝可就此觀婆羅門汝頗曾見清身自苦高行之士少欲知足如此人不優婆塞言如此高行可誑於汝即共親友問婆羅門汝今苦行為何所求婆羅門曰我今苦行欲求為王時優婆塞語親友言此人今者方求大地庫藏珍寶宰割自恣貪嗜美味宮人侍御好樂女色種種音樂若以無衣食保形尼軌等造作諸勤苦以為苦行者餓鬼及畜生貧窮諸喪惱斯等處艱難亦應名苦行彼人亦如是徒為自役勞形雖作苦行而心懷貪著希求無厭足不名為少欲雖復具眾物心無所涼著俗行樂聖道是乃名少欲辟如諸農夫以耕種田中貪收多果寶不名為少欲身如惡羅刹將適湧衆具意求於道故是名少欲者為治惡羅刹少受資生具心不貪後有是真名少欲

所謂少欲者非營衣食無諸資生具以之為少欲此人於今者心如大河海貪求無厭足云何名少欲今修此苦行為貪故自苦實非少欲者說是偈已優婆塞復作是言今者此人具諸貪欲瞋恚愚癡仙聖所行無有少分是故當知夫少欲者不在錢財多諸寶物何以知之如頻婆婆羅王富有國土象馬七珍猶名少欲所以者何雖有財寶心不貪著樂於聖道以是之故雖復富有七珍益溢心無希求名為少欲雖無財寶希求無厭不得名為少欲知足即說偈言若以無衣食保形尼軌等造作諸勤苦以為苦行者餓鬼及畜生貧窮諸喪惱斯等處艱難亦應名苦行彼人亦如是徒為自役勞形雖作苦行而心懷貪著希求無厭足不名為少欲雖復具眾物心無所涼著俗行樂聖道是乃名少欲辟如諸農夫以耕種田中貪收多果寶不名為少欲身如惡羅刹將適湧衆具意求於道故是名少欲者為治惡羅刹少受資生具心不貪後有是真名少欲

心意不詭曲 亦不求名利 雖有資生具
名聞具實德 能有如斯事 是乃真少欲
復次雖復持戒為人天樂是名破戒
我昔曾聞有一沙門與婆羅門於空
林中夏坐安居於時沙門數數往返
婆羅門所與其共事不存親疎止處
其中所以者何若與親昵恐其生憍
慢若與其疎謂為憐惡即說偈言
以杖置日中堅卧俱無影執杖倚亞者
其影則脩長彼人亦如是 親疎宜得中
令漸通泰已然後為說法
此婆羅門無有智慧不別賢愚供事
極苦是以我今不宜親昵亦不應疎
何以故事愚人苦不解供事亦名為
苦種種方便共相習近漸相體信得
與言語余時比丘問婆羅門汝今何
故舉手向日卧灰土上裸形散草晝
夜不卧翹足而立行此苦行為何所
求婆羅門答曰我求國王此婆羅門
於後少時身遇病患往問醫師療疾
之方醫師報言宜湏食肉於是婆羅
門語比丘言汝可為我至檀越家乞
索少肉以療我疾于時比丘作是思

惟我今化彼正是其時作是念已化
為一羊繫著其邊婆羅門問比丘言
是肉婆羅門大生瞋恚而作是言我
汝為柰肉今在何處比丘答言羊即
是肉婆羅門大生瞋恚而作是言我
寧殺羊而食肉耶於是比丘說偈答言
汝今憐一羊 猶尚不欲殺 後若為國王
牛羊與猪豕 難大及野獸 殺害無有量
汝在御座上 廚宰供汝食 汝若瞋恚時
當言斬彼頭 或言截手足 又時教挑目
汝今憐一羊 方欲多殺害 若實有悲心
宜捨求王意 如人臨刑戮 畏苦多飲酒
華林極敷榮 猛火將欲焚 又如著金鎖
雖好能繫縛 王位亦如是 恒有忍懼心
威力諸侍從 在嚴以珍寶 不見後過患
凡夫貪願求 既得造諸惡 隆薩三惡道
如蛾貪火色 投中自燃滅 與有五欲樂
名稱普聞知 恒多懷恐懼 夏苦患極深
猶如捉毒蛇 逆風持炬火 不捨危害至
亦如臨死苦 王者遊出時 頃上戴天冠
衆寶自環珞 上妙莊嚴服 名馬衆寶車
乘之出遊巡 道徒數百千 威勢極熾盛
若有侵敵時 實鎧自嚴身 勝則多殺害
負則夫身命妙香以全身 上服以香熏

所食諸餚餚 百味忘其口 所湏皆隨意
無有違逆者 行來若坐卧 舉動悉無畏
親友亦不信 雖復為親友 恒有危懼心
云何名為樂 如魚吞鉤餌 如蜜塗利刀
亦如網羅擋 魚獸食其味 不見後苦患
貴富亦如是 終受地獄苦 地獄垣牆辟
屋地皆熾然 罪人在其中 火出自燒身
受苦無有量 汝當自思惟 所為樂既少
衆苦患甚多 是故應念苦 莫求貴自在
捨汝願求心 唯有求解脫 衆苦悉消除
婆羅門聞是偈已默然不答合掌向
比丘白言尊者善有辯才開悟我心
設使得彼三十二天王者亦不甘樂
即說偈言

善音巧方便 明智能觀察 為我除邪願
示導正真路 善友當如是 世間所稱讚
常應近是友 無有諱惱患 善導我心意
迴邪入正道 示我善惡相 令得亦解脫
復次依邪道者得衆苦患修正道者
增長信心及以名稱有智之人應觀
邪正我昔曾聞有一人於行路側作
小苦行若有人時卧棘刺上若無人
時別居餘處有人見已而語之言汝

今亦可徐卧刺上何必純體傷毀甚多此人聞已深生瞋忿放身縱體投棘刺上轉刺於前時有一優婆塞在其傍立是苦行者見已自擺轉復增其傍立是苦行者見已自擺轉復增刺優婆塞即語之言汝於前者但以小刺今復乃用瞋恚之棘而以自刺先所刺者傷毀甚淺貪瞋之刺乃為深利卧棘刺者苦止一世貪瞋刺者又無量身以刺刺身此瘡易滅貪瞋刺者歷劫不差是故宜速除深毒刺汝今應勤拔心中深毒刺宜以利智刀割斷貪瞋棘貪瞋深者人世世不可杜愚小諸邪見不識正真道苦身卧棘刺以苦欲離苦人見卧棘刺無不遠逃避唯汝於斯苦抱持不放捨我見如此事乃知有罪正是故重自歸十力之世尊大悲拔衆苦開示正道者涉波邪徑衆極為信者苦流轉無窮已諸有智慧者見此倍增信外道邪見等為苦所欺誑出世大仙說衆具悉備足得修八正道修道故解脫以是故當知安樂獲解脫

非如汝外道受苦得涅槃依心故造作善惡等諸業汝當伏心意何故擴苦身地獄應是道然此地獄中斬截及糞屎鐵燒火等具受衆苦毒彼雖受諸苦不得名苦行智慧祛三業垢穢皆消除釋迦文佛教教諸一切人應求天甘露又宣說止觀亦在鎌智慧是名真苦行何用徒勞身造作無益苦此苦甚長遠深廣無崖限辟如有惡子不得其孝養但作諸罪累由彼受衆苦是時彼外道而作如是言諸仙脩苦行亦復得生天優婆塞說偈而答於彼言諸仙生天上非因卧棘刺由施戒實語而得生天上汝雖作苦行都無有利益猶如春農夫不下於種子至秋無果實而可得权獲其事亦如是一切諸外道無敢抗對者說法摧外道默然無詭答

復次夫身口業不能自在要由於意我昔曾聞有比丘尼至賈伽羅國於彼國中有婆羅門五熱炙身額上流水脣腋懷中悉皆流汗咽喉乾燥脣舌焦然無有延審四面置火猶如莊金亦如黃駿紅赤燃然夏日盛熱以

大藏經論卷第二

第十三號

事

一

修道淨日

大藏經論卷第二

第十三號

事

二

而矣其心

亦應無福

若以貪求

無果報者

不應得報

若使魚獵

苦行之事

事

三

汝今為此

事

四

汝今何故

事

五

得於天樂

事

六

欲得天樂

事

七

得彼天樂

事

八

欲復貪怖

事

九

雖復貪怖

事

十

必得天樂

事

十一

於佛法中

事

十二

於佛法中

事

十三

於佛法中

事

十四

於佛法中

事

十五

於佛法中

事

十六

於佛法中

事

十七

於佛法中

事

十八

於佛法中

事

十九

於佛法中

事

二十

於佛法中

事

二十一

於佛法中

事

二十二

於佛法中

事

二十三

於佛法中

事

二十四

於佛法中

事

二十五

於佛法中

事

二十六

於佛法中

事

二十七

於佛法中

事

二十八

於佛法中

事

二十九

於佛法中

事

三十

於佛法中

事

三十一

於佛法中

事

三十二

於佛法中

事

三十三

於佛法中

事

三十四

於佛法中

事

三十五

於佛法中

事

三十六

於佛法中

事

三十七

於佛法中

事

三十八

於佛法中

事

三十九

於佛法中

事

四十

於佛法中

事

四十一

於佛法中

事

四十二

於佛法中

事

四十三

於佛法中

事

四十四

於佛法中

事

四十五

於佛法中

事

四十六

於佛法中

事

四十七

於佛法中

事

四十八

於佛法中

事

四十九

於佛法中

事

五十

於佛法中

事

五十一

於佛法中

事

五十二

於佛法中

事

五十三

於佛法中

事

五十四

於佛法中

事

五十五

於佛法中

事

五十六

於佛法中

事

五十七

於佛法中

事

五十八

於佛法中

事

五十九

於佛法中

事

六十

於佛法中

事

六十一

於佛法中

事

六十二

於佛法中

事

六十三

於佛法中

事

六十四

於佛法中

事

六十五

於佛法中

事

六十六

於佛法中

事

六十七

於佛法中

事

六十八

於佛法中

事

六十九

於佛法中

事

七十

於佛法中

事

七十一

於佛法中

事

七十二

於佛法中

事

七十三

於佛法中

事

七十四

於佛法中

事

七十五

於佛法中

事

七十六

於佛法中

事

七十七

於佛法中

事

七十八

於佛法中

事

七十九

於佛法中

事

八十

於佛法中

事

八十一

於佛法中

事

八十二

於佛法中

事

八十三

於佛法中

事

八十四

於佛法中

事

八十五

於佛法中

事

八十六

於佛法中

事

八十七

於佛法中

事

八十八

於佛法中

事

八十九

於佛法中

事

九十

於佛法中

事

九十一

於佛法中

事

九十二

於佛法中

事

九十三

於佛法中

事

九十四

於佛法中

事

九十五

於佛法中

事

九十六

於佛法中

事

九十七

於佛法中

事

九十八

於佛法中

事

九十九

於佛法中

事

一百

於佛法中

事

一百一

於佛法中

事

一百二

於佛法中

事

一百三

於佛法中

事

一百四

於佛法中

事

一百五

於佛法中

事

一百六

於佛法中

事

一百七

於佛法中

事

一百八

於佛法中

事

一百九

於佛法中

事

一百十

於佛法中

事

一百十一

於佛法中

事

一百十二

於佛法中

事

一百十三

於佛法中

事

一百十四

於佛法中

事

一百十五

於佛法中

事

一百十六

於佛法中

事

一百十七

於佛法中

事

一百十八

於佛法中

事

一百十九

於佛法中

事

一百二十

於佛法中

事

一百二十一

於佛法中

事

斯比丘尼 魁尼尊語 猶故能令此婆羅門

能用滅結

事

不能加報 默然而住

復次欲如肉搏衆鳥覓逐有智之人深知財患而不貪者我昔曾聞修婆多國時有比丘於壞垣壁見有伏藏有大銅筭滿中金錢將一貧優婆塞而示之處即語之言可取是寶以為資生時優婆塞問比丘言何時見此比丘答言今日始見優婆塞言我見是寶非適今日久來見之然我不用余今善聽我當說寶所有過患若取是寶為王所聞或至於死或被謫罰或復繫閉如斯等苦不可稱數即說偈言

我見是寶來歷年甚久達此寶毒孽害剷彼黑毒地是故於此寶都無有貪心觀之如毒地不生財寶想繫閉被謫罰或時至死亡一切諸災害皆由是寶生能招種種苦為害甚可怖故我於寶所不生貪近想群生迷著寶謂之為珍玩寶是危害物妄生安善想有如斯過患何用是寶為如是臘汙身趣自支軀命

會當捨敗滅何用珍寶為辟如火投薪

無有狀足時人心亦如是希求無狀足

汝若憐愍我教我少欲法云何以財寶

而以見示語夫少欲知足能生大利樂

若其多欲者諸根恒散亂貪求無狀足

希望增苦惱然此多欲人常生於欲想

貪利無有極如摩竭魚口而彼少欲人

無貪求苦故心恒懷悅豫歡慶同節會

時優婆塞讚歎少欲知足之法彼比

丘生希有想而讚之言善哉善哉真

是丈夫雖無法服心已出家能順佛

語知少欲法而此少欲諸佛所讚比

丘言汝之所說悉而言之深見識呵

令我愧踏汝今處家妻子眷屬僮僕

使人正應貪求以用自營能隨佛語

讚歎少欲假使有人以鐵為舌無有

能可少欲知足我今雖復荆除蟻跋

身服法衣相同沙門然寶不知沙門

之法而方教汝多欲之事不能暢述

法王所讚少欲之法是諸善源如佛

修多羅中亦說少欲為沙門本如來

昔日乞食訖若有餘食或時施與諸

比丘等或復置於水中用典諸至余

時有二比丘乞食不足而有飢色從

外來入佛既見已而語之言今有餘

食汝能食不一比丘言如來世尊說

於少欲有大功德我今云何貪於此

食而敢之耶一比丘言如來世尊所

有餘食難可值遇梵釋天王等皆悉

頂戴而恭敬之我今若食當益色力

安樂辯才如是之食甚難值遇云何

不食於時世尊讚不食者善哉比丘

能修佛教行少欲法此一比丘雖順

佛語食佛餘食佛不讚歎是故當知

少欲之法佛所印可教戒之本即說

偈言

欲得法利者應當解少欲如此少欲法

聖莊嚴瓔珞今世除重擔無憂而快樂

乃是大涅槃宅室之初門開制魔軍衆

要防之隘路度於魔境界無上之印封

持戒如巨海少欲如海潮能為衆功德

密織之覆蓋貪求疲勞者想駕止息麁

親近少欲者如似犢牛乳酪酥醍醐等

因之而得出少欲亦如是出生諸功德

能展手施者此手名嚴勝受者能縮手

嚴勝復過彼若人言施與是語價難量

大藏經卷第二

第十八號

古

大藏經卷第二

第十九號

宋

大藏經卷第二

第二十號

事

受者言我足。難量復過彼。若欲得法者。應親近少欲。十力說少欲。即是聖種法。少欲無財物。增長戒闍慧。如此少欲法。出家之法食。雖有渴愛等。終不能擾惱。且置後世樂。現在獲安隱。

復次夫知足者。雖貧名富不知足者。雖富是貧。若聖智滿乃名大富。我昔曾聞有優婆塞有人譏呵云。取貧窮而優婆塞樂佛所讚。知足之法。即順法相而說偈言。

彼若喪失時。則生大苦惱。良醫及妙藥。不能治彼苦。我以信為寶。無能侵奪者。心意坦然樂。無諸憂患苦。說是偈已。復作是言。是故當知。雖有庫藏象馬七寶。資生之具。不知足者。猶名為貧。是以佛說知足。取富衆人。聞是語已。皆歡喜。真如正說。有大智慧。名大丈夫。各相語言。自今已後。雖無財寶。但有信心。我等見之。攝為富者。苦集錢財。皆為樂故。為欲供給。家眷屬。令無乏。故如斯之樂。正為現身。信心之寶。為於累世。於人天中財寶。自次是故。知信為第一財寶。如此信財。於生死中。極受快樂。無諸苦惱。金銀珍寶。能生災害。晝夜憂懼。畏他劫掠。然有八危。以貪著。故累世受苦。以有信故。能得戒財。施財。定財。慧財。若無信者。云何得有。如是等財。是以信財為取。第一。我有是財。故於人前。自言大富。我於往昔。深積善業。是以今者。因信心知足。而說偈言。

能令於心意。遠疾至善法。誰有多財寶。能勝信巨富。雖有財富者。失財則貧窮。若其命終時。捨之而獨遊。無隨至後世。信財不喪失。恒常自隨。遂累劫受快樂。世人積財寶。能生彼貪欲。信財則不然。見則生歡喜。於諸財寶中。信財取為上。顯示此義者。牟尼之所說。是故我非貧。信財取為勝餘者。不名財。唯信是寶。時以信布施者。財物得增長。不信施彼者。果報薄渺少。

大莊嚴論經卷第二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彌造

涅槃第一樂。時優婆塞說偈已。語彼人言。如佛所說。知足則富。汝今何故攝我貧窮。復說偈言。

雖有諸珍寶。豐饒資生具。不信三寶者。說彼軍貧窮。雖無諸珍寶。及以資生具。能信三寶者。是名第一富。我今敬三寶。以信為珍玩。汝以何因緣。說我為貧窮。帝釋毗沙門。華富衆珍寶。如其布施時。不能一切捨。我心愛知足。於諸財寶物。多有衆珍寶。水火及盜賊。悉皆能侵奪。以信為使命。信亦如河箭。駛流甚迅速。

馬鳴菩薩造

接參三藏鳩摩羅什譯

後次若有弟子能堅持成為人宗仰
一切世人并敬其師我昔曾聞有諸
比丘曠野中行為賊剽掠剥脫衣裳
時此群賊懼諸比丘往告聚落盡欲
殺害賊中一人先曾出家語同伴言
今者何為盡欲殺害比丘之法不得
傷草今若以草繫諸比丘彼畏傷故
終不能得四向馳告賊即以草而繫
縛之捨之而去諸比丘等既被草縛
恐犯禁戒不得挽絕身無衣服為日
所炙蚊蠅之所唼燒從旦被縛
至於日中轉到日沒晦冥大闇夜行
禽獵交橫馳走野狐群鳴鶴羣唯呼
惡聲帝可甚可怖畏有者比丘語諸
年少汝等善聽人命促短如河駛流設
處天堂不久磨滅况人間命而可保
乎命既不久云何為命而毀禁戒諸
人當知人身難得佛法難值諸根難
具信心難生此一一事皆難值遇辟

如盲龜值浮木孔佛之正道不同於
彼九十五種邪見倒惑無有果報修
行佛道必獲正果云何慘惜如此危
晚不定之命毀佛聖教若護佛語現
世名聞具足功德後受快樂如佛說偈
若有智慧者能堅持禁戒求人天涅槃
福意而獲得名稱普間知一切咸供養
必得人天樂亦獲解脫果伊羅鉢龍王
以其毀禁戒福傷樹葉故命終墮龍中
諸佛悉不記彼得出龍時能堅持禁戒
斯事為甚難戒相極衆多分別曉了難
如劍林棘衆處中多傷毀愚劣不堪任
護持如是戒是諸比丘為苦所逼不得屈申及以
動轉既絕於草傷犯禁戒自相謂言
我等修行亦如彼稱均平處所不令
增減今在怖難恐懼之憂執志不虧
始別偉健以斯賤命當賀貴法人大
之樂及涅槃樂我等今者更無所趣
惟當護戒至死不犯即說偈言

我等往昔來造作衆惡業或得生人道
竊盜姦他妻王法受刑戮計算不能數
復受地獄苦如是亦難計或受畜生身

牛羊及雞犬鹿鹿禽等為他所殺害
喪身無涯限未曾有少利我等於今者
為護聖戒故分捨是微命必獲大利益
我等今危厄必定捨軀命若當命終後
生天受快樂若毀犯禁戒現在惡名間
為人所輕賤命終墮惡道今當共立要
於此至沒命假使此日光曝我身命軀
我要持戒終不中毀犯假使諸惡狩
擗裂我手足終不敢毀犯釋師子禁戒
我寧持戒死不願犯禁生

諸比丘等聞差比丘說是偈已各正
其身不動不搖譬如大樹無風之時
枝葉不動時彼國王遇出田獵漸漸
進行至諸比丘所繫之處王遇見之
心生疑惑作是思惟彼裸形者為是
尼捷為是沙門作是念已遣人往昔
諸比丘等深生慚愧障蔽其身使人
審知釋子沙門何故知之右肩黑故
使即還返白言大王彼是沙門非為
尼捷即說偈言

王今應當知彼為賊所劫慚愧為草繫
如鈞制大象
于時大王聞是事已深生疑惑默作

是念我今宜往彼比丘所作是念已
即說偈言

青草所繫手猶如鵝翅膀
不動亦不搖雖知處危難
默住不傷草如林為火焚
犧牛為尾死說是偈已往至其所以偈問曰

善哉能堅持 輝師子所說 穿捨己身舍
護法不毀犯 我今亦歸命 如是顯大法
歸依離熱惱 牟尼解脫尊 堅持禁戒者
我今亦歸命

我今受佛戒至死必堅持為順佛語故
奉板遺身命若不為難事終不獲難果
我若持此板必渡大海難若不順聖旨
將沒生死海我今沒水死雖死猶名勝
若捨佛所教失於人天利及以大涅槃
無上第一樂

身體極丁壯 無病似有力 以何因緣故
草繫不動轉 汝等豈不知 身自有力耶
為況所迷惑 為是苦行耶 為自獸患身
願速說其意

此草甚脆弱頃絕亦不難但為佛世尊
金剛戒所縛守諸法禁故不敢挽頃絕
佛說諸草木悉是鬼神村我等不敢違
是以不能絕如似呪場中為地盡境界
以神呪力故毒地不能度牟尼草盡界
我等不敢越我等雖護命會歸於磨滅
願以持戒死終不犯戒生有德及無德
俱共捨壽命有德慧命存並復有名種
無德喪慧命亦復失名譽我等諸沙門

善哉能堅持 輯師子所說 穩捨三身舍
護法不毀犯 我今亦歸命 如是顯大法
歸依離熱惱 犬尼解脫尊 堅持禁戒者
我今亦歸命

復次若人內心賢善則多安隱利益
一切是故智者應修其心恒令賢善
我昔曾聞有諸比丘與諸估客入海
採寶既至海中船舫破壞尔時有一
年少比丘捉一枚板上座比丘不得
板故將沒水中于時上座恐怖惶懼
懼為水漂語年少言沒寧不憶佛所
制戒當敬上座沒所得板應以與我
尔時年少即便思惟如來世尊實有
斯語諸有利樂應先上座復作是命
我若以板用與上座必沒水中汨汨
波浪大海之難極為深廣我於今者
命將不全又我年少初始出家未得
道果以此為憂我今捨身用濟上座
正是其時作是念已而說偈言

說是偈已即便捲板持與上座既受板已于時海神感其精誠即接年少比丘置於岸上海神合掌白比丘言我今歸依堅持戒者汝今遭是危難之事能持佛戒海神說偈讚比丘曰汝真是比丘實是苦行者号爾為沙門汝實稱斯名由汝德力故衆伴及財寶得免大艱難一切安隱出汝言益堅固敬順佛所說汝是大勝人能除衆患難我今當云何而不加擁護見諦能持戒斯事未為難凡夫不毀禁此乃名希有比丘處安隱清淨自謹慎能不毀禁戒此亦未為難未獲於道跡處於大怖畏捨已所愛命護持佛教戒難為而能為此最為希有

能生諸功德
持戒為良田
以持戒為力
諸利之首目
得聖之橋津
名稱之種子
生天之梯陞
誰有智慧者
欲壞戒德計

正是其時作是念已而說偈言
我為自全濟為隨佛語勝無量功德舉
名稱遍十方軀命極鄙賤云何違聖教

此窮無希有
復次若不見道跡雖復多聞不能得
拔生死之苦是故智者應永見諦我

漢弟誦三藏時彼羅漢語三藏言汝可坐禪三藏報曰我當坐禪羅漢比丘復語之言汝寧不聞佛之所說夫行道者如救頭然即說得言今日造此事未必到明旦人命不可保宜速修善業死大軍來至無可求請屢若其命終時不知從何道真真隨業緣莫知路遠近命如風中燈不知滅時節汝言明當作斯言甚虛妄死虎極暴急都無有容縱一旦卒來到不待至明日死王多殘害汝應生怖畏當知身危脆命速難可保應勤觀內身捨棄多聞業未離世解脫超拔生死根死若卒至時悔熱無所及今若見道跡後無悔熱患佛法中堅實所謂得道跡多聞業虛偽應捨莫愛惜雖多聞博達不獲道跡者辭如盲執炬照彼自不覩若欲求自利必湏見道跡處衆師子吼言辭善巧妙敷演諸法相分別釋疑難能令聽法衆皆發歡喜心又使一切人悉得於調順雖有如是事臨終心錯亂墮於惡道中智者所嗤笑汝之所說法言詞字句滿

次第說因果 美味悅心意 甜如甘蔗
雖能作斯事 不能自調順 未斷三惡趣
自未得解脫 空用是事為 凡夫不可信
宜速求見諦 沒有大名稱 咸云善說法
雖有空名譽 於汝將何益 當觀察內身
嘿然脩禪定 昔來多聞者 其數甚衆多
無常所遷謝 存者極渺少 勤苦求名譽
雖得復散失 佛說有為法 一切悉無常
過去恒沙佛 成就三達智 除滅於三障
一念觀三世 斯等諸世尊 名聞滿十方
今皆般涅槃 名字亦隨滅 是故汝今者
應勤修精進 捨離於名稱 專求於解脫
三藏答言正爾當作未久之間身遇
重病恐命將終深生悔恨而說偈言
恠哉我今日 於佛聖法中 戒聞雖具足
而不得見諦 我今若死者 輿狗亦無別
涸流沒生死 如彼陶家輪 我今可哀愍
未得證道跡 師長垂慈矜 勸我學禪思
我不奉法教 都不習少分 是故於今者
不得見真諦 我執釋迦文 大明之法燈
而為無明首 不能自昭了 以不能照故
永沒生死苦

恐懼皆患驚愕各作是言汝寧不聞
佛之所說多聞之人有智慧力能知
無常是故汝今不應憂怖時病比丘
即便說偈答同學言
我先蒙教誨 當習坐禪法 今日至明日
麻痺自欺誑 今此一生中 空過無所獲
是身如聚沫 我不深觀察 橫計為堅實
不覺死卒至 專著多聞法 生於貪勝想
忽為死蛇吞 悔恨無所及 如修多羅言
應當習坐禪 專精莫懈倦 滅結之既說
佛有如是教 不能隨順行 悔熱火所燒
今我心焦惱 我今甚閼劣 賦如櫻愚者
於彼六道中 不知趣何道 未知將來世
得聞佛語不 周迴三有中 為遇何等人
興起於三毒 不修諸善事 但造於衆惡
嗚呼大苦哉 我為自欺誑 已得離諸難
應獲出世道 云何為漸悞 放逸而自恣
時諸同學聞說偈已重安慰言汝既
多聞又堅持戒宜應自寬何為憂怖
乃至如是病比丘言我今病困諸賢
見捨必死無疑涕泣流淚而白兄曰願
少近我由我愚惑不奉兄教今者病

金藏論卷第二

第十三

大藏論卷第二

第十三

金藏論卷第二

第十三

事

篤必就後世願兄垂愍當見拔濟令離大苦即說偈言

同處佛法中汝稱沙門實數數教誡我愚劣不承順我以斯事故倍復生悔熱感夏鬱蒸氣猛焰燒燒然我之背恩教悔熱復過彼我今無所恃唯當歸依汝於後受身時觀察莫忘我今後值佛法復還得出家不虛著法服願必獲道果學問諸餘業捨之不復為專精求解脫更無餘志求假使將來世求於見諦者皮肉及筋骨髓脉消乾竭身命趣自在終不捨解脫又願未來身常勤作善法晝夜六時中精進初不廢

時病比丘說是偈已心懷惶悸其兄見之生大憂懼而作是言善哉善哉子今乃能深生悔恨發于誓願但先教汝不用我語驚悔於後將何所及而說偈言

嗚呼大毀敗生處難可救佛力尚難拔況我不能救濟無有心無漏非苦所能修地獄中苦惱無有暫樂心尚無暫樂心云何得堅念以無堅念故不得慧無漏如是之難處云何可救拔地獄受大苦不可以方喻設復強為辭人中死為苦少可得為喻彼苦恒過此如火著乾薪無有暫冷時地獄苦亦尔無有暫息地獄中除身皆如融鐵聚熱惱燒然苦不可得稱計宜應除懈怠盡夜不休息勤修於正道必使盡苦際是故先修道克獲解脫果然後以多聞而作妙理塔復次見此事已應生驚悟尊蒙榮位無

克獲解脫果盛年無患時懈怠不精進但營衆事務不修施戒禪後遭重病疾諸根如火然臨為死所吞方悔求修善彼病比丘即便命終還生人中時阿羅漢以天眼觀知其生處數到其家此兒漸大乳母抱持將詣僧坊至羅漢所捉兒不堅失手擰地頭打石上兒大瞋恚捨身命終墮地獄中時阿羅漢復以天眼而觀察之見在地獄生苦難處即說偈言

嗚呼大毀敗生處難可救佛力尚難拔況我不能救濟無有心無漏非苦所能修地獄中苦惱無有暫樂心尚無暫樂心云何得堅念以無堅念故不得慧無漏如是之難處云何可救拔地獄受大苦不可以方喻設復強為辭人中死為苦少可得為喻彼苦恒過此如火著乾薪無有暫冷時地獄苦亦尔無有暫息地獄中除身皆如融鐵聚熱惱燒然苦不可得稱計宜應除懈怠盡夜不休息勤修於正道必使盡苦際是故先修道克獲解脫果然後以多聞而作妙理塔復次見此事已應生驚悟尊蒙榮位無

得常者我昔曾聞捕擗罰尼吒王將乞兒同聲乞白言施如我王聞是語便生悟解即作是念彼覺寤我我於往日曾更貪苦今若不施後亦如彼即說偈言

由其先世時多饒錢財寶說言無可施今獲斯貧賤設我今言無後亦同於彼時有輔相名曰天法下馬合掌而白王言此諸乞兒咸言如我王答臣言我聞其語然我所解與汝有異汝之所解謂為乞索錢財雜物我所解者當為汝說汝今善聽即說偈言

此諸乞兒等故來覺寤我以斯貧賤形示我令得見自言受此身慳不惠施故放逸所欺誑受是苦惱形愚劣諸乞兒我如此義自言曾為王猶如星中月寶蓋覆頂上左右衆妓直侍從患症嚴聞者皆避路雖有如此等種種衆妙事由不布施故今受貧賤苦福樂迷汝心不覺後有告人帝應當知我今甚毒苦宜當修布施莫使後如我輔相天法聞是偈已深生歡喜合掌

白王如佛言曰見他受苦當自觀察
王於今者實合佛意見彼乞兒則能
覺寤善哉大王意細乃小能覺是事
善解分別佛所說義大王稱實能持
大地真是地主不虛妄也所以者何
能善分別佛法深義聰慧明達是故
稱王為大地主即說偈言

地主常應以此意為無上此意難可恒
能自利亦難人身極難得信心亦難生
財寶難可足福田復難遇如是一事
極難得聚會譬如大海中盲龜值浮孔
如斯之難事大王盡具有是故於今者
不應恣心意人身如電光暫發不久停
雖復得人身危脆不可保臨終兩肩垂
諸節皆舒緩雖有四威儀進止不自由
眼目已上鴟將為死毒中親屬在其側
觀之咸悲泣以手觸其身安慰言勿懼
既見親慰喻益更增悲感決定知已去
涉於死長途雖有衆財物不可為資糧
諸財斷絕時顏色皆變異命來催促已
如油盡燈滅當於如斯時誰能修布施
持戒及忍辱精進禪智等如斯時未至
宜應勤用心

復次若命終時欲賣財寶至於後世
無有是處唯除布施作諸功德若懼
後世得貧窮者應修惠施我昔曾聞
有一國王名曰難陀是時此王聚積
珍寶規至後世默自思惟我今當集一
國珍寶使外無餘貪聚財故以自己
女置姪女樓上勸侍人言若有人賣
寶來未女者其人并寶將至我邊如
是集斂一國錢寶悉皆蕩盡聚於王
庫時有寡婦唯有一子心甚敬愛而
其子見於王女儀容瓊瑩姿貌非
凡心甚耽著家無財物無以自通遂
至結病身體羸瘦氣息微惙母問子
言何患乃介子具以狀啓白於母我
若不得與彼交往定死不疑母語子
言國內所有一切錢寶盡無遺餘何
處得寶復更思惟汝父死時口中有
一金錢汝若發塚可得彼錢以用自
通即隨母言往發父塚開口取錢既
得錢已至王女邊余時王女遣送此
人并所與錢以示於王王見之已語
此人言國內金寶一切蕩盡除我
庫中汝於何處得是錢來汝於今

者必得伏藏種種持楚徵得錢處
此人白王我寶不得地中伏藏我
母示我亡父死時置錢口中我發
塚取故得是錢時王遣人往檢虛寶
使人既到果見死父口中錢處然後
方信王聞是已而自思忖我先聚集
一切寶物望持此寶至于後世彼父
一錢尚不能得賣持而去况復多也
即說偈言

我先勤聚集一切衆珍寶望賣諸錢物
隨已至後世今觀發塚者還奪金錢取
一錢尚不隨況復多珍寶復作是思惟
當設何方便得使諸珍寶隨我至後世
昔者項生王將從諸軍衆并象馬七寶
悉到於天上羅摩造孽橋得至楞伽城
吾今欲昇天無有諸梯墮欲詣楞伽城
又復無津梁我今無方計持寶至後世
時有輔相聰慧知機已知王意而作
是言王所說者正是其理若受後身
必須財寶然今珍寶及以象馬不可
賣持至於後世何以故王今此身尚自
不能至於後世况復財寶象馬者乎
當設何方令此珍寶得至後身唯有

大莊嚴論卷第三 第十六發 善

大莊嚴論卷第三 第十六發

大莊嚴論卷第三 第十六發

施與沙門婆羅門貧窮乞兒福報資

所愛諸親友偏遊黑闇中可畏恐怖處

人必至後世即說偈言

孤梵無徒伴是故應莊嚴

莊嚴面目者臨水見勝好好醜隨其面

為滿此義故婆羅門以六偈讚王

影悉現水中莊嚴則影好垢穢則影醜

即說偈言

全身如面貌後受形如影莊嚴形戒慧

善法之資糧

後得可愛果若作惡行者後受報甚苦

為滿此義故婆羅門以六偈讚王

信心以財物供養父母師沙門婆羅門

即說偈言

貧窮困厄者即是後有水於中見面像

雖有諸珍寶積聚如雪山象馬衆寶車

施戒慧葉影亦復彼中現王有衆營從

謀臣及呪術專念死時至不可以救免

宮人諸婢女臣佐及吏民音樂等倡妓

宜修諸善業為已得利樂目如青蓮者

如其命終時悲戀送塚間到已便還家

應勤行戒施死為大恐畏聞者皆恐懼

無一隨從者後宮侍女等庫藏衆珍寶

一切諸世間無不終沒者以是故大王

象馬寶輦輦一切娛樂具國邑諸人民

宜應觀死苦目如青蓮者應當修善業

死園遊戲憂患捨而獨逝亦無隨去者

為已得利樂宜勤行戒施人命壽終時

唯有善惡業隨逐終不放

財寶不隨逐壯色及盛年終不還重至

若人臨終喘氣虛出喉舌乾燥不能

目如青蓮者應當修善業為已得利樂

下水言語不口瞻視不端筋脉斷絕

宜勤行戒施彌力那侯沙耶耶帝大王

刀風解形支節舒緩機閑止發不能

及七豆摩羅婆伽跌利不翹離奢勢夫

動轉舉體酸痛如被針刺命盡終時

踰越頻世波如是人中上衆勝大王等

見大黑闇如墜深坑獨遊曠野無有

意念次第起目如青蓮者應當修善業

黨侶唯有修福為作親伴而擁護之

使已受快樂宜勤修戒施勁勇有力者

若為後世宜速修福即說偈言

能越渡大海專念健丈夫能超度諸山

若人命終時獨往無伴黨畢定當捨離

設作如斯事未足名為難能利益後世

是事乃為難

復次此身不堅是故智者應當分別

供養尊長是則名為以不堅法易堅

固法我昔曾聞牟尼種中有王名曰

阿育信樂三寶若於靜處見佛弟子

不問長幼必為下馬接足而札余時

彼王有一大目號名耶賈邪見不信

見王禮敬諸比丘等深生謗毀而白

王言此諸沙門皆是雜種而得出家

非諸刹利及婆羅門亦雜毗舍首陀

羅等又諸皮作又能織者巧作博瓦

刺繡髮師亦有下賤旃陀羅等大王

何故而為作禮王聞是語默然不報

別於後時集諸大臣勑諸人言我於

今者湧種種頭不聽殺害仰汝等輩

得自死者即語諸臣汝今某甲仰得

是頭復告某甲仰得彼頭如是展轉

遍勑諸臣仰得異頭不聽共同別告

耶賈今又仰汝取自死人頭各各皆

使於市中賣如是頭等餘頭皆集唯

有人頭見者惡賤遠避而去無肯買者衆人見之咸皆罵辱而語之言汝非旃陀羅夜叉羅刹云何乃捉死人頭行被罵辱已還詣王邊而白王言我責人頭不能令集返被呵罵王復語言若不得價但當虛與時彼耶賒尋奉王教入市唱告欲虛與人市人見已復加罵辱無肯取者耶賒慙愧還至王所向王合掌而說偈言

牛驥及舍馬猪羊諸畜頭一切悲獲價
覽共諱買取諸頭盡有用唯人頭穢惡無有一可用虛與不肯取而返被呵罵况復有買者

王問耶賒汝賣人頭何故不集耶賒白王人所惡賤無肯買者王復問言唯此一頭為可憎惡一切人頭悉可惡乎耶賒答王一切人頭悉可惡賤非獨此一王復問言如是我頭亦復如是為人惡耶耶賒聞已懼不敢對默然而住王復語言我於今者施汝無畏以實而說我今此頭亦可惡耶耶賒對曰王頭亦余王復語言為汝亦不耶賒復言汝余大王王告耶賒若此

人頭貴賤等同皆可惡者汝今云何自恃豪貴種姓色智以自矜高而欲遶我礼敬沙門諸釋種子即說偈言唯有此人頭見者咸譏呵賣之無所直虛與惡不近逕見皆生瞋言不祥鄙惡此頭腥血汙鄙惡其可惡以斯下賤頭賀易功德首雖向彼屈申毫釐無損減王告耶賒言汝雖見比丘雜種而卑賤不能親其內真實有道德汝愚癡邪見迷惑錯亂心計已垂羅門獨有解脫分自餘諸種姓無得解脫者若欲為婚姻當求於種族若求善法者安用種族為若其求法者不應親種姓雖生上族中造作極惡行衆人皆呵責是則名下賤種族雖卑微內有實道行為人所尊奉是則名尊貴德行既充滿云何不禮敬心惡使形賤意善令身貴沙門修諸善信戒施聞具是故可尊尚宜應深恭敬造作惡行者汝今寧不聞釋種具大悲牛王正道者所說之法耶以三危脆法賀易三堅法佛無有異語故我不敢違若違世尊教不名為親善辟如堅甘蔗取汁棄其滓人身亦如是為死之所墮

屍骸委在地不能復進止供敬修諸善是故應當知以此敗壞身賀易堅牢法愚人不分別堅與不堅法死軍卒來至如入摩竭口當於如是時驚恐大怖畏如酷取生酥及以於醍醐取已酷餅破不生大苦惱此身亦如是取其堅實善於後命盡時終不生悔恨不修諸善行橋慢而縱逸死法卒來至破身之餅器其心極焦熱猶為火所燒憂結輪如火酷餅喻如身汝不應遠我修善取堅法愚癡黑闇者自言我尊貴我執十力尊言說之燈炷照察己身中貴賤無差別皮肉筋骨等三十六種物貴賤悉同等有何差別相名衣及上服衆具有別異智者宜勤身作恭敬礼拜役使行諸善是名取堅法何故說斯者此身如雷泡沫及沙聚芭蕉無堅實如此危脆身修善百劫住堅於須弥山及以於大地智者應如是賀易堅牢法

大莊嚴論經卷第三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部監奉
勅雕造

大莊嚴論經卷第四

事

馬鳴菩薩造

後秦三藏鳴尊釋什譯

復次若諍覓者聞斷結名所諍事解
若人欲得供養恭敬應斷諸使我昔
曾聞有差老母入於林中採波羅樹
葉賣以自活路由閑遷遷人稅之于
時老母不欲令稅而語之言汝能將
我至王邊者稅乃可得若不介者終
不與汝於是遷人遂共紛紛往至王
所王問老母汝今何故不輸閑稅老
母白王王頗識彼某比丘不王言我
識是大羅漢又問第二比丘王復識
不王言我識彼亦羅漢又問第三比
丘王復識不王答言識彼亦羅漢老
母抗聲而白王言是三羅漢皆是我
子此諸子等受王供養能使大王受
無量福是即名為與王稅物云何更
欲稅奪於我王聞是已歎未曾有善
哉老母能生聖子我實不知知彼羅
漢是汝子者應加供養恭敬於汝於
是老母即說偈言

吾生者三子 大莊嚴論經卷第四 第二張 事
勇健超三界 慈皆譖羅漢
為世作福田 王若供養時 獲福當稅物
云何而方便 稅奪我所有
王聞是偈已身毛皆堅於三寶所生
信敬心流淚而言如此老母宜加供
養況稅其物王說偈言

自從今已後如斯老母比生子度三有
器堪受供養不聽稅財物或應加恭敬
設有同伴侶驅驢及車乘多載求珍寶
為此老母故不應格稅波況此一母人
單已賣樹葉更無餘錢物而當有稅奪
設我山巖窟經行修道虔行人於彼中
滅結諸罪尚應敬彼處尊重而供養
況如此老母能生聖子者而當不修敬
復次示放逸果欲令衆生不放逸故
我昔曾聞有大商主子名曰億耳入
海採寶既得迴還與伴宿失伴憇
惶飢渴所逼遙見一城謂為有水往
至城邊欲索水飲然此城者是餓鬼
城到彼城中四衢道頭衆人集處空
無所見飢渴所逼唱言水水諸餓鬼
輩聞是水聲皆來雲集誰慈悲者欲
與我水此諸餓鬼身如燒柱以駿自
渴皆來合掌作如是言願乞我水億
耳語言我渴所逼故來求水尔時餓
鬼聞億耳為渴所逼自行求水希望
此餓鬼城云何此中而索水耶即說
偈言

我等處此城百千万歲中尚不聞水名
況復得飲者許如多羅林熾然被火焚
我等亦如是支節皆火然頭髮悉蓬亂
形體皆毀破晝夜念飲食惶惶走十方
飢渴所逼切張口馳求索有人執杖隨
尋逐加楚撻耳常聞惡音未曾有善語
況與一滴水瀆我喉舌者苦於山谷間
天龍降甘露皆變成沸火而注我身上
若見諸染河皆變成流火池沼及河泉
悉見其乾竭或變成濃血臭穢極可惡
設欲往馳趣夜又捉鐵捶撲打不得近
我等受此苦云何能得水以用患施汝
我等走身時慳貪極妬妬不曾施一人
將水及飲食自物不與他却彼令不施
以是重業故今受是苦惱施得大果報
春種秋獲子我等不種子今日受是苦
故逸慳貪惜受是苦無窮一切苦種子

無過於貪嫉。應當勤方便。除去如是患。

大莊嚴論經卷第四 第四張

大莊嚴論卷第十五 第五張

施為善種子。能生諸利樂。是故應修施。

莫如我受苦。等同在人中。身形無差別。造業既不同。受報亦復異。富貴饒財寶。貧者來請求。諸天同器食。飯色各有異。若墮畜生中。業報亦不同。有得受福樂。有受苦惱者。以此貪毒故。人天及畜生。為慳嫉所持。所在皆損減。餓鬼熾然苦。支節煙焰起。如似樹亦華。醉象以鼻端。遠擲虛空中。華下被身赤。賢聖作是說。貪嫉冢苦器。見於乞求者。其心則惱濁。以種貧窮本貪心而積聚。即墮於惡道。如此慳貪者。衆苦惱根本。是故有智者。應斷除慳貪。誰有欲自樂。名稱恭敬等。而捨於正道。隨逐曲惡徑。今身得苦惱。來世亦復然。世界結使業。能遠淨施報。所謂是慳貪。衆怨中最大。是身大臃腫。衣食及湯藥。一切衆樂具。貪嫉所遮斷。貪嫉極微細。細入難遮制。當以施牢門。心星使繖密。莫聽彼貪嫉。而得進入中。貪嫉設心渠河及大海。能遮使不飲。億可見放逸。乃有是過惡。即厭惡生死。

還歸未出家。既得出家已。精勤修定慧。遠證羅漢果。

復次若無過者。得譏呵人。若自有過。呵於彼者。他反嗤笑。我昔曾聞保形。婆羅門與諸沙門同道而行。有一年少比丘笑彼保形。以無恥愧時。彼保形衆中有婆羅門少解佛法語。比丘言長者不可以汝出家。慄懶輕慢欺人。不可以汝出家形貌能斷煩惱。若未能斷生死流轉。未有出期汝於後身。未脫保形。何故見笑汝於今者。生死之中。如燒羅樹華。隨風東西未有定時。汝應自笑。不應笑他。知汝後時為趣。何道如灰覆火。結使在心。未必可保汝。今莫自謂有慄愧。觀汝所為。未得脫於諸見之網。若不起惡覺。是名慄愧。入於諸見之網。若不起惡覺。是名慄愧。汝自不入決定數中。云何笑他。時諸比丘聞保形婆羅門如法而說。默無所答。餘比丘聞已。歎言。正說能斷結者。名有慄愧。若不斷結。名比丘者。伎人。剃髮應是比丘。然諸伎人雖復剃髮。不名比丘。當知得見四真諦。法名真沙。

門何以故。如經中說。不見四諦邪。正不定邪。正不定。所見錯謬。是故應當勤修四諦。若見諦者所見真正。永離邪避。復次善觀察者。見於好色時。不起愛瞋。我昔多生耽惡見好色時。不起愛瞋。我昔曾聞有一寺廟多諸比丘。中有法師三明六通。言辭巧妙。具足辯才。知自他論善能。問答應機。說法悅適。衆心能然。法燈照除愚冥。使城內外所有人民。於日日中。皆來聽法。既聽受已。乃至少年。皆不放逸。時彼城中有舊姪女。咸皆歎息。作如是言。我等今者無人。往返受苦。斯苦為當久近。彼姪女。盛年端正。聰慧非凡。善知世論。女人所有六十四藝。悉皆明達。見母憂惱。即問母言。今者何故憂苦。乃令母告女言。今此城中。一切人民。悉樂聽法。更無往返。至我邊者。資財空匱。無由而得。我以此事。是故愁耳。女聞是已。自恃端正。語其母言。我今自嚴往至彼會。能令彼會一切衆人。患隨我來。作是語已。尋自沐浴。衆香塗身。瓔珞上服。首戴華鬘。足所著履。衆寶。

大藏經卷第四 第七卷 三

莊校右手執杖行步妖嬈逶迤採姿
種種莊嚴如華樹行猶如天人將諸
侍從華鬘瓔珞嚴身上服亦皆殊妙

此諸從者或執金卮或持拂扇或捉
香花侍衛彼女將諸妓人而自圓繞

並語並笑或舉右手指塵道徑復有
黃公耳挿衆華玄黃朱紫綵夏其身

歡笑戲謔種種乃嘲亦復舉手指前
指後於其路中香氣四塞鼓樂弦歌

往至寺所處一空室待衆集會說法
時到無數千人皆來聚集尔時法師

頭髮極白秀眉覆目善調諸根其心
無畏如師子王即昇高座而說偈言

我觀淺智者莫由昇此座 怯弱如野干
戰懼不自寧 吾今昇此座 屢衆無所畏

喻如狩中王 咨吼摧邪論

尔時法師即為大眾次第說法時彼

姪女為欲擾動時衆心故即於門中
而現其身其所將從散入人間各指

姪女語衆人言此女端嚴姿容可愛
汝等且觀用聽法為時彼諸人聞是

語已即便顧盼心意不安尔時法師
未解其意惟其所以即問衆人汝等

大藏經卷第四 第八卷 事會
何故視暗改常心意錯亂汝豈不知
死來迅速猶如奔馬是故宜勤修諸
善行即說偈言

十力大法炬普照於世界 奉明未潛隱
宜速修善業 堅意集善行 盡夜勿懈倦

一切智語燈 不久當隱沒 若其隱後後
眾生盡黑闇 雖有日光照 猶名為大暗

尔時衆會聞是偈已敬奉法教攝意
聽法時彼姪女見衆人等攝心致意
復作姿態衆會觀已心還散亂尔時

法師復說偈言

彼女作姿態令會生渴愛 為欲情所牽
牽其草念心用啟吾教故 遷制令還止

如何彼妓孽惑亂衆人目 瞥如青蓮葉
漂散隨波動 衆心亦如是 燦爛不暫停

尔時衆人情既耽或觀此妙色失慙
愧心更相指示而說偈言

斯女美姿容 今來甚為告 如彼月初生

墜落在平地 容貌超時倫 淨目極美妙
將非藍婆女 為帝釋所遣或是功德天

然手不執花 復有一人而說偈言

咄哉此女人 儀容甚奇妙 目如青蓮花

大藏經卷第四 第九卷 事會
鼻臍眉如畫 兩頰腮平滿 丹脣齒齊密
縱眉極軟懦 莊嚴甚殊特 威相可悅樂
輝耀如金山

時諸優婆塞愛其容貌心意錯亂時
彼姪女左右侍從見斯事已深自慶
幸咭咭而言我等今者所作甚善能
使衆會注意乃尔彼時法師恊諸四
衆搔擾改常以手舉眉顧瞻時會見
是姪女儀容端正及其侍從皆恚莊
嚴姪女處中瞰若明星奪愚人心令
失正念時彼法師觀女人意為以何
事而來此耶即嘿入定知其邪惑不
為聽法然此法師雖斷瞋恚外現忿
色發聲高唱語姪女言汝如蟻封而
欲與彼湧弥山王比其高下豈可不
於佛所現作逼燒世尊神力乃以死
尸而繫其頸慙耻無顏人天所笑汝
意便謂佛法教學以為滅耶專精聲
聞豈可無耶諸勝丈夫都沒盡耶汝
若如是宜堅自持時彼法師即以神
通變此姪女膚肉墮落唯有白骨五
內諸藏悉皆露現即於衆前喚此姪

汝於向者興起惡心敢與佛法而共
諭観時此姪女以此骨身在衆前立
余時法師即說偈言

汝向妙容色挺特衆所觀今膚肉盡變
唯有空骸骨汝先悅素白今始見實相
頂骨類白珂形色如藕根眼匡骨頤頑
兩類如深溝攢闊悉解落筋脉粗相繆
在內諸藏等懸空而露現其所將從者
自見生厭惡况復餘大衆而當樂見之
余時骨人為彼法師變其形已身心
俱困不能自申即又骨手歸向法師
余時法師告骨人言汝之容色瓔珞
嚴身種種技飭但感凡夫令其深著
設三有池汝今若能除去姿態捨在
嚴具吾當示汝寂淨妙身今汝得知
不淨市肆而此身者薄肉覆上穢惡
為欲所盲故生染著何有智者諦觀
察已當愛離之時諸會者覩斯事已
咸生厭惡各相謂言世尊所說信實
不虛一切諸法如幻如化如水聚沫
如金塗鐵但誑惑人向者女人所有
美色容止可觀於今忽然但見骨衆

儀容端正作諸姿態狀若蠱道如是
之事今何所在

有一優婆塞以指支頰諦觀此女而說

偈言

牟尼說衆生為欲愛所盲盲無慧目故
不得趣涅槃辭如任婆禁塞著至所安

為貪之所惑至死而不捨諸不放逸人

諦實觀身相而不起欲覺喻如白鶴王

常處於清池不樂於塚間

復有優婆塞而作是言見此姿容便

生欲想觀彼白骨即剗除滅而說偈言

觀彼骸骨衆能生人怖畏如似毗陀羅

呪持之機闇愚者謂之實便生樂善心

如道深燒穿以草覆其上此身亦如是

當作如是觀諦實知是已誰當是欲想

余時惑著愚無智者聞是偈已併頭

避之遂不喜聞時彼女人自見其身

為人所患五體投地即說偈言

我先愚無識不自量已力願迴聽法衆

一切將歸家今始知釋子勢力甚奇特

變我妙姿貌觀者生厭惡我如瓔珞者

所為極輕躁敢以牛跡木欲比于大海

余時大衆見彼女人諸骨相柱猶如
簷舍甚生恠愕彼骨衆中云何乃能
作如是說又見五歲志皆露現辭如
屠架所懸五歲志皆露現辭如
諸歲臭穢剝於廁溷我等云何乃見
此事即說偈言

今觀女人身唯筋連枯骨但見空骨聚
和合出言音女中有骨耶骨中有女耶
辭如曠澤中蘆葦之葦林因風共相鼓
便出大音聲如斯因假法不見女自體
若無自體者女相安所在遍推諸法中
昔來未嘗有我諦觀身相去來及進止
屈申與俯仰顧視并語言諸節相支柱
骨肋甚怖踝筋繩為機關假之而動轉
如是一一中都無有主宰而今此法者
為有為無耶我為狂癡惑為滬陰亂目
云何如是中妄生有女相縛葛作機關
多用於經繩辭如融真金注水則發聲
余時法師知諸四衆皆生厭惡告姪
女言汝於今者欲何所作女白法師
願捨舍不即說偈言

大頭仙舍不變天女藍婆使其作草鳥
具滿十二年汝今作舍不使我作塚間

大莊嚴論卷第四 第十三張 事 三
世間未曾見 如是之舍不善自在大德
愍我願除却

介時法師即便微笑而說偈言

善汝汝但起 我無瞋恚心 刺頭著袈裟
終無舍不法 有欲愛著彼 指彼生苦惱
作好作惡者 便能生瞋恚 痛患作舍不
我滅瞋恚結 斷除於無明 體性是元結
我欲救衆生 云何作舍不 生老病死等
苦惱諸衆生 云何有智人 而當作舍不
猶如惡毒瘡 加復燥惡灰 薄皮覆機闊
凡愚生愛惑 我以神足力 開汝不淨蓋
說是偈已還攝神足女服本形 余時
法師告衆會言汝等宜勤修善即說
偈言

大莊嚴論卷第四 第十四張 事 三
曾聞弗褐羅僧國有一畫師名曰竭
那有作因緣詣石室國既至彼已詣
諸塔寺為畫一精舍得三十兩金還
歸本國會值諸人造般遮子惡生信
敬心問知事比丘明日誰作飲食答
言無有作者復問彼比丘一日之食
湏幾許物答言湏三十兩金時彼畫
師即與知事比丘三十兩金與彼金
已還歸于家其婦問言汝今客作為
何所得夫答婦言我得三十兩金用
施福會其婦聞已甚用忿恚便語諸
親稱說夫過所得作金盡用施會無
有遺餘用營家業余時諸親即將彼
人詣斷事處而告之曰錢財叵得役力
所獲不用營家及諸親里盡用營設
於諸福會時斷事官聞是事已問彼
人言竟為余不答言實余時斷事官
復次夫修施者在勝信心兩錢布施
果糞難量我昔曾聞有一女人至畫
闍山見衆人等於彼山中作般遮子
憩時彼女人於會乞食既觀衆僧心
懷歡喜而讚歎言善哉聖僧醉如大
海衆寶窟宅衆人供養我獨貧窮無
勤修不懈怠逮得阿羅漢

大莊嚴論卷第四 第十五張 事 三
知施有果報 勇猛能捨財 離於懼塵垢
有是行法人 持施使不沒

時彼畫師聞此偈已歡喜踊躍著其
衣服乘此鞍馬便還其家時彼家人
見著盛服乘馬至門謂是貴人心懷
畏懼閉門藏避畫師語言我非他人
是汝夫主其婦語言汝是貧人於何
得是鞍馬服乘余時其夫以偈答言
善女汝今聽我當隨實說今雖捨施僧
施設猶未食醉如未下種芽莖今已生
福田極良美 果報方在後此僧淨福田
誰不於中種意方欲下種芽生衆所見
時婦聞已得淨信心即說偈言

如佛之所說 施僧得大果如今所布施
真得施處所敬心施少水 果報過大海
一切諸衆中 佛僧最第一開意方欲施
華應已在前

復次夫修施者在勝信心兩錢布施
果糞難量我昔曾聞有一女人至畫
闍山見衆人等於彼山中作般遮子
憩時彼女人於會乞食既觀衆僧心
懷歡喜而讚歎言善哉聖僧醉如大
海衆寶窟宅衆人供養我獨貧窮無
勤修不懈怠逮得阿羅漢

物用施作是語已遍身搜求了無所
有復自思惟先於糞中得二銅錢即

持此錢奉施衆僧時僧上座得羅漢

果豫知人心而彼上座常自稱重見

彼女人有深信心為欲增長彼功德

故不待維那躬自慇懃起為呪願即

舉右手高聲唱言大德僧聽即說偈言

大地及大海所有諸寶物如此童女意

悉能施與僧留心善觀察行道為修福

使得解脫道離貧窮棘刺

時彼童女極生大心如師所說我作

難作便捨一切資財珍寶等無有異

悲欣交集五體投地歸命諸僧以此

兩錢置上座前涕泣不樂即說偈言

願我生死中永離於貧窮常得歡慶集

親戚真別離我今施僧果唯佛能分別

由此功德故速成所願果所種微善心

身根願速出

時彼女人出彼山已坐一樹下樹蔭

不移上有雲蓋時彼國王適喪夫人

外出遊行見彼雲蓋往至樹下見此

童女心生染著將還宮內用為第一

寂大夫人即作是念我先發願今已

稱心即白國王多賚寶物施設供具
詣畫閣山供養衆僧寶珠瓔珞種種

財物持用奉施彼時上座不為呪願

余時大眾疑恠所以而作是言先者

貧賤兩錢施時起為呪願今者乃為

王之夫人珍寶瓔珞種種財物而用

布施不為呪願時彼上座語衆僧言

我先為彼呪願之時不為財物乃恐

童女心意錯亂故為呪願即說偈言

不以錢財多而獲大果報唯有勝善心

乃得大果報彼女先施時一切悉捨施

佛智能分別非我所能知今雖財寶多

不如彼時心十六分中一若心擾渴施

譬如諸商賈少於諸財物心期於大報

所施物雖小心意勝廣大以是故未來

得報亦無量如何輪迦王淨心用土施

亦如舍衛城窮下之女人飯漿施迦葉

施土得大地飯漿天中勝施少心淨廣

得報亦弘大詳如白淨衣以油滯其上

垢膩遂增長亦猶油滯水油滯雖微小

遍於池水上以是故當知心勝故報大

大莊嚴論經卷第四

勑勸造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奉

大莊嚴論經卷第五

馬鳴菩薩造

譯

事

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譯

事

善哉上德者 善說真實法 佛教從耳聞
入我心屋宅 使我家安隱 為我作擁護
唯願於今者 少聽我所說 破我心意舍
折我愚癡根 善為我駁遣 吸功德夜叉
除諸見羅刹 感盜以為冤 身見水盈滿
今者已破壞 斑乳牛奔走 挽絕無明鞘
如向所見事 患集我身中 諧色猶如鏡
影像在中現 無始生死中 未曾見斯事
我今因於汝 始見四聖諦 今值善知識
緣會故相遇 除我心貪患 去我家鬼
世間久已傳 四園阨所說 應作於大祀
莊嚴種種物 備具祀場上 恒河等大濟
洗浴除罪過 速疾得生天 我昔來修行
未曾得果報 然我未能知 為定得不得
祀祠及洗浴 不如近善友 我今近善友
已獲其果證 不生又不死 解脫趣涅槃
永離怖畏處 非是財寶未 假王威勢力
投巖赴焰火 嚴切寒冬月 凍冰懶其體
盛夏薺蒸時 五熱以炙身 編椽及棘荆
寢卧於其上 越山渡大海 祀火而況說
如是苦行等 不能得涅槃 唯有修禪智
戒聞及專精 如此法事等 為何從而獲
必因善知識 然後能具得

復次若人為惡應墮地獄遇善知識能滅其罪得生人天我昔曾聞有婆迦利人至中天竺時天竺國王即用彼人為聚落主時聚落中多諸婆羅門有親近者為聚落主說羅摩延書又婆羅他書說陣戰死者命終生天投火死者亦生天上又說天上種種快樂辭章巧妙而作是說使聚落主心意駭動謂必有是即作火坑聚香薪積作婆羅門會諸人雲集來至會所時聚落主將欲投火此聚落主與一釋種比丘先共相識尔時比丘來至其家見聚落主於其家中種種莊嚴比丘問言欲作何等聚落主言我欲生天比丘問言汝云何去尋即答言我投火坑便得生天比丘問言汝頗知天道不答言不知比丘問言汝若不知云何得去汝今行時從一聚落至一聚落尚湏引導而知途路況彼天上道路長遠切利天上去此三十三六十萬里無人引導何由能得至彼天上若天上樂者彼上座婆羅門年既老大貧於財物其婦又老面首

醜惡何所愛樂何不將去共向天上時彼聚落主既聞語已作是思惟若投火坑得生天者彼婆羅門應共我去所以者何彼婆羅門貧窮困苦無可愛戀應當捨苦就彼天樂若其不去徒作欺詐欲殺於我作是念已即便前捉上座婆羅門手欲共投火俱向天上時婆羅門捨不肯去何以故婆羅門等但為錢財來至會所時聚落主見婆羅門不欲入火即說偈言如所聞上天衆樂不可計觸物生貪者視東而忘西計其家所有一切衆樂具比方於天上猶若以芥子以方於太山若其必少欲而無貪者我今觀察汝貪欲劇熾火若不用婦女晝守醜老妻而來至此會貪求於錢財用供給其家設知二道者何故格不去云何意教人若愛其子不欲生天者計彼生天力過足護汝子若不知天道何故使我性欲使我投火或貪我財物欲得分取用云何無悲愍苦酷乃如是或是先世然必是大欺詐與死作伴黨勸令我生天勸我今死強逼我入火教人遠家居

修於苦行法 投淵及赴火 自餓示斷食
觀其教育意 欲令門斷絕 斯諸婆羅門
樂為殺害事 是故我捨離 當入於佛法
佛法大慈悲 終不傷害物 大火焚山野
麋鹿皆避走 由其愛性命 未有清涼處
我今亦應亦歸誠求救護
亦時比丘見婆迦利心已歇患諸婆
羅門於三寶所深生信敬讚言善哉
善哉慧命汝於今者始在天道即說
偈言

佛語至天道 及以解脫道 此語決定至
中間終無錯 一切智說道 廣略之別相
無害實語等 施及伏諸根 是道與天道
斯非諸苦行 投淵赴火等 之所能獲得
此可作死緣 非天解脫因 往古人壽長
諸仙壽亦長 獣患此身故 不欲久住世
先習諸禪定 斷於欲界結 自知捨是身
必生於梵天 無由得喪命 投淵而赴火
由此喪命故 得生梵天中 禪定斷結故
而得生梵天 不由投巖火 得生於天上
彼有同伴仙 以天眼觀察 此死生何處
見生梵天中 先見投淵死 謂以此生天
餘者愚不見 謂為投淵火 得生梵天上

是故生倒見 諸餘婆羅門 愚癡無智慧
不觀修禪定 斷除諸結使 但觀投淵火
謂得生天上 由是倒惑故 遂生諸經論
愚者皆信受 投淵而赴火 智人善觀察
捨棄而不為 修行諸善法 以為天道因
投淵赴火等 非是修善行 可得脫死緣
亦非生天因 身心依佛法 是名寂滅道
用是外道為 無果徒受苦 鑽水求醍醐
雖勞永難得 復次夫修施者當離八危若積財寶
危難甚多智人修施是乃取辛我昔
曾聞有一國王謫罰商賈而告之言
汝所有財悉跡示我 估客王家恩惟
先來所施之物施諸乞兒一餐之食
乃至井施鳥獸所有穀草悉跡示王
王見是已問言如此之事何故跡來
估客答言王先約勅所有財物悉跡
示我我所有財疏牒者是即說偈言
五家共有者今悉在家中 我今所牒者
無有能侵奪 如此所牒者 王賊及水火
死後衆家用 毫釐不遂已 目觀如此事
不能生厭惡 速疾捨財物 財不五家共
唯有修惠施 死時一切捨無有隨已者
使定必捨離 然不得施報 以見是事故
智者必應施 二事俱名施 應當自施與
檀越如大象 津臍香常流 如是智檀越

若行惠施者 自手而過與應發歡喜心
勿生悔恨想 是故未來世人天受快樂
所有資財物 眼見已財寶 分散屬諸家
不能速疾施 無能侵奪者 若人慳不施
終為他所奪 現在惡名聞 来生多貧乏
是為取愚癡 見他人屋宅 及以衆財寶
死後衆家用 毫釐不遂已 目觀如此事
不能生厭惡 速疾捨財物 財不五家共
唯有修惠施 死時一切捨無有隨已者
使定必捨離 然不得施報 以見是事故
智者必應施 二事俱名施 應當自施與
檀越如大象 津臍香常流 如是智檀越

功德利充滿 世人所讚歎 銀財慳不施
為世所嗤笑 設復有財錢 見乞方背去

雖復錢財寶 名為貧乏患 施者雖貧窮
常名有財富 慳貪雖多財 不脫貧乏患
種越以水施 洗除心貪垢 慳無善樂報
趣於死徑路 必墮深坑阱 種種衆寶物

象馬與牛羊 神逝氣絕時 一切悉捨去

臨終生苦惱 以是生眷戀 恐畏大熱惱

修施者臨終 歡樂無悔恨 慳嫉智者譏

施者貧與富 恒常受快樂 慳者如探閒

人皆避遠離 慳貪者雖存其實同餓鬼

施者有名稱 一切所欽仰 智者之所愛

命終生天上 諸有愛已者 云何不修施

施為善好伴 勝妙之資糧 不用車馬乘

一切衆侍衛 施為行寶藏 後世之津樑

布施離衆難 五家不能侵 何有愛已者

而當不修施 若施百千万 後身得少許

尚應修布施 况少修惠施 大獲於福報

是故有智者 應當修布施

復次若聞正說能解於縛我昔曾聞
德又尸羅國有罪之人閑僧坊中於
其夜中衆僧說法其被閑者來至僧
中次坐聽法有一比丘說於生死逆

順之經說言佛告諸比丘凡愚之人
不聞法者不知色不知色習不知色
味不知色過患不知色出要不知色

狀一切衆生如實不知如是過患若
為色縛是名真縛何謂色縛視見端
正是名色縛為色縛者內盡被縛而
此色者於生死中不知其根生死大

河無濟渡處不知生死出要於生死
中被諸繫縛從此身縛乃至後身時

被閑者聞說是法思惟其義憶持不
忘讀誦通利時王遣人解其繫縛所
親知識眷屬將從欣其得脫皆來問
訊時被縛者即說偈言

汝見我縛解 慰問生歡喜 凡夫愚癡者

常縛未曾解 色縛於凡夫 五陰悉羈繫

生能縛於物 死縛亦復然 今身至後世

未始不繫縛 輪迴羈縛中 數數受生死

我從彼師所聞說如是言此語我耳聞

一切種智說 一切諸結使 繫縛於我心

如牛軛所縛 我有如斯縛於中未解脫

云何汝等輩言我從縛解 汝等於我所

若實愛念者 當為見啓王 令我得出家
正見跡在前寂滅之彼岸 若復如是事

乃可名解脫 若得出家者 便為是離縛
真實得解脫

余時眷屬聞是語已啓白於王便得
出家既出家已精勤修道得阿羅漢
而彼罪人閑繫僧坊以聽法故尚得
解脫況故聽法是故行人於塔寺所
宜往聽法

復次病苦篤時言教不行漫現強健
所可作事宜應速作我昔曾聞法王
阿育身遇重患得諸財物盡用施僧
又從諸臣索種種寶物諸臣等不肯
復與唯得半菴摩勒果欲以奉僧便
集臣相而告之言即於今日誰為王者
誰言教行諸臣答言唯有大王威

德所領遍聞浮提言教得行王說偈言
汝稱我為王 教令得行者 將順於我意
故作如是說 汝等作斯言 悲皆是妄語
我言教已壞 一切不自由 唯有此半果
於中得自在 富貴是凡鄙 出哉可呵責

說是偈已又復讚歎世尊所說真實
不虛復說偈言

富貴雖熾盛 會必有衰滅 富貴人怖樂
衰滅世憎惡 以言不虛妄 瞽雲之所說
我於往日時 設有諸言教 心念而發言
言必不墮落 鬼神奉承命 遍於四海內
聞者咸受用 無有違逆者 如河衝大山
激水還迴流 衰敗如大山 遮吾都不行
我昔有言教 無敢有逆者 未曾有奸惡
般難見指違 覆蓋於天地 無能違逆者
男女與大小 無敢不敬從 設有違教者
我志能推伏 諸有苦難者 安慰救濟之
痛苦及貧窮 無不療治者 我今福德盡
貧窮忽然至 困厄乃如斯 我是阿育王
云何遭此苦 如阿輸伽樹 斫根令斷絕
花葉及枝莖 一切皆萎乾 我今亦如是
富貴幻化不得久停顧 見傍習而作
是言咄可惡賤富貴暫有猶如電光
如焰速滅又如象耳動搖不停亦如
地舌鼓動不息又如朝露見日則乾
曾從他聞說如是偈

富貴利難止 輕躁不暫停 智者應善知
無得憍放逸 此身及後世 宜當求自利
若得富貴者 雖復慳守護 百方皆毀敗
富貴猶在行 如蛇行不直 若善觀察者
於其強健時 宜速作福德 若復遭痛苦
心應常修福 不必在形骸 其家親屬等
若知必死者 已雖有財物 不得自在施
安利獲錢財 值遇福因處 便可速施與
若於身強健 及已病苦時 宜常修布施
等無有別異 然此諸財物 唯有過患耳
若當臨死時 親戚及婦兒 雖是已財物
若欲用惠施 護遮不肯與 危機在須臾
所願不自由 余時阿育王剃髮時 過者垢膩衣衆
差不整羸瘦氣憊喘息羞上向於如
來涅槃方所自力合掌憶佛功德涕
淚交流而說偈言

今合掌向佛 是我最後時 佛說三不堅
貿易於堅法 我今合掌用易堅牢法
如似融石山 未取於真金 不堅財物中
日夜取堅法 我今餘福利 持用奉取上
今我此福業 不求帝釋處 及與梵果報
況復間浮王 以此布施果 及恭敬信向
願得心自在 無能割截者 得聖淨無垢
未離衆苦患 阿輸伽王以半菴摩勒捨施衆僧喫
一親近而語之言汝頗憶我先畜養

余我若賣時極得貴價然後當與即

一舌

勇猛能施者 諸王中取勝 犀牛梨中大象
名曰阿輸伽 富有闍浮提 一切皆自由

今為諸群臣 遲制不自從 一切皆制止

唯半華摩勒 於此得自在 用施於衆僧

富有極廣大 一切得自在 生於自高心

今日安所在 凡愚應觀此 速疾改易心

富利都敗失 唯有此半果 今諸比丘僧

皆生厭患心

時僧上座言末此半果昔僧叢中而

作是言大檀越阿育王取後供養何

故說此一切財富悉不堅牢以是之

故佛婆伽婆說不堅之財易於堅財

不堅之身易於堅身不堅之命易於

堅命檀越應生歡喜以不堅之財隨

逐於已至於後世宜常修施莫使斷絕

復次凡愚之人若有輕毀於彼賢人

賢人終不生於瞋恚得他毀罵生隨

順語我昔曾聞有一人於其家中施

設客會多作花鬘以與衆會衆人得

邊衆人皆言此人貧窮欲賣此鬘是

以不著時優婆塞聞是語已答言實

之共為欲事時諸比丘見此事已咸
皆嫌忿而作是言此無慙人所為鄙

穢知其如是不受其供時彼幻師既

行欲已聞諸比丘譏呵嫌責即使以

刀斫刺是女分解支節挑目截鼻種

種苦毒而殺此女諸比丘等又見此

我今欲向佛亦欲賣此花能發如是心

希有極難值 如此賣花者三界中無比

余時諸人問優婆塞誰能少施獲大

福報時優婆塞語衆人言今當為汝

說善堅法花鬘乾便即棄捨佛捨

王位如棄萎花即說偈言

佛捨轉輪位 如棄萎花七覺嚴其心

清淨無垢穢 痘瘍悉已備 安用是花為

但我專精心 以雙施佛塔 今我賣上佛

世間無倫疎 如是法商主 終無貧窮時

此賣取為勝 名稱有功德 我今持此花

欲以供養塔

復次辟如幻師以此陰身作種種戲

能令智者見即解悟我昔曾聞有一

幻師有信樂心至晝間山為僧設食

供養已訖幻尸陀羅木作一女人端

正奇特於大衆前抱捉此女而罵

故作斯幻如斯幻身無壽無命識

之幻師運轉機關令其視眞俯仰顧

時行步進止或語或笑以此事故深

知此身真實無我即說偈言

先觀彼相貌想像起倒惑橫生女情想

入於欲網羈深寶觀察者知身都無我

大莊嚴論經卷第五

第十一章

卷五

如彼善幻師以木為女人意行於顛倒愚謂為衆生於此幻爲中妄起男女想智者善觀察陰界及諸入緣假成衆生分分各別異和合衆分故能作於諸業諸行無男女亦無有壽命色欲及細滑威儀並處所如此四種欲迴轉嬰心一切智亦說幻偽欺世間如彼幻網中化作諸色像生死網亦然現五道差別憂喜與瞋忿愁惱及闡諦如彼衆擾亂猶如鬼遍身心起諸作業同彼鬼無異從心起於風因風造作業衆生見造業種種諸色像於此業行中起威儀形色不解其容止便橫計我想此身名機閒脂髓皮肉段三十六物等和合以為身愚者計衆生而實無主宰但以風力故俯仰而屈伸以依於心故則能起五識然此心識者念念皆遷滅愚者起癡覺計此身有我口業若干種身業亦復然言笑及威儀皆如幻所作此中無有我用離宰主故而斯虛偽法無壽無知見妄起於想像陷沒諸凡夫

比丘聞其說已皆得見諦是故當知諸法如幻能知是者則便能斷諸行之源復次施戒及論其事淺近善根熟者能樂深法我昔曾聞有阿育王初得信心數請衆僧入宮供養日日聽法施張帳幕遮諸婦女而使聽法時說法比丘以諸婦女多著世樂但為讚歎施戒之法有一妓女宿根淳熟不避王法分受其罪即便撥幕到比丘所白比丘言佛所說者唯有施戒更有餘耶比丘答言姊妹我意不謂乃有如是利根之人故作此說若欲聽者當更為汝說諸深法告女人言佛說一切世間所未聞法所謂四諦即為女人分別說之女人聞已得須陀洹道尔時女人作如是言雖違王法得大義利即說偈言聞說四真諦法眼淨無垢以此危脆命賀佛法堅命假設於人王今來害我者我以得慧命終無悔恨心時諸宮人見此妓女干冒王法心懷戰懼恐同其罪時此妓女見是事已手自執刀到於王前五體投地伏罪

請死復說偈言

大莊嚴論經卷第五

第九張

三

王制極嚴峻無敢違犯者我為聽法故冒犯分受死我今渴於法冒突至僧所如春熱渴牛求水不避杖突入清涼中飲足乃還歸大王應當知佛法難聞值醉如優曇花難可得值遇三界大真濟所說諸妙法我得聞斯說云何不欣樂其所說法乃實是燈炬滅結大鼓聲天人之橋津又聞解脫鈴歡喜娛樂音菩薩於昔日苦行勤求法投巖及剖肉以求無上道既得為人說甚難可值遇我得值斯法云何不聽受此身如聚沫芭蕉及泡焰四大地經擾今斯法施會難可得聞值何惜鄙微身而當不聽法而此危幻身雖復能進止顧視諸威儀來去反坐卧看示及語言實非是衆生而作衆生想種種諸威儀一切皆如幻不久當散毀捨棄於塚間屍骸同木石鳥鳥所殘食雨漬令腐敗猶泥人毀壞尔時彼王聞斯偈已而告之言汝能至意聽如是法今證何事妓女即說偈言今不覆藏時我宜當實說已證須陀洹

應發歡喜心至心而喜聽我今自見法終不隨他信心無有疑網已閑三惡趣生死作邊際我已離有獄於六十二見牢縛今已解不久當遠離趣向甘露城十力坊所道陰界及諸入我志如是見觀身如地篋陰如拔刀賊欲如怨詐親諸根如空聚六塵破村賊陷下之愛河已悟如斯事求彼安隱處

王聞是已於佛法中倍生敬心而作

是言嗚呼佛法大力世尊歟生死道嗚呼佛法有信向者皆得解脫何以知之女人淺智尚能解悟過六師故我今向阿釋多羅調御丈夫坊處生甘露法男女長幼等同修行即說偈言

若謂女人解名為淺近者諸餘深智人敬尚方能悟如是甚深義為智所敬者乃是牟尼尊最勝正導說所說之妙法聞者極歡樂專念而攝心能令不放逸所說不為論亦不為摧滅外道諸語論一切自破壞不曾自稱譽名聞遍世間雖說實功德不名自稱譽威德雖熾盛

湛然具寂滅既具一切智不恃而自高所作雖男健而復善調順解脫諸矜高無害者所說種種多差別然諸一切人無能說其過言說雖豐廣無有歟患者所說雖同俗而理出世間善逝之所說文字世流布然常未曾有化度恒新具如是妙言論無不合掌禮誰不讚世尊

善論大師子辭如春夏時陰晴皆益物

佛語亦如是多種利衆生能去衆人疑對治善宣釋能令離三有顯示安隱處亦能令衆生或喜或驚怖亦能令稱適

亦能使悲感亦能得利悅滅結所說法真實是神變應說者必說不惜人情意所說雖剛麗然不違法相取勝智慧者如似大海水初中及邊際等同於一味

佛法亦如是初中後皆善聽之悉清淨明智聽彼語勇悍意滿足聽聞此語已不樂外典籍言辭悉具足才辯甚美妙亦不自矜高所說不怯弱一切中取勝顯著義是實是一切智外道體義少以智莊嚴辭言辭極美妙然無有義味諸佛耶媚說世間大愚闇執汝之法炬

入於真諦處如入己舍宅善逝諸弟子我能得擁護諸大弟子等善調伏諸根彼所說弟子我今言深信於諸大眾前稱宣說是語從今日已去聽諸釋子等經常入我宮從今日體信沙門釋子等自恣聽入言能以甘露法滿足女人心女心既寂靜趣於解脫處是故常應聽甚深四諦義

大莊嚴論經卷第五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勗造

阿修羅王等此塔於今日如為大象王牙足之威力摧破令碎壞身具四種結故名尼捷陀猶如大熱時能除彼熱者名為尼陀伽如來佛世尊能斷一切結真是尼陀伽以是於今者尼捷諸弟子及諸餘天人皆應供養佛佛種族智慧名稱甚廣大如此之塔廟天人阿修羅若其禮敬時無有傾動相猶如蚊子翅膀於須弥山雖盡其勢力不能令動搖是故若人欲得福德宜應礼拜佛之塔廟

復次若人學問雖復雙行以學問力尋能得道以是義故應勤學問我昔曾聞有一多聞比丘住阿練若處時有寡婦數數往來此比丘所聽其說法于時學問比丘於此寡婦心生染著以染著故所有善法漸漸劣弱為凡夫心結使所使與此婦女共為言要婦女言汝今若能罷道還俗我當相從彼時比丘即使罷道既罷道已不能堪任世間苦惱身體羸瘦不解生業未知少作而大得財即自思惟我於今者作何方計得生活耶復作

是念唯寧殺羊用功極輕燕得多利作是念已求覓是處以凡夫心易朽敗故造作斯業遂興居兒共為親友於賣肉時有一相識乞食道人於道路上偶值得見見已便識頭髮蓬亂著青色衣身上有血猶如閻羅羅刹所執肉稱忠為血汙見其稱肉欲賣與人比丘見已即長歎息作是思惟佛語真實凡夫之心輕躁不停極易迴轉先見此人勤修學問護持禁戒何意今日忽為斯事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汝若不調馬放逸造衆惡云何離慾捨棄調伏法威儀及進止為人所樂見飛鳥及走獸觀之不驚畏行恐傷蟻子慈哀憐衆生如是悲愍心今為安所在

凡夫之人其心不定正可名為沙門婆羅門數是故如來不說標相若得見諦真實是名為沙門及婆羅門復說偈言

勇悍而自撫謂已真沙門為此不調心忽作斯大惡說是偈已尋即思惟我於今者作何

方便令其開悟如佛言曰若教人時先當令其於四不壞生清淨信此四不壞能令衆生得見四諦今當為說作業根本作是念已而語之言汝於今者極善稱量時賣肉者作是念言此比丘既不買肉何故語我極善稱量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此必有悲愍而未見濟拔如斯之比丘久離市易法見吾為惡業故來欲救度實是賢聖人為我作利益

說是偈已尋憶昔者為比丘時造作諸行念先所誦經名曰苦乘欲過欲味思憶此已即以肉稱遠投於地於生死中深生厭患語彼比丘大德大德而說偈言

欲味及欲過何者為最多我以慚愧躊躇智慧秤思量如此事心已得通達不見其有利純觀欲衰患以是故我今宜應捨離欲往詣於僧坊復還求出家我今為欲作身苦極下賤雖是現在身即如墮惡道我昔出家時濾水而後飲悲愍護他命無有傷害心今日如惡鬼食人精血者我今樂殺害習而不能捨

善哉佛所說 親近於欲者 無心而不造

我今為欲使 裹苦乃至此 一切種智說

四諦我未證 從今日已去 終不更放逸

十力尊所說 前為放逸者 後止更不作

如月離雲翳 明照于世間 是故我今當

專心持禁戒 設頭上火然 衣服亦焚燒

我當堅精進 修行調順法 斷難伏結使

必今得寂滅 假堅絕筋脉 形體皆枯乾

不見四諦者 我終不休息 先滅結使然

得勝報施恩

余時比丘知其心念彼智慧火方始

欲然即說偈言

汝人若出家 必應得解脫 迦梨與僧鉗

及以質多羅 如此等比丘 皆七返罷道

後復還出家 獲得阿羅漢 十力世尊戒

汝亦不毀犯 汝不起邪見 汝有多聞智

生於耽離善 修習寂靜樂 汝有多聞燈

結使風所滅 汝還修多聞 必至無畏方

為結之所漂 當依修定力 修定得勝力

明了見結使 由汝常修集 故樂出家法

心近善功德 為結使所壞 修集於正道

是意擬結使 如象絕騎幹 自恣隨意去

時罷道比丘 即捨惡業出家精勤得

阿羅漢果

大莊嚴論卷第六 葉八分 事

復次若欲莊嚴無過善華是故應當

勤修諸善我昔曾聞有一田夫聰明

點慧與諸徒伴共來入城時見一人

容貌端正莊嚴衣服種種瓔珞服乘

嚴麗多將侍從悉皆嚴飾瓊瑤可觀

彼聰明者語諸行伴不好不好同伴

語言如此之人威德端正深可受敬

有何不好聰明者言我自不好亦不

以彼用為不好由我前身不造功德

致使今者受此贊身無有威勢人所

不敬若先修福豈當不及如此人者

是故我今應勤修善必使將來有勝

於彼即說偈言

彼捨於放逸 修善獲福利 我由放逸故

不修功德業 是以今貧賤 下劣無威勢

我今自愧責 故自稱不好 我今自觀察

窮賤極可愍 結使所欺誑 放逸之所壞

自從今以後 勤修施戒定 必使將來生

種姓好眷屬 端正有威德 財富多侍從

衆事不可嫌 為世所尊敬 莫如今日身

自悔無所及 惡心為我怨 欺我致貧賤

心能自悔責 修善得快樂 設造惡業時

衆善都不生制 心修善者禁樂無不具
世間語不虛 善惡報差別 佛說八正道
能至於涅槃 若心著財利 富貴及榮勝
求於後有者 不免衰老患 我當勤精專
趣向無畏方 辭如醉盡師 畫作諸形像
醒已覺其惡 除滅作勝者 先世愚癡故
造作今惡身 今當滅惡業 將來求勝報
見惡果報已 智者深自責

復次若聞善說應當思惟必得義利
是故智者常應聽受善妙之法我昔
曾聞舍衛國中佛與阿難曠野中行
於一田畔見有伏藏佛告阿難是大
毒蛇阿難白佛是惡毒蛇尔時田中
有一耕人聞佛阿難說有毒蛇作是
念言我當視之沙門以何為惡毒蛇
即往其所見真金聚而作是言沙門
所言是毒蛇者乃是好金即取此金
還置家中其人先貧衣食不供以得
金故轉得富饒本食自恣王家策同
恠其卒富而糲舉之繫在獄中先所
得金既已用盡猶不得免將加刑戮
其人唱言毒蛇阿難惡毒蛇世尊傍人
聞之以狀白王王嗟彼人而問之曰

何故唱言毒地阿難惡毒地世尊其人白王我於往日在田耕種聞佛阿

難說言毒地是惡毒地我於今者方乃悟解實是毒地即說偈言

諸佛語無二說為大毒地阿難白世尊

實是惡毒地惡毒地勢力我今始證知於佛世尊所倍增信敬心我今臨危難

是故稱佛語毒地之所整正及於一身親戚及妻子奴婢僮僕等一切患無有而受苦惱者財寶毒地蓋盡及家眷屬

我今於財寶及與親戚等視如惡毒地

瞋恚發作時智者宜速離如捨惡毒地應遠求出家行詣於山林誰有智慧者見聞如此事而當著財寶封惑迷其心

我謂得大利而反獲喪惱

王聞偈已深知是人於佛語中生信解心即說偈言

汝今能信敬悲愍之大仙所說語真實

未曾有二言先所伏藏財盡以用還汝更復以財寶而以供養汝能敬信調御善逝寶語故大梵之所信拔梨阿修羅天王及帝釋我等與諸王城中諸豪族

婆羅門刹利尊勝智見人無不信敬者說是偈已作是思惟設劫餘處或今

能同我信故現得於花報今信取信處

應獲第一果

復次諸欲求利者或得或不得有真

善心者不求自得利實無直善心者

為得貪利故應作真善心我昔曾聞

有一國王時輔相子其父早喪其子

幼稚未任紹繼錢財已盡無人通致

可得見王窮苦自活遂漸長大有輔

相守理民斷事一切善知年向成立

盛壯之時形體殊大勇猛大力才藝

備具作是思惟我今貧窮當何所作

又復不能作諸賤業今我無福所有

才藝不得施行復不生於下賤之家

又聞他說是偈言

業來變化我窮困乃如是父母之家業

今無施用處下賤所作業非我所宜作

若我無福業應生下賤家生豪雖復貴

困苦乃如是賊業極易知然我所不能

當作私竊業使人都不知正有作賊業

覆隱人不覺腰繫二箭筒并持鋒利劍

縛躰手執弓種種自莊嚴喻如師子見

都無有所畏

說是偈已作是思惟設劫餘處或今

他貧我當劫王作是念已至王宮中衣服并諸瓔珞取安一處時王頭邊有一器水邊復有灰飢渴所逼謂灰是麁和水而飲飲已飽滿乃知是灰即自思惟灰猶可食況其餘物我寧

食草何用作賊先父以來不為此業

即業諸物還來歸家王見空出歎言

是故即喫其人而語之言汝今何故

既取此物還置於地而便空去白言

大王聽我所說即說偈言

何故作非理以為飢渴故灰水止飢渴

是故息賊心今知是飢渴易可得止息

我飲灰水已擲器著地中慚愧生悔恨

不復更造惡大王應當知我非凡庶人

乃是輔相子由家窮困故故來至王宮

造作非法事從今日已去常欲飲灰水

食草而自活不為偷盜業我家昔先人

自有家札教寧當自滅不毀舊法訓

王見此事歎未曾有稱種姓子真實

不虛雖有慚過尋能改悔即說偈言

貧窮壞志耐并棄於慚愧凡下鄙惡人

速疾造惡業以已家法鈞能制非法泉

汝能自抑心不違家教法能有是賢行
還襲汝父彌汝今除癡心能作善有為
我今極歡喜用汝為輔相不須禮觀察
我已見汝行心堅志勇力健兼復有智能
我今自見知斯事實難有才業倍勝父
以心真善故是故智者當作真實不應虛偽

復次現在結使雖復不起若未斷結
結使之得猶故成就如以冷水投熱
湯中我昔曾聞有一師共一弟子於其
冬日在煖室中見有火聚無有烟焰
師語弟子汝見是火無烟焰不弟子
言見師語弟子汝著乾薪烟即時起
復言口吹火焰乃出師為弟子而說
偈言

先火無烟焰慈心不淨觀現在結不生
如火無烟焰如火得乾薪烟焰俱時起
心火遇因緣值惡知識時瞋恚便起
若觀好色時貪欲火熾然

是故應斷得成就具三明為斷貪瞋癡
明行足斷心結使草不生喻如常行道
衆卉皆不出貪欲及瞋恚未遇緣不起
根本未斷故遇緣還復發喻如得瘧病

四日定發現於三二日時遇緣還復發
又似世俗定掩按結不起都無有患相
欲如毒樹根不拔芽還生如人耻白髮
并利其黑者剃之未久間白髮尋還生
逼戒行機闇對治隱不起不造身口業
便生難有想結使後還起毀犯於戒行
貪嗜著五欲如她隱入穴還出則蟄人
復次施為解脫不為財物若為財物
不名為施若為解脫則得無生及涅槃
樂是故智者應為解脫而行布施
我昔曾聞有一檀越詣僧房設會檀
越知識道人語上座言今日檀越飲
食精細好為檀越耐心說法是時上
座已得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善知他
心深觀察之為何事故而設此會乃
知此會為財利故余時上座為此檀
越說三惡道苦而作是言善哉善哉
檀越汝今所設供養極是時施色香
美味皆悉具足極為清淨三惡道中
無所乏少時知識道人語上座言何
以為他況願三惡道中都無所乏時
僧上座語彼道人子我雖年老倒錯

說法然此檀越不習於戒結使所使
我觀彼心故作是說此檀越為五欲
施者所生處財寶極廣大以持財寶故
能令起懈慢懈慢越法度盲冥愚凡夫
以越法度故則墮三惡趣處於三惡道
猶如己舍宅若生人天中如似麁奇客
是故戒施伴俱受於涅槃戒能得生天
施能備衆具所作為解脫必盡於苦際
辭如種藕根花葉悉得其根亦可食
修行於施戒親近解脫林使樂喻花葉
根喻於解脫是故修戒施必當為解脫
不應為世利

復次離諸難亦難得於人身難既得
離諸難應當常精勤我昔曾聞有一
小兒聞經中說盲龜值浮木孔其事
甚難時此小兒故穿一板作孔受頭
擲著池中自入池中伍頭舉頭欲望
入孔水漂板故不可得值即自思惟
極生厭惡人身難得佛以大海為喻
浮木孔小盲龜無眼百年一出實難
可值我今池小其板孔大復有兩眼
曰百出頭猶不能值况彼盲龜而當

得值即說偈言

巨海極廣大浮木孔復小百年而一出
得值甚為難我今池水小浮木孔極大
數數自出頭不能值木孔盲龜遇浮木
相值甚為難惡道復人身難值亦如是
我今值人身應當不放逸恒沙華諸佛
未曾得值遇今日得證受十力世尊言
佛所說妙法我必當修行若能善修習
濟拔極為大非他作已得是故自精勤
若墮八難處云何可得離世間業隨逐
墮墮於惡道我今當逃避得出三有獄
若不出此獄云何得解脫畜生道若干
歷劫極長久地獄及餓鬼黑闇苦惱深
我若不勤修云何而得離嶮難諸惡道
今日得人身不盡苦邊際不離三有獄
應當勤方便必離三有獄我今永出家
必使得解脫

復次財錢難捨智者若能修於小施莫
起輕想我昔曾聞湏和多國昔曰有
王名薩多浮時王遊獨偶值一塔即
以五錢布施彼塔有一旃陀羅邇唱
善哉即遣使捉將至王所時王語言
汝今見我布施小故譏笑我耶彼人

白王施我無畏然後當語我於昔日
於儉道中劫掠作賊捉得一人急舉
其手我即思惟此人拳手必有金錢
語令開手其人不肯我捉弓箭用恐
彼人語言放手猶故不肯我即挽弓
向之以貪寶故即便射殺殺已即取
得一銅錢寧惜一錢不惜身命如今
大王無逼惱者能持五錢用施佛塔
是故我今歎言善哉即說偈言
挽弓圓如輪持欲害彼命彼寧喪身命
不肯輸一錢我見如此人捨命不捨錢
是故我今者見有捨錢者生於希有想
歡言難可作不見有弓刀強逼大王者
亦無有畏忌開意捨難捨苦求乃得錢
是故我今日見有捨財者心生未曾有
我自見其證極苦不肯捨大王今當知
慳心難可捨

復次善觀察所作當時雖有過後必

有大益我昔曾聞有一比丘常被盜
賊一日之中堅閉門戶賊復來至扣
門而喚比丘答言我見汝時極大驚
怖汝可內手於彼向中當與汝物賊
即內手置於向中比丘以繩繫之

歸即說偈言

決定一切智以憐愍我故是以說三歸
不說有第四為於三有故而說三歸依
若當第四者我則無歸依我今可憐愍
身命於彼盡我見佛世尊遠觀如斯事
生於未曾有是故捨賊心有因緣事解

或曰細事悟鹿者悟鹿事細者解細事
由我心魚故因鹿事解悟我解斯事故
是以求出家

大莊嚴論經卷第六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大莊嚴論經卷第七

馬鳴菩薩造

事

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大莊嚴論經卷第七

第二

不為利養害愚者貪利養不見其過惡

利養達聖道善行滅不生佛已斷諸結

三有結都解功德已具滿猶尚避利養

眾中師子吼而唱如是言利養莫近我

我亦遠於彼有心明智人誰當貪利養

察瞋我昔曾聞有一比丘在一園中

城邑聚落竟共供養同出家者憎嫉

詬謗比丘弟子間是詬謗白其師言

某甲比丘詬謗和上時彼和上間是

語已即喚謗者善言慰喻以衣與之

諸弟子等白其師言彼詬謗人是我

之怨云何和上慰喻與衣師答之言

彼詬謗者於我有恩應當供養即說

偈言

如電害禾穀有人能遮斷田主甚歡喜

報之以財帛彼謗是親厚不名為怨家

遮我利養害我應報其恩電害及一世

利養害多身電唯害於財利養要修道

為電所害田必有少遺餘利養之所害

功德都消盡如彼提婆達利養電所害

由彼貪著故善法無毫釐衆惡極熾盛

死則墮惡道利養剷猛火亦過於惡毒

師子及虎狼智者觀察已寧為彼所傷

復次俱得漏盡教學差別我昔曾聞

如電害禾穀有人能遮斷田主甚歡喜
報之以財帛彼謗是親厚不名為怨家
遮我利養害我應報其恩電害及一世
利養害多身電唯害於財利養要修道
為電所害田必有少遺餘利養之所害
功德都消盡如彼提婆達利養電所害
由彼貪著故善法無毫釐衆惡極熾盛
死則墮惡道利養剷猛火亦過於惡毒
師子及虎狼智者觀察已寧為彼所傷

皆因利養生此人為我等遮於利養愚
我以是義故應盡心供養如是善知識
云何名為怨由貪利養故不樂閑靜處
心常躁利養晝夜不休息彼處有衣食
某是我親厚必來請命我心意多攀緣
敗壞安靜心不樂空閑處常樂在人間
由利毀敗故不樂寂定法以捨寂定故
不名為比丘亦不名白衣

大藏經卷第七

第三張 事

大藏經卷第七

第四張 事

大藏經卷第七

第壹章

自

尊者目連教二弟子精專學禪而無所證時尊者舍利弗問目連言彼二弟子得勝法不目連答言未得舍利弗又問言汝教何法目連答言一教不淨二教數息然其心意滯而不悟時舍利弗問目連言彼二弟子從何種姓而來出家答言一是浣衣二是鍛金師時舍利弗語目連言金師子者應授安般浣衣人者宜教不淨目連如法以教弟子弟子尋即精勤修習得羅漢果既成羅漢歡喜踊躍即便說偈讚舍利弗

復次善根熟者雖復逃避如來大悲終不放捨我昔曾聞如未無上良厚福田行來進止常為福利非如世間所有田也欲示行福田異於世間田行福田者往至檀越下種人所入舍衛城分衛乃至為菩薩時入王舍城乞食城中老少男女大小見其容儀心皆愛敬餘如佛本行中說昔佛在

所應化為度人故入城乞食即說偈言若以深信心禮敬佛足者是人於生死便為不久住能行善福田供養作因緣必獲大果報能以信敬心以土著佛鉢終不無果報

第二轉法輪佛法之大將於諸聲聞中得於東上智有勝覺慧力嗚呼舍利弗指導示解脫隨順本所習指導開悟我二俱速解脫行自境界中獲得所應得行他境界者如魚墮陸地我常在河側習浣衣白淨安心於白骨相類易開解不大加功力速疾入我意金師常吹橐出入氣是風易樂入安般衆生所說習各自有勝力今者舍利弗佛法之鞅鞚佛說舍利弗第二轉法輪真實是所應心得自在者

能使我二人善知禪徑路我如不調象法中之大將言教調順我使到安隱處故我大歡喜

金色如華敷衣如赤栴檀衣服儀齊整清淨如銅鏡如似秋月時日處虛空中世尊處衆嚴淨如秋月

尔時衆生見佛世尊生大歡喜畜生見佛眼根悅樂況復人也即說偈言見色無比類深心極愛敬堪為禪定器威光倍赫奕邪見毒恶心觀佛猶悅豫觀其諸形體觸目視無厭觀見心悅豫身體悉照曜暗之轉熾盛形體圓滿足無可嫌呵處種姓可歎美無能議論者明智善丈夫相續出是種世人寶嚴飾以助形容好佛身相好具不假外莊嚴相好衆愛樂顯好常隨身世人自瓊瑤不得常為好蓮華志開敷阿輸加敷榮嚴飾於大地顯好不如佛淨目衆相好熾然莊嚴身喻如摩尼鏡衆寶而校飾

亦猶池水中衆華以莊嚴。如是等比類。不及如來身善逝之形體。相好炳然。著猶如虛空中淨無雲翳時。衆星莊嚴月。善行美妙語。瞻仰無厭足。如飲甘露味。猶如淨滿月。為人所愛樂。妙相以莊嚴。善調伏威德。衆德備足者。誰能具稱歎。諸過惡已壞。辟如生死中。衆伎變現形。永無能變現。駭歸似佛者。雖作衆妙像。不及佛儀相。佛之妙容相。天人中無比。又復世尊不齊相。好殊妙可歎。衆行。皆備功德。悉具說偈讚言。

如來所言說者。所欽仰。威儀及舉止。終無有過失。牟尼中取勝。觸事未曾有。覺慧無動搖。讚異意不異。以有十力故。標相極寂靜。滿足而正直。功德利益衆。行步甚詳雅。為人所愛樂。言說義深廣。視瞻極審諦。詳雅有次敍。一切皆捨離。食飲無貪著。舉要而言之。無有不可愛。

余時尼提見無上調御諸根寂定及。比丘等根。不散亂。圓通。從心倍愛。敬復說偈言。

諸根悉寂靜。調根者圓通。著於新色衣。

四衆常圍遠。如赤垂繞曰。余時尼提既見佛。已自鄙臭穢。背盲糞瓦云。何見佛。迴趣異道。以不見佛。心懷愁惱。我於先世不造福業。為惡所牽。今受此苦。我今不慈。斯下賤業。衆人皆得到於佛前。我今見臭穢。故不得往。以是之故。懊惱焦心。即說偈言。佛出世甚難。難可得值遇。人天阿修羅。八部咸圍遠。我雖今遭值。臭穢不得近。明了有惡業。罪報捨棄我。思惟是已更從異巷捨而遠避。然佛世尊大慈平等。隨逐不捨。印現彼巷。尼提前立。尼提見已復生驚怖。我向避佛。今復覩見。當何處避。驚怖憂惄。而自責言。我甚薄福。諸佛香潔。我當云何以此極穢。逼近於佛。若當逼近。罪益深重。先世惡業。使我乃尔。即說偈言。

天以栴檀香。上妙曼陀花。種種泉供具。持來奉世尊。佛來入城時。香水以灑地。人天皆供養。真是應供者。云何執糞辨。而在於佛前。

復自念言。當設何方念而得合所。又

更捨佛入於異巷。如來文前復在彼。巷尼提見已倍復惱惄。而說偈言。圓光周一尋。色炎若干種。城中諸人等。合掌而圍遠。帝釋執拂。人天皆供養。我向避異巷。復從此道來。作此偈已。復自念言。今者世尊人天中上。我之鄙穢。衆生中下。我今云何以此臭穢。而近世尊。即便迴避。入於異巷。今時世尊。先在彼立。既覩佛已。慙耻。却行糞跡。尋即碎壞糞汁。流灌流汗衣服。自見穢汗。慙愧懊惄。顏色變異。而自念言。先雖臭穢。尚有辯。遯今。斷破壞穢。惡露現。甚可慙耻。甚自鄙責。而說偈言。

歎言咄哉。我今如趣死。臭穢遍身體。去何當自處。三界眾勝尊。而來趣近我。塞遮我前路。遠無逃避處。惟哉極可惡。内外皆不淨。慙耻大苦惄。如似衰老至。余時大衆咸見世尊隨尼提後。時彼衆中有一比丘。作是念言。如來入城。不於豪貴。并卑賤家。而從乞食。但隨尼提。何故如是。此必有緣。復自念言。此事可解。即說偈言。

此心功德器為佛所追隨如珠落冀穢

撓攬而覓取如來錄其心不擇貴與賤
不求種姓真妙勝作是說辭如醫占病
看病腹鞭火隨患授下藥亦不觀種族
如來以平等觀察心堅火亦不擇種姓
與藥下煩惱

余時尼提於隘巷中遇值世尊慚愧
踰縮無藏避處合掌向地作如是言
汝今能持一切衆生願開少處容受
我身即說偈言

如來於今者轉來逼近我我身甚臭穢
不得近世尊善哉開少分願容受我身
余時如來大悲熏心安樂利益一切
衆生和顏悅色到尼提邊世尊以柔
愛雷音而安慰之令彼身心怡悅使
樂佛命尼提尼提聞已周憇四顧如
佛所命三界至尊豈可喚我鄙賤之
人將無有人與我同字喚於彼耶佛
心平等斷於愛憎世尊舉手向尼提
提其指鐵長爪如赤銅指間網縫以
覆其上掌如蓮花柔火淨潔相輪之
手欲使尼提生勇憚心即與尼提而
說偈言

汝有善根緣故我至汝所我今既來至

汝何故逃避應當住於此汝今身雖穢
心有上善法殊勝之妙香今在汝身外
不宜自鄙賤

于時尼提聞佛喚已舉目覩佛其心
勇悍合掌向佛而作是言無歸依者
為作歸依於諸衆生無有因緣而生
子想其心平等實是真濟今佛世尊
與我共語如以甘露灑我身心即說

偈言

假使大梵王與我共談議天帝之尊重
屈臨見我抱轉輪大聖王同坐一器食
不如三界尊垂哀賜一言今我蒙慈眷
歡喜過於彼簡練去穢惡不善相已滅
善相具足生自在者濟拔令我受快樂
世尊足上座帝釋以頂戴猶名福所護
況我極鄙劣親承佛音教而自稱我名
當不生欣慶

佛告尼提汝於今者能出家不于時
尼提聞是語已心生歡喜即說偈言
如我賤種類頗任出家不世尊垂哀愍
設得出家者如取地獄人安置者天上
佛告尼提汝今不應作是思惟即說

偈言
大莊嚴論卷第七第十一
汝有善根緣故我至汝所我今既來至
汝何故逃避應當住於此汝今身雖穢
心有上善法殊勝之妙香今在汝身外
不宜自鄙賤

如來不觀察種族及貴富唯觀衆生業
過去善種子一切煩惱縛不盡得解脫
生老病死等苦樂悉皆同云何婆羅門
獨能得解脫餘人不能得文字及音聲
豈唯婆羅門餘姓亦復知辭如渡河津
不但婆羅門餘姓亦復知一切諸所作
唯婆羅門能餘人不能耶汝今但應當
信我故出家如我佛法中悲心無偏黨
不同諸外道有所隱藏法濟度患平等

佛法無捐減說法無偏黨平等示正道
為一切衆生作安隱正路辭如大市中
市買一切物我法市亦余不擇其種姓
富貴及貧賤辭如清流水刹利婆羅門
毗舍及首陀無有遮護者不限人非人
一切皆來飲我法亦如是我不齊
比丘比丘尼普為於世間人天之大醫
我不必為貴擇擇賢王等亦度下賤
優波離等我不齊為大富長者須達
多等亦度貧窮湏頗多等我不齊為
大智舍利弗亦為鈍根周利臘特等
我不齊為少欲知足摩訶迦葉亦為
多欲婆難陀等我不齊為耆舊宿德

優樓頻螺迦葉亦為幼稚須陀耶等我不齊為嬌慢婆迦賴等亦為極惡
騫摩羅手捉劍者我不齊為多智男子而為說法亦為淺智女人而為說法我不齊為出家之衆而作真濟亦為極惡在家之人而為說法我不齊為少欲之人而為說法亦為在家人子五欲自恣說四真諦我不齊為放捨衆務通多梨說亦為經理國事多諸世務頻婆娑羅王等說我不齊為斷酒之人說亦為極醉郁伽等說使得道跡我不齊為樂修定離越等說離生死法亦為失子狂亂心婆私咤說我不齊為賢德等優婆塞種中生者說法亦為邪見弟子阿須拔提等說我不齊為威壯羅叱和羅說法亦為衰老羅拘羅等說我不齊為宿舊婆拘羅說得羅漢亦為七歲沙彌須陀延說使得羅漢我不齊為十六波羅延心中難問答所疑亦為六十聚落嬰兒貪欲求女人者說我不齊為滿願子等大論牛王辯才無盡者說亦為淺智達摩地那比丘尼說使得深

智解大丈夫有所問難我不齊為富貴大王夫人弥拔提等說使得道果亦為下惑僮使鳩熱多羅等說使得道跡我不齊為貞婦毗舍佢說亦為婬女蓮華等說我不齊為大德辯才女人瞿曇彌等說亦為七歲沙彌尼至羅能摧伏外道者說余時世尊即說偈言

依我佛法中速疾應出家因智得甘露不由種族姓四大及以空貴賤等同有無智則不得不在種姓

余時尼提即奉佛教尋便出家得阿羅漢時舍衛城中長者婆羅門聞尼提得出家皆生譏論瞋忿恚恨而作是言彼尼提者鄙陋下賤今得出家若設會時尼提來者汙我舍宅牀蓐舉國紛紛遂至上徹波斯匿王時王聞已語諸臣言汝等今者勿用紛紛我今當往詣世尊所啓白如來更不出入無事說偈問言

佛智淨無尋無事不通達我欲所問者佛已先知之先事且小住我欲有所問向見一比丘石上而出入如鷗在水中浮沉得自在

余時世尊告波斯匿王言向者比丘若欲知者是王所疑鄙賤尼提即其人也王聞是已悶絕躰地即自悔責而作是言我為自燒云何乃於如是

中廣說時諸天等說偈讚言觀察諸根寂容儀威德盛得具於三明利根不退轉衆善悉備滿容納蓋稀衣七百威德天上從梵宮來歸命來敬度於彼岸者

大莊嚴論卷第七 第一章

大莊嚴論卷第七 第二章

大莊嚴論卷第七 第十七章

事

生

大德生於譏嫌見是事已於佛法所得未曾有倍生信心即礼佛足而說偈言

辭如須弥山衆寶所合成飛鳥及走獸至山皆金色昔來雖曾聞今始方證知佛如須弥山無量功德聚有來依佛者變為貴種族佛不觀種姓富貴及名聞猶如醫占病亦不觀種姓但授諸良藥今其病得愈貴賤資氣同皆出於不淨成就得道果等同無差別一切種姓同證果都無異

余時世尊為欲增長波斯匿王淳信心故說四種姓可淨若婚娶時取四種姓此四種姓皆可得淨佛告大王若取婦嫁女應擇種姓此佛法中唯觀宿世善惡因緣不擇種姓唯觀信施不觀珍寶索戒清淨不索家門清淨索定自在不索種姓端嚴觀其智慧不觀所生即說偈曰

如鍊山石中而取於真金譬如伊蘭木相搓使火出亦如於泥中出生青蓮花不觀所生處唯觀於德行

若生上族有德行者應當供養若生

下賤種有德行者亦應供養諸有智者應當供養有德之人種姓有別德行無異猶如伊蘭及栴檀木俱能出火熱與光明無有別異佛語真實無有過失深入人心使王得解波斯匿王頂礼佛足五體投地南無歸命調御丈夫一切種智於一切義無有障礙十力勇猛四無所畏婆伽婆三藐三佛陀於一切衆生作不請親友於四種姓都無偏黨略說如是即說偈言一切種智海淨意度彼岸世界佛獨悲心意無憊惡為一切衆生作於眾親友獨一說解脫然示種種道依智多方便外道狂顛倒麁濶之苦行專迷著種姓波斯匿王禮佛及足已還舍衛城復次雖不入見諦修學多聞力諸魔

疏時化比丘踊身虛空作十八變時會大衆讚呵法師如此之人師今云何說非羅漢尔時法師雖被譏呵以多聞力故猶說言非若是羅漢云何所說顛倒然復能飛我於今者知復云何即說偈言

我於功德所都無嫉怨心以阿毗曇石磨試知是非似被金塗磨時色不顯金若不真者以石磨則知佛以智印印與印不相應甘露城極深無印不得入欲入甘露城我欲夾於彼諸人間言若非羅漢云何能飛于時法師復說偈言

或是因陀羅或是幻所作佛法中棘刺必是魔所為

時化比丘還復本身深生歡喜嗚呼

佛法極精妙依聞能如是決定分別我即說偈言

首羅居士等已得法眼淨不可得動搖此事不可奇以已智力故汝今不見諦疏其所說時彼法師問化比丘云何所疑今志可問于時衆僧語法師言

斷結云何入定化比丘顛倒說法時

法師語衆僧言此非羅漢其語不可

彼言真實故智者不動搖佛一切種智

馬鳴菩薩造

書

說繫羅漢無有能壞者猶如大海潮
終不過其限假使火作冷風性確然住
如來所說語都無有變異以是故佛語
於諸論取上如似日光明除滅一切闇
應供極真實機辯顯分明善惡者分別
不能觀察者不見如此理實語與妄語
此二相違遠佛語及外論其事亦如是
大莊嚴論經卷第七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彌造

復次治身心病唯有佛語是故應勤
聽於說法我昔曾聞漢地王子眼中
生膜遍覆其目遂至闇冥無所觀見
種種療治不能療除時生又尸羅國
有諸商估來詣漢土時漢國王問估
客言我子患目久等遠來頗能治不
估客答言外國有一比丘名曰瞿沙
唯彼能治時王聞已即大資嚴便送
其子向生又尸羅國到彼國已至尊
者瞿沙所而作是言吾從遠方故來
療目唯願哀愍為我治眼久時尊者
許為治眼多作銅盞盛藥與大衆語諸
人言聞我說法有流淚者置此盞中
因即為說十二緣經衆會聞已啼泣
流淚以盞承取聚集衆淚向王子所
尊者瞿沙即取衆淚置右掌中而說
偈言
我今已宣說甚深十二緣能除無明闇
聞者皆流淚此語若實者當集衆人淚

人天夜叉中諸水所不及以洗王子眼
難除得明淨尋即以淚洗膚翳得消除
尔時尊者瞿沙以淚洗王子眼得明
淨已為欲增長大衆信心而說偈言
佛法極真實能遠除翳障此淚亦能除
如日消冰雪

是諸大衆見是事已合掌恭敬倍生
信心得未曾有身毛驚豎即說偈言
汝所作希有猶如現神足醫藥所不療
淚洗能除患

時諸比丘聞法情感悲泣雨淚尊者
瞿沙告諸衆會雖為是事此不為難
如來往昔億千劫中修行苦行以是功
德集此十二因緣法藥能令聞者悲
感垂淚婆須之龍吐大惡毒夜叉惡
鬼遍滿舍宅吉毗鄰施羅根本獸道
此淚悉能消滅無遺是乃為難況斯
翳障猶如蚊翅而除滅之何足為難
設大雲霧幽闇晦冥惡風暴雨此淚
亦能消滅是時狂醉象軍及以步兵
鎗仗自嚴以淚灑之軍陣退散一切
種智所修集法其誰聞者而不雨淚
然以此淚能禳灾患唯除宿孽彼時

王子既得眼已歡喜 踊躍又聞說法
歡喜生死得須施洹果生希有想即
說偈言

誰得聞佛法而不生歡喜 我已深敬信
至心聽說法 耳聞希有事 目患亦消除
慧眼與肉眼 偶忘得清淨 治眼中取上
無過於大仙 我今稽首礼 衆醫中寂勝
以一智寶藥 開我二眼淨 世間有心人
誰不敬信者 若設有少智 云何不生信
釋迦牟尼尊 衆生之慈父 言說甚美妙
柔和可愛樂 濟拔事已竟 得達于彼岸
意根法微細 作意當解了 乃至邊地人
亦能得開悟

復次若得四不壞淨寧捨身命終不
毀害前物是故應勤修四不壞淨我
昔曾聞有一罪人應就刑法時旃陀
羅次當刑人彼旃陀羅是學優婆塞
得見諦道不肯殺人典刑戮者極生
瞋忿而語之言汝今欲違王憲法耶
優婆塞語典刑戮者言汝甚無智王
今何必苦我殺人雖復色身屬王作
旃陀羅聖種中生名曰法身不屬於
三非所制也即說偈言

釋迦牟尼尊具一切種智 因時能教化
滅除一切過 閻羅王之法 果時始教化
臨苦為說苦 易壞亦可違
時典刑戮者以此人違犯王禁即將
詣王言此旃陀羅不用王教王語之
言汝何故不用王教白言大王今應
生信發歡喜心而說偈言

除我三毒垢 獲得寂滅因 無上之大悲
十力世尊所受持於禁戒 乃至蚊蟻子
猶不起害心 何況於人耶
時王語言汝若不殺自命不全此優
婆塞見諦氣勢便於王所抗對不難
而作是言此身隨王王於我身極得
自在如我意者雖帝釋教我猶不隨
王聞此語極大瞋忿勑令使殺彼旃
陀羅父兄弟七人盡不肯殺王遂殺
之有二人在至第六者勑使殺之亦
不肯殺王又殺之至第七者又不肯
殺王復殺之老母啓王第七小者為
我寬放王言今此人者是汝何物老
母答言皆是我兒王復問言前六者
非汝子耶答言亦是王言汝何以獨
為第七子耶余時老母即說偈言

不惜已身命而護於戒行

余時彼王將諸羣臣數千億婆羅門等步詣塚間而作是言如是大士雖名旃陀羅實是大仙人積聚死屍為其墮淚王復說偈言

勇健持戒者以刀分解身尸骸委在地血泥以塗身以持禁戒故今日捨此身堅心不犯惡守戒而至死得佛法味者

智者皆應尔

王復說偈言

愚癡之所貪貪欲之垢汙著我所諸根

掉動而不定不計於惡業但取現在樂

結使垢汙汙智者常觀察身財危脆想

亦如河岸樹終不造惡業智水洗心垢

余時大王近旃陀羅身故尚法故繞

屍三市長跪合掌而說偈言

南無歸命法善能觀察者捨於短促命

而不捨於法假設入火林見諦毀禁戒

終無有是處此即是明證此人持佛語

終無有二志卧於泥血中以護佛戒故

此處以火焚即變為灰土持戒善法名

以何因緣而說此事欲示證道無有

變異佛說見諦終無毀破四大可破同於世界盡

四不壞淨終不可壞

莊嚴論卷第八 第六張 事主

復次心有憍慢無惡不造慢雖自高

名自卑下是故應當斷於憍慢我昔

曾聞佛成道不久度優樓頻螺迦葉

兄弟眷屬千人煩惱既斷願願自落

隨從世尊往詣迦毗羅衛國如佛本

行中廣說闍頭檀王受化調順諸釋

種等恃其族姓生於憍慢佛婆伽婆

一身觀者無有獸足身體豐滿不肥

不瘦婆羅門等苦行來久身形羸弊

雖內懷道外貌極惡隨逐佛行甚不

相稱余時父王作是念言若使釋種

出家以隨從佛得相稱副作是念已

出家以隨從佛得相稱副作是念已

擊鼓唱言仰使釋種家遣一人令其

出家即奉王勑家遣一人度令出

家時優波離為諸釋等荊棘鋪之時

涕泣不樂釋等語言何故涕泣優波

離言今汝釋子盡皆出家我何由活

時諸釋等聞優波離語已出家諸釋

盡以所著衣服瓊珞嚴身之具成一

寶聚盡與優波離語優波離言以此

雜物足用給汝終身自供優波離聞

是語已即生厭離而作是言汝等今

皆厭患跡寶嚴身之具而皆散棄我今何為而取之即說偈言

是諸釋種等棄捨諸珍寶如捐糞糞掃

并及諸草葉彼捨於愛者云何方貪取

我設取寶衆內心必貪者計為我所有

是則為大患諸釋捨所患我今設取者

是為大過患辟如人吐食狗來聚食之

我取他所棄與狗有何異我今畏寶聚

如離四種毒善根內觸發不貪戀寶衆

我今必棄捨欲向世草所求索出家法

時優波離說此偈已復說偈言

見他得勝法始生欣尚心願令我已身

同彼獲勝事我今欲自出當勤作方便

時優波離復作念言我今決定必當

出家但當勤求千婆羅門先於佛所

已得出家釋種刹利姓其數五百亦得

出家婆羅門刹利二姓俱貴然我首

隨其姓卑下復為賤促於彼勝中求

隨出家為可得不我於今者有何勢

力云何此中而得出家即說偈言

刹利姓純淨婆羅門多學生廣如摩尼

皆共聚集此我身首陀種云何得參豫

如似破碎鐵間錯於真金婆伽婆佛陀

我聞具種智今我當往彼悲愍一切者應淨不應淨應出不應出一切外道眾不知解脫處唯有滅結者能知於解脫時優波離說是偈已到世尊所胡跪合掌右膝著地而說偈言

於四種姓中俱得出家不涅槃解脫樂我等可得耶善哉救世者大悲普平等哀愍願聽我得及出家次

余時世尊知優波離心意調順善想淳熟應可化度即舉相好在嚴右手以摩其頂而告之言聽汝出家外道秘法不示弟子如來不示大悲平等而無偏黨等同說法示其勝道而拔濟之猶市賣物不選貴賤佛法亦余不擇貧富及以種姓即說偈言

誰渴飲清涼而不充虛乏誰秉熾然燈而不滅黑闇一切種智法普共一切有誰有修行者不得勝妙義譬如食石蜜貴賤等除陰利婆羅門佛法普平等盡三有時諸姓等無異辟如三種藥對治風冷熱藥不擇種姓貴賤皆能治法藥亦如是能治食恚處四姓悉皆除高下無差別又如火燒物不擇好惡新

毒薑亦如火不擇貴與賤猶如水洗浴四姓皆除垢盡苦之邊際諸種普得離余時世尊猶如晴天無諸雲翳出深遠聲猶如雷音如大龍王亦如牛王如迦陵頻伽聲亦如蜂王又如人王如天伎樂出梵音聲告優波離樂出宋不優波離聞是聲已心生歡喜又半白佛願樂出家佛告之曰優波離善來比丘汝今於此善修梵行聞是語已願故自落袈裟著身威儀齊整諸根寂定如舊比丘五百釋種皆白四禪歷受具足戒佛言我今當以方便除諸釋種憍慢之心余時世尊語諸釋種汝等今者應當敬礼諸舊比丘上座橋陳如阿毗馬師比丘等次第為礼優波離在下坐釋賢王於諸釋中取為導首余時諸釋敬順佛教次第礼足至優波離見其足異尋即仰觀見優波離面時諸釋等其用驚恠猶如山頂瀑水流注觸崖迴波

佛世尊具說上事白佛世尊優波離所亦敬禮耶佛告釋種今我種此法新憍慢處時諸釋種白佛言此首陀羅種佛告之曰一切無常種姓不定三常一味種姓亦今有何差別時諸釋種復白佛言世尊此剃髮之種我等日姓中出佛告釋等一切世間如夢如幻種姓之中有何差別諸釋種等白佛言世尊此是僕使我等是主佛答釋言一切世間皆為恩愛而作奴僕未脫生死貴賤無異捨汝憍慢時諸釋等端嚴殊特如華敷榮合掌句佛懷疑猶豫而作是言必使我等礼優波離是耶佛告釋種非獨於我一切諸佛出家之法悉皆如是時諸釋等間佛重說出家法已儼然而住如樹無風心意愁惱皆同聲言我等云何違佛教勑宜順佛教先舊智人作如是語如來所以先度優波離者為欲摧破諸釋種等憍慢心故諸釋於是捨華橋慢順出家法亦為未來貴族出家所順法故拔陀釋等久習憍慢今拔其根為優波離接足作禮當

札之時 大地城郭山林河海悉皆震動諸天唱言釋種今日憍慢山崩即

說偈言

嗚呼捨憍慢種族色力財隨順於佛教如樹隨風傾日種刹利姓頂札慢波雖除捨我慢心諸根皆寂定諸大勝人等真實無詭偽福利衆德備其數如竹林名聞婆羅門貴族刹利等如是名德衆入於牟尼法莊嚴諸聖衆如星圍繞月羅列在空中嗚呼法熾盛如來之大海寂上功德水湛然溢其中衆河之所歸苦是出要道如來善分別說法滅憍慢弟子衆一味如海等一味以何因緣而說此事佛法出於世為斷憍慢故復次得見諦者不為天魔諸外道等之所欺誑是故應勤方便必求見諦我昔曾聞首羅居士甚大慳惜舍利弗等往返其家而說偈言愚道深如海亂心如濁水為慳流所漂言則稱無物嫉妬之大河邪見魚鼈衆充滿如是處漂流不止息今當拔慳根

成就施累報大悲之世尊無畏之釋子見諸沒告厄我等應教第

說偈言

色貌無華倫才辯非世有世尊知時說梵音諦美妙所說終不虛聞者盡獲黑車載取二張氈欲用施佛又自思惟猶以為多欲與一張又復更思嫌其少故還與二張佛知心念即說偈言即去如是舍利弗目連等諸大弟子次第至家都不承待余時世尊往到其家語首羅言汝今應修五大施首羅聞已心大愁懼作是思惟我尚不能修於小施云何語我作五大施如來法中豈無餘法諸弟子等教我布施世尊今者亦教布施作是念已白佛言世尊微細小施尚不能作況當五大施乎佛告長者不設名為大施不益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如是等名為五大施聞是語已心大歡喜作是思惟如此五事不損毫釐得大施名何為不作是念已於世尊所深生歡喜信敬之心而作是言佛是調御丈夫此實不虛自非世尊誰當能解作如是說誰不敬從無敢違者即

人即說偈言

大莊嚴論卷第八 第十五波 事
如意真金聚 充滿我家中 猶日從地出

肉眼甚微劣 不能別真偽 若得法眼者
即見牟尼尊 我得法眼淨 見於滅結者

說是偈已極生歡喜如彼甘露灑于
其身而作是言我有大福如來今者
垂入我家雖復垂來不為希有何以
故如來世尊常以慈悲濟度為業復

說偈言

頭如孽 陸果 膚如淨真金 眉間曰毫相
其目淨脩廣 如開敷青蓮 寂定上調伏
無畏徐庠步 容貌殊特妙 圓光滿一尋
如用自莊嚴 烏猛自昌言 我今真是佛

如言知汝虛 如火有冷相 風相恒常住
假使日光聞 月可作熱相 不能使見諦
而有動轉心 設使滿世界 草木及瓦石
棗鹿禽等 悉皆作佛像 不能動我意
今有變異相 况汝一魔身 而能動搖我
首羅種種說 告切責波旬 猶如勇健人

見諦所住處 諸魔不敢停

我先於父母 諸親及眷屬 離別生憂惱
以為苦中極 方今死時苦 彼苦皆輕微
吾今諦知汝 實是惡波旬 見四真諦人
終不可移動 如以金塗錢 欲誑賣金家
此事亦難成 外現其金相 其內實是銅
猶如以虎皮 用覆於驢上 形色惑肉眼
出言知汝虛 如火有冷相 風相恒常住
假使日光聞 月可作熱相 不能使見諦
而有動轉心 設使滿世界 草木及瓦石
棗鹿禽等 悉皆作佛像 不能動我意
今有變異相 况汝一魔身 而能動搖我
首羅種種說 告切責波旬 猶如勇健人

見諦所住處 諸魔不敢停

復次不得禪定於命終時不得決定
我昔曾聞婆湏王時有一侍人名多
翅那迦王所親愛為謠謗故繫於獄
中又更譖毀王大忿怒遣人殺之時

諸眷屬皆來圍繞而語之言汝聰明
知見過於人表汝今云何其心擾動
今死時至何事東告那迦答言畏死

恐怖心不能定即說偈言
我先於父母 諸親及眷屬 離別生憂惱
以為苦中極 方今死時苦 彼苦皆輕微
吾今諦知汝 實是惡波旬 見四真諦人
終不可移動 如以金塗錢 欲誑賣金家
此事亦難成 外現其金相 其內實是銅
猶如以虎皮 用覆於驢上 形色惑肉眼
出言知汝虛 如火有冷相 風相恒常住
假使日光聞 月可作熱相 不能使見諦
而有動轉心 設使滿世界 草木及瓦石
棗鹿禽等 悉皆作佛像 不能動我意
今有變異相 况汝一魔身 而能動搖我
首羅種種說 告切責波旬 猶如勇健人

見諦所住處 諸魔不敢停

鵝翅肩湏弥 尚可令傾動 欲令見諦心
傾動隨汝者 終無有是處 汝可惑肉眼
不能惑法眼 佛知此事故 而作如是說

智者應繫念除破五欲想 精勤執事者
如說偈言

大莊嚴論卷第八 第十六波 事
如意真金聚 充滿我家中 猶日從地出

說是偈已極生歡喜如彼甘露灑于
其身而作是言我有大福如來今者
垂入我家雖復垂來不為希有何以
故如來世尊常以慈悲濟度為業復

說偈言

頭如孽 陸果 膚如淨真金 眉間曰毫相
其目淨脩廣 如開敷青蓮 寂定上調伏
無畏徐庠步 容貌殊特妙 圓光滿一尋
如用自莊嚴 烏猛自昌言 我今真是佛

如言知汝虛 如火有冷相 風相恒常住
假使日光聞 月可作熱相 不能使見諦
而有動轉心 設使滿世界 草木及瓦石
棗鹿禽等 悉皆作佛像 不能動我意
今有變異相 况汝一魔身 而能動搖我
首羅種種說 告切責波旬 猶如勇健人

見諦所住處 諸魔不敢停

終時無悔恨心意既至無有錯亂念智者勤捉心臨終意不散專精於境界不習心專至臨終必散亂心若散亂者如調馬用磧若其鬪戰時迴旋不直行不善觀者不攝五根設臨終時心難禁制如庫藏中鎧甲朽故臨敵將戰器甲散壞不習捨心命終亦尔復次有實功德應當供養智者宜應恭敬有德我昔曾聞阿越提國其王名曰因提拔摩有弟名湧利拔摩為諍國故二人共鬪湧利拔摩擲霜霜因提拔摩頭霜已急挽因提拔摩極大恐怖作是願言今若得脫當於佛法中作般達于瑟會作是願時霜索即絕於佛法僧深生信敬即勑大臣名浮者延鑿多營般達于瑟子時大臣即奉王教設般達于瑟使人益食時彼大臣屢上座頭坐見上座比丘留半分食呪願已訖以此餘食盛者鉢中從坐起去如是再三大臣見已生不信心作是思惟如此比丘必不清淨作是念已具以此事上白於王王問大臣卿極得信心臣答王言不得

信心何以故上座比丘留半分食從坐起去必以此食與他婦女我生疑惑王聞是語兩手覆耳告大臣曰莫作斯語汝今莫妄稱量於人汝無智妄稱量衆生必為自傷汝莫作是願倒邪見即說偈言

戒定慧寂滅得多聞覺慧此是善逝子隱藏於功德猶如灰覆火久處智戒行世尊之所說汝不共住止云何知其行佛說菴羅果喻於四種人唯善丈夫者善能知分別有佛世尊說及與佛等者乃可稱量人是故汝不應輕蔑佛弟子橫生分別想譬如伏藏中以土覆其上誰知下有寶汝住不湧去自當往觀察我從今已往躬當供養僧屬癡脈好藥便變成於毒

我知汝淨信悲愍能拔濟王雖生濁世威儀甚嚴整上世諸勝王猶故不能及不知我戒行但見其出家未曾有往來亦無有返報而能深愛敬恩過於慈父密雲覆不現雖有此醫障花敷知日出知王有深信奇特未曾有能卑下自屈欲為我執鉢榮貴福利具然能不憍逸諸王得自在惰慢盲其目用造諸惡業願墮多缺失勇悍有智力善解用財施觀身如幻炎知取堅實法略說而言之一切皆增長如汝自調順教化中寂上賢勝所行道共衆隨順行

我今既受王供王以下心從我索鉢供養已足不湧取鉢爾時彼王遂更懇懃重隨索鉢比丘念言今王何故欲得我鉢即入定觀知王欲用調伏大臣故是以索鉢即說偈言凡夫愚闇人欲動湧弥山我今當與鉢以護其心意欲當有毀譽我心都無異於我生不信損減衆多人說是偈已捨鉢與王王尋捉鉢猶如象鼻捉青蓮花逐比丘去到旃陀羅

家時彼比丘命王入舍王不肯入於

門前住比丘老母先得阿那含果具足天眼能知他心又知他人善根因緣時彼老母即白王言王勿怯弱來入我舍即說偈言

汝不應生疑此首陀會舍非旃陀羅家

首子得羅漢第三須陀洹我是切智

佛之優婆夷住於阿那舍汝但觀戒行

莫問出生處但取我道德莫觀家眷屬

寡後生此家功德有殊勝如似沙石間

能出好真金伊蘭能出火於泥生蓮花

觀人取道德何必其族姓伊蘭與旃檀

然火皆熟物一俱有所成功德等無異

王聞老母說是偈已嗚呼乃是法中

大人佛體大悲使旃陀羅獲不死處不擇種姓佛所說法旃陀羅中作師子

孔王又思惟若供養種族失於功德若供養功德不應分別旃陀羅也王復說偈言

但當供養德不應觀生處婆羅門說翁淤泥生蓮花天與阿修羅敬戴善頂上婆羅門有過智者皆棄捨彼若造作惡可說無過耶然實是過罪旃陀羅有德者

豈可不取耶實復有功德如此旃陀羅我應生供養如是旃陀羅山林脩苦行此名為仙聖非是旃陀羅旃陀羅般庶王者食其肉彼之所造箭亦復取用射以是因緣故我應隨順行旃陀羅有德者云何不採取

說此偈已王入其家長跪令掌作是思惟先禮老母應先禮佛如來世尊示旃陀羅如此正道能示一切衆生安隱正道應先禮佛即說偈言

南無苦行仙醫王中取上我今以佛故敬禮於下賤如依須弥山烏鵲同金色從他聞此事我今現證知依佛須弥山賤者皆可貴一切種智海淨意度彼岸唯佛教世間慈等無憇意於諸衆生等能為取親厚能於一解脫分別說多種外道狂顛倒橫分別種姓

余時大王說是偈已作禮而去

大莊嚴論經卷第八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彌造

大莊嚴論經卷第九

而鳴菩薩造

後秦三藏鳴摩羅什譯

大莊嚴論經卷第九

事

復次瞋恚因緣佛不能諫是故智者應斷瞋恚我昔曾聞拘曇弥比丘以聞諱故分為二部緣其聞諱各竟道相輪手制諸比丘即說偈言

比丘莫聞諱聞諱多破敗梵勝負不息次續諱不絕為世所譏呵增長不能益比丘求勝利遠離於愛欲棄捨家妻子意求於解脫宜依出家法莫作不應作應當以智鉤迴於傲慢意不適生聞諱怨害之根本依止出家法不應起不適辭如清冷水於中出熾火既著壞色衣應當修善法斯眼宜善寂恒思自調示云何者是眼豎眼張其目蹙眉復聚頰而起瞋恚想應當念被眼剝頭作標相宜應斷聞諱

時彼比丘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願佛恕亮彼諸比丘輕蔑於我云何不

報即說偈言

彼之難調者 忍之倍見輕 生忍欲謙下
彼慈益隆盛 於惡欲加毀 猶如斧斫石

彼人見加毀 我亦必當報

余時世尊猶如慈父作如是言出家

之人應勤方便斷於瞋恚設隨順瞋

極違於理瞋恚多過即說偈言

瞋如彼利刀 割斷離親厚瞋能殺害彼

如法順律者 患瞋捨出家 不應所住處

嫌恨如屠枷 瞪乃是恐怖 輕賤之屋宅

醜陋之種子 麻煩語之伴 燒煮林枯火

示惡道之導 聞諱怨害門 惡名稱牀褥

暴速作惡本

諸瞋恚者 為他譏嫌之所呵毀汝今

且當觀如是過即說偈言

瞋鬪於暴虎 如惡瘡難觸 毒蛇難喜見

瞋恚者如是 瞪者睡亦苦 毀壞善名稱

瞋恚憊盛者 不覺已所作 及與他所作

於分財利時 不入其數中 若於戲笑處

衆人所不容 如是諸利處 由瞋都不入

瞋者更愛樂 其事極衆多 常懷憊耻恨

雖以百古說 說猶不可盡 略舉而說之

地獄中受苦 不足具論盡 瞪恚造惡已

悔恨身心熱 是故有智者 應當斷瞋恚

余時如來為諸比丘種種說法而其

瞋忿猶故不息以是因緣諸天善神

皆生瞋恚而說偈言

猶如渴水中 若置摩尼珠 水即為澄清

更無濁穢相 如來之人寶 為於諸比丘

隨順方便說 種種妙好法 斯諸比丘等

心濁猶小淨 章作不清水 珠力可令清

不作此比丘 間佛所說法 而其內心意

猶故濁不清 如日照世間 除滅諸黑闇

佛日近於汝 黑闇心過甚

如來世尊呵諸比丘如斯重擔有悲

愍心復更為說長壽王緣而此比丘

蹙眉聚頰猶故不休而作是言佛是

法主且待須臾我等自知于時如來

聞斯語已即捨此處難十二由旬在

娑羅林一樹下坐是思惟我今離

拘謹彌闍諦比丘余時有一象王避

諸群象來在樹下去佛不遂合目而

睡亦生念言我得離群極為清淨佛

知彼象心之所念即說偈言

彼象此象牙極長遠離群衆樂寂靜

復樂獨一我亦然 遠離闍諦群會處

說是偈已入深禪定 余時諸比丘不

受佛說後生悔恨天神又忿舉國間

者咸生瞋恚唱言叱叱時諸比丘各

相謂言我等云何還得見佛當共合

掌求請於佛即說偈言

我等謹佛教 三界世尊說 瞪恚惡罪各

住在我心中 悔恨熾猛火 焚燒於意林

善哉悲愍者 願還為我說 我今發上願

必當永解脫 從今日已往 章捨於身肉

終不違佛教

佛知諸比丘心之所念即說偈言

欲瞋恚所禁 憔悴不隨順 我今應悲愍

還救其苦難 嬰愚作過惡 智者應忍受

辱如人抱兒 懷中種種穢 不可以糞臭

便捨棄耳

說是偈已從草敷起欲還僧坊余時

天龍夜叉阿修羅等合掌向佛而說

偈言

嗚呼有大悲 大仙正導者 彼諸比丘等

放逸之所首 竫忿心不息 觸惱於世尊

如來大悲心 猶故不背捨 悲哀無瞋恚

意欲使調順 如似強惡馬捶策而今調

余時如來既至僧坊光明照耀諸比

丘等知佛還來尋即出迎頭頂禮敬
而白佛言我等聞諦使多衆生起瞋
忿心極為衆人之所輕毀我等今者
皆墮破僧唯願世尊還為說法使得
和合于時如來為諸比丘說六和敬
法令諸比丘還得和合是故佛說斷
於瞋恚復次應當觀食世尊亦說正
觀於食我昔曾聞尊者黑迦留陀夷
為食因緣故佛為制戒佛說種種因
緣讚戒讚持戒少欲知足行頭陀事
佛集比丘僧讚一食法乃至欲制一
食戒法時比丘僧咸各默然猶如大
海寂默無聲時諸僧中有一比丘名
婆多梨白佛言世尊莫制是戒我不
能持佛告比丘於過去生死為是飲
食生死之中受無窮苦流轉至今乃
往過去無量世時有四禽獸仙人第
五少時鳥者作如是言諸苦之中飢
渴取苦劫初之時光陰天下時有一
天取初以指先嘗地味既嘗其味遂
取食之少時彼天者今彼婆多梨是
也即於彼時彼婆多梨先嘗地味今
亦復尔但為飲食彼婆多梨不為法

故從坐而起更整衣服白佛言世尊
莫制一食法即說偈言
我今不能持世尊一食戒若一人不善
不應制此戒
一切比丘聞是偈已皆悉頂頭思惟
既久而作是言咄哉不見瑞食過患
為瑞食故於大衆中而被毀辱即說
偈言
寧共鹿食草如鹿呼吸風不於佛僧前
為於飲食故違佛作是說
佛告婆多梨聽汝檀越舍食半分食
餘者持來在寺而食時婆多梨猶故
不肯當尔之時佛制一食戒第二第
三亦如是請佛佛猶不肯即制戒婆
多梨即離佛去極生悔心而說偈言
我違佛所說云何舌不斷云何地不陷
我今無定心卒發如是語
同梵行者聞此偈已即欲請佛求哀
憐悔婆多梨復說偈言
我今懶重心求哀願得憐憇愧當何忍
舉自視世尊
諸比丘等語婆多梨言世尊若有煩
惱漏者汝可怖畏今佛世尊久斷諸
漏汝今何故畏難不去婆多梨復說
偈言

我疑自罪過如見淨滿月無瞋容貌勝
三寶慈哀願我今欲觀見慈悲為我說
偈言

大莊嚴論卷第九 第十張

四

大莊嚴論卷第九 第十三張

五

大莊嚴論卷第九 第十三張

六

走逐於狩象象既去後道從諸人始
到王所王即徐步還向軍中余時象師
尋逐象跡經於多日得象還軍時王
在大衆中象師乘象向於王所時王瞋
忿而作是言汝先言象調順可乘云
何以此狂象而欺於我象師合掌而

白王言此實調順王若不信我今當
現象調順之相使王得知余時象師
即燒鐵丸以著其前余時彼人語象
吞丸時王不聽語彼人言汝說調順
云何狂逸象師長跪合掌而白王言
如此狂逸非我所調王語之曰為是
何過非汝所調彼即白王象有貪欲
以病其心非我所治大王當知如此
之病杖捶鉤斬所不能治貪欲壞心
亦復如是即說偈言

欲為心毒箭不知從何生 因何得增廣
王聞貪欲不可治療語象師言此貪
欲病無能治耶象師答言此貪欲病
不可擁護捨而不治即說偈言
當作諸方便勤求斷欲法 不知其至趣
懷精勤退遲棄捨五所欲出家修苦行

云何可得滅

王聞貪欲不可斷故其生恠惑即
說偈言

無有能斷滅 如此欲怨者乃無有一人
能滅貪欲耶 人天中乃無能滅此欲乎

余時象師而答王言轉從他聞唯佛
世尊世界大師有大慈心一切衆生
悉皆如子身如真金大人之相以自
莊嚴有自然智知欲生起滅欲因緣
有無尋心悲愍一切時王聞佛大人
之聲即起合掌如華未敷於大衆前
發大誓願我以正法護於國土及捨

財施以此功德願我未來必得成佛
斷除衆生貪欲之患以何因緣而說
此事衆生不知欲因緣及對治故說
是修多羅

後次佛觀久後使得信心故不卒為
帝釋及梵天 無能解是者設入熾然火
及在大海中 不燃亦不爛 如此屍著汝
不乾不朽壞 所在隨逐沒無能救解者
栴檀首羅天 及以三天王毗沙門天王
乃至到梵天 如是諸天等雖復盡神力

為斷欲結故應精勤修道或有次心五欲
言道足自斷若干種作行望得遠離欲
如是等處處望拔欲根本欲林難可拔
人天阿修羅 夜叉鳩槃茶一切有生類
微細心欲羈繫經諸衆生迴轉有林中
無由能自拔

王聞貪欲不可斷故其生恠惑即說偈言
花鬘嚴飾具比丘所捨離死屍極臭穢
愛欲者厭惡佛子共捐力戰詳誰能勝
我今是佛子捨棄汝花鬘汝若有力者
除去汝死屍 大海濤波流無能禁制者
唯有鐵圍山水觸則迴返

余時魔王聞是語已欲去死屍雖盡
神力不能使去如蚊蟻子欲動須弥
山王雖復竭力亦不能動時魔波旬
不能却屍尋即飛去而說偈言
告我不能解 使餘諸天威德自在者
其亦必能解

余時尊者復說偈言

帝釋及梵天 無能解是者設入熾然火
及在大海中 不燃亦不爛 如此屍著汝
不乾不朽壞 所在隨逐沒無能救解者
栴檀首羅天 及以三天王毗沙門天王
乃至到梵天 如是諸天等雖復盡神力

余時梵天王見魔盡力不能却屍而告之言汝莫生惰慢即說偈言
十力之弟子以已神通力由汝輕掠故今故毀辱汝誰當有此力而為汝解者猶如大海潮無能制波浪辭如以藕系用以懸雪山雖盡我神力不能為汝脫我雖有大力不及彼沙門如似燈燭明不如大火乘火乘華復明不如日之光魔王聞斯偈已語梵天言我當依誰可脫此患梵天說偈以答魔言汝速疾向彼求哀而歸依神通樂名聞汝盡敗壞失如似人跌倒扶地還得起魔作是念如來弟子梵等勝天力無及者乃為諸梵之所推敬魔說偈言佛之弟子等梵王所尊敬況復如來德云何可估量我極作凶亂猶故忍悲愍而故不為我作諸憂惱事能忍護惜我何可得稱說我今始知佛真實大悲者體性極悲愍不生怨憎心身如金山王光明踰於日愚癡冥我心皆作惱亂事彼精進堅實未曾有虛語恒常見悲愍令我心不悅

余時欲界自在魔王而作是言遍觀三界無能解者我今唯還歸依尊者乃可得脫作是語已向尊者所五體投地頂礼足下作如是語大德我於菩提樹下乃至造作百種諸惱以亂於佛猶不苦我即說偈言

婆羅聚落中婆羅門村邑瞿曇來乞食

我今空鉢去即日不得食然不加毀我

我曾作惡牛并及毒蛇身五百車渴水

今佛不得飲皆知是我作不曾出惡言

我所作既少汝極毀辱我人天阿修羅

一切皆輕蔑毀我壞名稱以屍苦惱我

余時尊者告魔三言汝今不善惡物

云何聲聞比於世尊即說偈言

云何以革蔽用比於湧弭螢火之微明

以比於日光一掬之少水比方於大海

佛有大悲心聲聞無大悲如來以大悲

憇汝種種過我亦隨佛意欲生汝善根

余時魔王聞斯語已復說偈言

聽我說佛德福利威光盛彼之所有分

斷諸愛欲者忍辱不起避我以愚癡故

日日常觸惱如母愛一子

憂波瓈多語波旬言汝聽我語於如

憂波瓈多語波旬言汝聽我語於如

來所數作諸惡欲得洗除生諸善根

無過念佛世尊車上即說偈言

如是因緣故知佛見長遠未曾於汝所

生於不愛心彼第一智尊欲成汝信心

常發親愛語智者少生信便得涅槃樂

今我略為汝說法愚癡冥黑闇之過患

汝今生信故則為洗除盡

余時魔王身毛皆豎如波曇花種種

起觸惱猶如子作過父猶愛之心過

大地忍不曾見過責是彼仙中勝若

少信佛洗除前過時彼魔王在尊者

前念佛功德禮尊者足作如是言尊

者救我與我敬心汝當發心却我頭

懸我雖惱觸願起慈心為我除捨尊

者答言共汝作要後乃當脫魔言何

等是言要尊者答言汝從今日莫惱

比丘魔即白言我更不惱觸尊者言汝

之所知佛去百年始有我出即說偈言

三界之真濟我見彼法身不見金色身

無惱為我現示我佛形相我今極希望

愛於如來形

余時魔王語尊者言我亦作要誓言

汝若見形莫為卒札以一切種智慎莫

禮我我作佛相慎莫為札即說偈言
以謙敬念佛為我作札者則為燒滅我

我有何勢力能受離欲敬喻如伊蘭芽
為象鼻所押破壞無所任我若受敬者
其事亦如是

尊者答言我不歸命汝亦不負言是

魔復語尊者言待我湏臾間即入空
林中而說偈言

我先慈手羅現金熾盛身佛身不思議
我作如是形身現熾光明踰過於日月

悅樂衆人目明如飲甘露

尊者答言汝今為我如先好作魔答

言諾我今當作即為却屍介時魔王

即入空林現作佛形如作伎家種種

自莊嚴如來之色貌現於大人相能

生寂滅眼喻如新畫像當作開發時

在最於此林晝視無耽足圓光一尋

化作佛形舍利弗侍右目連覆左阿

難隨後執持佛鉢

尊者摩訶迦葉阿尼盧頭湏善提如
是等諸大聲聞千二百五十人侍佛

左右猶如半月現佛相貌向尊者優
波離多所尊者見佛相貌甚生歡喜

即從坐起觀佛升相咄哉惡無常無
有悲愍心妙色金山王云何而破壞

牟尼身如是為無常所摧滅余時尊

者作觀心其意欲擾亂我今實見佛

掌如蓮華而作如是言嗚呼盛妙色
不可具廣說即說偈言

面過蓮花敷目如青蓮葉身形殊華林

相好過於月甚深喻如海安住如須弥

威德過於日行過師子王眼瞬如牛王

色殊於真金

余時尊者倍生喜敬大喜充滿轉增

歡喜即說偈言

嗚呼清淨業獲是美妙報業緣之所得

非是現作業百千億劫中身口作渙行

修施及戒忍并禪與智慧決定作正行

以是自莊嚴衆人眼所愛清淨無垢穢

現是形相時怨家皆歡喜況我於今日

而當不愛敬

如是思憶唯作佛想不念於魔即從

坐起五體投地而為作札魔時即驚

作如是言大德何故違要尊者言作

何言要魔言先要莫札今何故札尊
者從地起即說偈言

眼所愛樂見擬心札於佛我今實不為
恭敬札汝足

余時魔王言汝五體投地為我作札
云何說言我不敬汝尊者語魔言我

不敬札汝亦不違言誓喻如以塗木

造作佛像世間人天皆共禮敬余時

不敬於塗木欲敬禮佛故我札佛色

像不為札魔形聞是語已還復本形

禮尊者足還昇天上以何因緣而說

此事諸大聲聞等欲使諸檀越普供

善衆僧今不所乏又令比丘亦聞法

奉行以是故應為四衆說法若欲讚

佛者應當作是說雖斷欲結使不覺

為作札

大莊嚴論經卷第九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指參三藏鳩摩羅什譯
馬鳴菩薩造

事

復非花葉莖
梅檀等諸香
和合能出是
我生怖有心而作如是言
由昔讚迦葉
便獲如是香
彼佛時已合
與新香無異
晝夜恒有香
未曾有斷絕

賢智乃能說
受身既以盡
獲於甘露迹
余時大王復問比丘讚佛功德其事
云何尔時比丘說偈言

我於大衆中讚佛實功德
由是因緣故

名稱滿十方
說佛諸善業
大衆聞歡喜

形貌皆熙怡
由前讚佛故
顏色有威光

說法得盡苦
彼如來所說
與諸修善者

作樂因緣故
得樂之果報
云何名之佛

說言有十力
諸有得此法
不為人所輕

況諸說法者
昇於法座上
讚立佛功德

降伏諸外道
以讚佛德故
獲於上妙身

便為諸人說
可樂之正道
以是因緣故

猶如秋滿月
為衆之所愛
讚歎佛實德

窮劫猶難盡
假使古消滅
終不中休廢

常作如是心
世世受生處
言說悉辦了

說佛自然智
增長衆智慧
以是因緣故

所生得勝智
說一切世間
皆是衆緣作

聞已獲諸善
由離諸惡故
生處離諸過
貪瞋我見等
如油注熱鐵
皆悉消盡盡
如此等諸事
何處不遇意
我以因緣箭
壞諸網弓
復已言辨父
思惟善說母
全時大王聞
斯偈已即起合掌而作
是言所說極妙善入我心王說偈言
惟有此香口無所有王語比丘願為
我說比丘微笑即說偈言
大地自在者今當為汝說此非沉水香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
第三張
七三

聞說我意解
數佛功德累 略而言說之
常應讚歎佛

以何因縁而說此事為說法者得大
果報諸有說法應生喜心

而當解慢我昔曾聞尊者摩訶迦葉入諸禪定解脫三昧欲使修福衆生下善種子獲福無量於其晨朝著佛所與僧伽梨衣而往乞食時有覩者即說偈言

讚歎彼勝者 著於如來衣 人天八部前
佛分座令坐

時佛亦復讚歎迦葉即說偈言

汝今修行善如月漸增長如空中動手無有障礙者身如清淨水無有諸塵翳佛常於衆前讚歎其功德乃至未來世彌勒成佛時亦復讚歎彼而告大衆言此是牟尼尊苦行之弟子具十二頭陀少欲知足中寂名為第一此名為迦葉

人天八部前讚歎其功德
余時帝釋見彼迦葉行步客裕遙於
宮殿合掌恭敬其婦舍之而問之言
汝今見誰恭敬如是余時帝釋即說

偶答

處於欲火中繫念常在前雖興金色燄同室無者心身依於禪定心意亦快樂入城聚落中而欲行乞食以智慧耕地壞破過惡草是名善福田所種果不虛

余時舍之以敬重心仰視帝之言汝最尊貴居放逸屢橫修於福德帝擇以偈答言

愛重尊敬我 畫夜憶念施 故我得如是
如得多伏藏 泉寶盈滿出

尊者迦葉到貧里苦樂受貧施舍。帝釋化作織師。貧窮老人舍之。亦化為老母。著弊壞衣。夫婦相隨坐息道。

邊余時尊者見彼夫婦弊衣下駁即
作是念世之窮下不過是等即至其
所欲往安慰織師疾起取草者鉢以
天湏施食滿鉢奉之余時尊者得是
食已內心生疑即說偈言

彼人極貧賤 飲食乃殊妙 此事可驚疑
極是顛倒相
說是偈已而作是念今當問誰湏自
觀察即說偈言

我是善種子斷除他人惑天人有所為
猶當為解釋况我今有疑云何當問他
說是曷已即以慧眼見是帝釋而作

是言嗚乎樂修福者方便求尊勝耶

能捨草勝相現形貧賤人羸悴極老力
衣此弊壞衣捨毗闐延堂化住息道邊
說此偈已尊者微笑復說偈言

我欲傳無相得麻履福業滅福已成就
何故作觸燒以食死於我具勝五妙欲
世尊久為汝斷除三惡道汝不知止是
方復未福業

余時帝釋還復精身在衆人前示尊者足而作是言尊者迦葉為何所作即說偈言

我見施獲報，獲得諸勝利，實業已廣大，倍生於信心。大德為何故而乃遽止我。余時帝釋重說偈言。

人聞說施者猶尚能布施况我見施報明了自證知父母及親友拔濟欲利益

無能及布施 非於生死苦 施報如形影
處處與安樂 生死喚難中 唯施相隨 逐
於雨風寒雪 唯施能安樂 如行喚惡路

資嚴悉具足施能為疲乏安隱之善乘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 第七張

事

三

嶮惡賊難處施即是善伴施除諸畏恐
衆救中取厚處於怨賊中施即是利劍
施為軍妙藥能除於重病行於不平處
用施以為杖

爾時帝釋說是偈已供養尊者還昇
天宮以何因緣而說是事智慧之人
明順施福欲使人勤修福業帝釋勝
人猶尚修福何況世人而不修施聲
聞之人帝釋供養況復世尊

復次雖少種善必當求佛少善求佛

猶如甘露是以應當盡心求佛我昔

曾聞有一人因緣力故發心出家欲

求解脫即詣僧坊值佛教化不在僧

坊被人念言世尊雖無我當往詣法

之大將舍利弗所時舍利弗觀彼因

緣過去世時少有厭惡修善根不既

觀察已乃不見有少許善根一身既

無乃至百千身中都無善根復觀一

劫又無善根乃至百千劫亦無善根

尊者舍利弗語被人言我不度汝彼

人復至餘比丘所比丘問言汝為向

誰求索出家被人善言我詣尊者舍

利弗所不肯度我諸比丘言舍利弗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 第八張

事

三

不肯度汝必有過患我等去何而當
度汝如是展轉詣諸比丘都不肯度
猶如病者大醫不治其餘小醫無能
治者既不稱願於坊門前泣淚而言
我何薄福無度我者四種姓中皆得
出家我造何惡獨不見度若不見度
我必當死即說偈言

猶如清淨水一切悉得飲乃至旃陀羅
各皆得出家如此佛法中而不容受我
我是不調順當用是治為

作是偈已爾時世尊以慈悲心欲教
化之如母愛子如行金山光映蔽日

到僧坊門即說偈言

一切種智身大悲以為體佛於三界中

覓諸受化子猶如牛求犧愛念無休息

爾時世尊清淨無垢如花開敷手光

熾盛掌有相輪網繡覆指以是妙手

摩彼人頭而告之言汝何故哭彼人

悲哀白世尊言我求出家諸比丘等

盡皆不聽由是涕泣世尊問言諸比

丘不聽誰遮於汝不聽出家即說偈言

時彼人者聞斯偈已白世尊言佛法
誰能知深淺

事

三

時彼人者聞斯偈已白世尊言佛法
大將舍利弗比丘智慧第一者不聽
我出家爾時世尊以深遠雷音慰彼
人言非舍利弗智刀所及我於無量
劫作難行苦行修習智慧我今為汝
即說偈言

子舍利弗者彼非一切智亦非解體性
不盡知中下彼識有限齊不能深解了
無有智能知微細之業報

爾時世尊告彼人言我今聽汝於佛
法中使汝出家我於法肆上求買汝於佛
信樂之人如法化度不令失時佛以柔軟妙相輪手牽彼人辟入僧坊中

佛於僧前告舍利弗以何緣故不聽
此子今出家耶舍利弗白佛言世尊
我不見彼有微善根佛即告舍利弗

勿作是語說是偈言

我觀此善根極為甚微細猶如山石沙

礫消則出金櫛定與智慧猶如雙蘿蔓

我以功力吹必出真妙金此人亦復尔

微善如彼金

爾時尊者舍利弗整鬚多羅僧偏袒

右肩跪又手向佛世尊而說偈言
諸論中賓勝唯願為我說智慧之大明
除滅諸黑闇彼人於久近而種此善根
為得何福田種子極速疾

佛告舍利弗汝今諦聽當為汝說彼
因極微非辟支佛所見境界乃往過
去有一貧人入阿練若山採取薪柴
為虎所逼以怖畏故稱南無佛以是

種子得解脫因即說偈言

唯見此稱佛以是為微細因是盡苦際
如是為善哉至心歸命佛必得至解脫
得是相似果更無有及者

余時婆伽婆即度彼人令得出家佛

自教化比丘心悟得羅漢果以是因

緣故於世尊所種少善根獲報無量

況復造立形像塔廟復次善根既熟

得解脫果由是之故宜應修善我昔

曾聞世尊學道為菩薩時苦行六年

日食一麻一米無所成辦又無利益時

彼菩薩以無所得便食百味乳糜時

五人等問菩薩言先修苦行尚無所

得况食乳糜而得道耶作是語已即

便捨去向波羅捺尔時世尊既成佛

已作是思惟何等衆生應先得度復
作是念唯彼五人有得道緣於我有
恩作是念已詣波羅捺至五人所即
說偈言

妙好之威光舉體具莊嚴獨行衆好備

冒廣相炳然晃曜威德滿目勝牛王眼

容儀極端整行如大象王趨詳獨一步

所作已成辦智行已滿足深智為天冠

解脫帛繫首二足人中尊法輪王取上

諸天作伎樂前後而導從雖復諸勝王

四兵以圓遶嚴駕不如佛獨遊於世界

譬如轉輪王象馬車兵衆天冠極微妙

帛蓋覆其上如大轉輪王福利衆悲備

未若佛莊嚴殊勝過於彼第一無等相

威德輪衆聖衆生觀容儀超絕過日光

人獸諸飛鳥瞻仰佛身相行走皆止住

時彼五人見佛光相威德具足智德

成辦不同於先五人不識時彼一人即
向四人而說偈言

誰出妙光明照曜林山谷猶如衆多日

從地而踊出光網明普滿照徹靡不周

猶如真金樓閣裝覆其上又似融真金

流散布於地陸行諸畜獸及以牛王等

即奪其二根不覺自往者佛行道路時
諸闍梨佛腳者七日晝夜樂取勝順道行
湛然不輕躁身體極柔軟躡空不履地
行步無疲倦

又有一人復向四人而說偈言

我見彼相貌心亦生疑惑為是誰威光
照曜過於日以彼光相故林木皆成金
時諸人等見佛來近乃相謂曰此人
乃是釋種童子毀敗苦行還以欲樂

恣養其身既捨苦行向我等邊即說
偈言

我等皆莫起慎莫為敬禮但當遙指授
語令彼處坐

佛既到已時諸人等不覺自起即說
偈言

面如淨滿月見之不覺起譬如似大海
月滿則潮生我等自然起猶如人扶挽

此皆佛威德自然使之亦如帝釋幢

餘天不能動帝釋自到時自然而獨立

我等亦如是佛至自然起 又如酥注火
火則速熾盛 我等見佛德速起疾彼火
無數劫以來摧伏於憍慢 舉體尊所重
師長及父母諸天及世人 鬼龍夜叉等
諸有見佛者無敢不敬禮 智者何足疑
應當善分別佛若舉下足 地亦從上下
諸山如輕草見佛皆傾動 時彼五人見佛即起皆共往迎有為
佛捉鉢敷坐取水之者又為佛洗足
者即說偈言

五人見善逝 親佛威德盛 其心皆歡喜
破壞本言要 三脚支濕罐 蹄視恐崩壞
皆受不語法 於十中亦半 余時世尊聞是偈已尋即微笑而告
之言汝等癡人云何即便破汝言要
佛就坐已恭敬立侍而作是言慧命
瞿曇佛無憎愛意慈心而說偈言
我今既得道 速離諸塵垢 汝等莫如常
應當起恭敬 辭如以泥木 而為作佛像
未得成就時 脚蹠而斲削 既得成就已
香花而敬礼 汝等亦應當除捨親友意
而當恭敬我 不應生輕慢 讀歎不生喜
毀罵亦不瞋 我今憐愍汝欲使得解脫

令得寂靜樂 獲諸利益事 癡愛瞋恚等
各自有相貌 謔刺出惡言 如以火坐瘡
我今住菩提 稱我為瞿曇 我雖無愛憎
應生恭敬相勿復出此言 謗毀語他人
時彼五人雖聞此語猶以世尊未得
菩提即說偈言

汝沒漏淤泥

汝何得悟道 辟如棄大船 而負於山石
欲度河難者 云何而可得

余時世尊知彼五人心著苦行以為
正道佛便為說離五欲故即為正道
以難行苦行亦為正道除於二邊為
說中道佛以慈為首說偈言

唯智能除去 無智愚障是故湏智慧
以護於身命 有命得智慧牀褥衣服等
飲食及湯藥 以此存身命 若無如上事
此則身命壞 以此護身命 堅持於禁戒

持戒得定慧 不修苦行得自餓斬食法
不必獲於道 身壞則命敗 命壞亦無身

毀戒無禪定 無禪亦無智 是故應護命
亦持於禁戒 由持禁戒故 則獲禪智慧
是故應遠離 苦惱壞法身 亦離諸五欲
不應深樂著 若樂著貪欲 則為毀禁戒
時尊者橋陳如得聞慧已欲入思慧

久思惟已即白佛言世尊捨於飲食及衆樂具乃更非是修道法耶尔時世尊即說偈言

佛告憍陳如汝應體信我若有所疑者隨事宜可問汝止疑網林我以智火焚時憍陳如聞說是已極為歡喜顏色怡悅即白佛言世尊唯願聽我說所疑事即說偈言

獸惡發足處甚為難苦行捨是難苦行而著於五欲比丘為云何而得離於欲爾時世尊告憍陳如言觀苦聖諦得背生死時憍陳如即從坐起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我猶未解願佛為我方便解說云何欲解脫而觀苦聖諦佛觀憍陳如已得聞思慧今當稱時節為說修慧法佛即為說轉法輪修多羅告比丘此苦聖諦昔所未曾聞我得正觀眼智明覺廣說如轉法輪經中所說問曰為憍陳如說法何悟法故問曰何以復言先所未曾聞法耶答曰為斷彼疑阿蘭迦蘭鬚頭藍弗等邊聞法得解為斷如是疑故

久思惟已即白佛言世尊捨於飲食及衆樂具乃更非是修道法耶尔時世尊即說偈言

是故說言我先未曾聞如今顯示現為已力中道說故若有人能修中道者不從他聞而能得解真諦之義佛為現四諦阿若憍陳如如應見諦順於中道見四真諦即得道果已歡喜涕淚從坐而起頂禮佛足即說偈言如狗患頭瘡蛆蟲所唼食良醫用油治既不識他恩反更向醫吠佛以禪定油熱以智威德除我結使虫我為無明盲不知為益已大悲故自來反更生觸惱一切諸天等尚應生供養於法自在者今聽我懺悔我先謂苦行獲一切種智愚癡盲曇故醫障生是心我今聞所說發除無智膜今始真實知自知非真法世尊亦世間趣向解脫道外道論少義莊嚴諸言辭所說辭美妙多新而詭偽欺誑於世間愚癡自經縛善逝言辭廣照了無不解

何故說是事為五比丘故除去於二邊修行於中道見諦成道果

復次衆生造業各受其報我昔曾聞有一貧人竹是思惟當詣天祠求於現世饒益財寶作是念已語其弟言

汝可勤作田作好為生計勿令家中有所乏短便將其弟往至田中此處可種胡麻此處可種大小麥此處可種禾并種大小豆亦種處已向天祠中為天祀弟子作大齋會香花供養香泥塗地晝夜礼拜求恩請福怖望現世增益財產尔時天神作是思惟觀彼貧人於先世中頗有布施功德因緣不若少有緣當設方便使有能益觀彼人已了無布施少許因緣復作是念彼人既無因緣而今精勤未請於我徒作勤苦將無有益復當怨我便化為弟來向祠中時兄語言汝何所種來復何為化弟白言我亦欲來求請天神使神歡喜求索衣食我雖不種以天神力田中稟麥自然足得兄責弟言何有田中不下種子望有收穫無有是事即說偈言

四海大地內及以一切處何有不下種而獲果實者

余時化弟質其兄言世間乃有不下種子不得果耶兄答弟言實余不種無果時彼天神還復本形即說偈言

汝今自說言不種無果實先身無施因云何今獲果汝今雖辛苦斷食供養我徒自作勤苦又復擾惱我何由能使汝現有饒益事若欲得財寶妻子及眷屬應當淨身口而作布施業不種獲福利日月及星宿不應照世界以照世間故當知由業緣天上諸天中亦各有差別福多感德盛福少歎威德是故知世間一切皆由業布施得財富持戒生天上若無布施緣感德都損減定慧得解脫此三所獲報十力之所說此種皆是因不應擾亂我是故應條業以求諸吉果復次種子得果非是吉力是故不應疑者吉相我昔曾聞有一比丘詣檀越家時彼檀越既置楊枝以用漱口又取牛黃用塗其額捉所吹貝戴於頂上捉毗勒果以手擎舉以著額上用為恭敬比丘見已而問之言汝以何故作如是事檀越答言我作吉相比丘問言汝作吉相有何福利檀越答言是大功德汝今試看所去吉相能使應死者不死應鞭撻者皆得解脫比丘微笑而作是言吉相若尔極

為善哉如是吉相為何從來為出何處檀越答言此牛黃者乃出於牛心肺之間比丘問言若牛黃者能為吉事云何彼牛而為人等繩拘穿鼻耕駕乘騎鞭撻錐刺種種極打飢渴疲乏耕駕不息檀越答言實有是事比丘問言彼牛有黃尚不自救受苦如是云何乃能令汝吉耶即說偈言牛黃全在心不能自救護況汝磨少許以塗額皮上云何能擁護汝宜善觀察時彼檀越思惟良久默不能答比丘又問此名何物白如雪圓為從何出以水浸漬吹乃出聲檀越答言名為貝因海而生比丘問言汝言貝者從海中出置捨陸地日暮苦惱經久乃死檀越答言實尔比丘語言此不為吉即說偈言

此果係樹生不能自全護有人撲取時枝葉隨墮落又採用作薪乾則用然火彼不能自救云何能護汝

余時檀越具聞所問而不能對白比丘言大德如上所問實無吉相我有所疑願為我說比丘答言隨汝所問我當說之時彼檀越以偈問言往古諸勝人合和說是吉然實觀察時都無有吉相云何相傳習橫說有是吉以何因緣故願為我解說

余時比丘答彼人言一切諸見於生皆有因緣本末即說偈言

往昔劫初時一切皆離欲後來欲事興雜欲入深林處林樂欲者還來即向家唱作如是言無欲無妻子不得生天上

多人說是語謂此語為實由信是語故

即使求索婦欲事既已廣迷牙自莊嚴

更共相誑惑遂復生憍慢憍慢男健者

為欲莊嚴故造作此吉書為人譏呵言

去何似婦女而作是莊嚴彼人作稱說

我乃作吉事非自為莊嚴牛苦負罪等

皆是莊嚴具由是因緣故吉事轉增廣

二因緣起皆由婦莊嚴愚人心憍慢

謂為實是吉

余時檀越聞說此偈衣毛皆豎即說

偈言人當近善友讚歎勝丈夫由彼勝人故
善分別好醜是故應柔順於諸世界中

佛語皆真實不永於長短亦不存勝負
所說有因緣事事有原本我今亦解了
福業皆是吉惡業中無吉吉與不吉等
皆從因果緣

余時比丘告檀越言善哉善哉汝是
善丈夫汝知正道即說偈言

一切諸世間皆由善惡業善惡生五道
業持衆生命業緣作日月白月十五日
黑月十五日惡業雖微細名為黑月初
善業名白月以業名白月以業分別故

業持衆生命業緣作日月白月十五日
黑月十五日惡業雖微細名為黑月初
善業名白月以業名白月以業分別故

是故有黑白諸有福業者不善皆成吉
猶如須弥山黑白皆金色諸無福業者

吉相為不吉如似大海水好惡皆誠味

一切諸世間皆從業緣有是故有智者

皆應離惡業遠離邪為吉勤修於善業

猶如種田者安置吉場上若不下種子

而獲果報者是則名為吉

何以故說是應常勤聽法以聽法故

能除愚癡心能別了於諸善惡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部監宗
勑彫造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一

馬鳴菩薩造

云

後秦龜茲三歲鳩度羅什譯

復次少智之人見佛相好猶發善心

况復智慧大德之人而當不發於善

心耶我昔曾聞佛在舍衛國時波斯

匿王請佛及僧於九十日夏坐安居

集諸牛群近佛精舍擎乳供佛時有

千婆羅門貪牛乳故共牧牛人行止

相隨時牧牛人聞婆羅門誦韋陀上

典悉皆通利善了分別或有婆羅門

但有空名實無知曉又有明知呢術

不解韋陀有明韋陀不知呢術余時

世尊於夏四月安居已訖於自恣時

王勑牧人今不須乳隨逐水草放汝

諸牛又勑之言汝若去時必往辭佛

佛若說法汝好著聽時彼牧人作如是

念佛世尊者是一切智為非是乎作

是念已向韋陀林誦世尊所

余時世尊大眾圍遠坐於樹下知牧

牛人來至林中即為牧牛人於身毛孔

出諸光明其光曜映蔽林野如融

金聚又如雨降注火中牧人視之無狀即生希有難見之想各相謂言此光明者如瞻菊花遍滿林中為是何光即說偈言
斯林甚嚴發光色忽改常移植此園耶暉赫如金樓亦如天帝幢其明過電光熾炎踰酥火或日月天子降遊此林間時牧牛者說此偈已向祇陀林至世尊所覩佛圓光如百千日三十二種大人之相炳著明了各皆歡喜生布有想各各讚歎即說偈言
釋種王子身端嚴甚輝妙威光極威熾觀之生歡悅身心皆快樂善哉寂淡泊湛然無畏懼略說其色相善無於種智世間皆傳說真實不虛妄咸言是佛陀無不離佛者憶持善於心口亦如是說粗略其首要不可具廣說惣說其要言是釋種中曰名實稱色像色像亦稱名相好及福利炳然而顯現猶如於衆寶羅列自嚴飾威德甚赫奕圓光滿一尋猶如真金山能棄衆人目樂觀不捨離衆人之所愛體是一切智如人叫喚

口唱如是言一切種智者今在此身中世間出種智必在於此中何有功德智不觀如此智知此妙身器真實能堪受功巧及盡素未嘗見是像終更不生疑言非一切智如此妙於客功德必滿足極有此妙形終不空無德應須決定解不應逐音聲

余時牧人作如是言我等應當用定解復作是念今我牧牛有何智力而用來了我等亦可決定解知云何可知又言我等雖復牧牛可分別知彼生王宮智能技術一切皆學不應知彼牧牛之法我今當問牧牛之事其必不知即說偈言

車陀與射術醫方及祠祀天文井聲論文筆根本論立天祀之論諸論之因本辭辯巧言論善學涅槃論求竟財利論清淨種姓論一切万物論十種名字論算數計校論圓塔博奕論原本書學論音樂偈伎論吹貝歌法論憲法笑法論欺辨及庠序舉動花勝論如是等諸論悉皆普通達按摩除痕等善別摩尼價三才別衣帛法綠色及端印機闡與胡勝

射術計合離又善知戒割刻雕成衆像文章興書盡無不悉通達又復善能知和香作花勝善知占夢法善知乘鳥音善知相男女善知鳥馬法又善知鼓音及以擊鼓法善知鬪戰法善知不鬪戰調馬作稍法善知跳躡法善知奔走法善知濟度法如是等諸法無事不明練如是諸勝衆智技能盡是王子之所通利若知此事是其所學是不為奇若知淺近凡庶所學牧牛之法當知真是一切智人於是牧人即問佛言幾法成就於牧牛法令牛增長佛告之曰成就十一法牛群增長得不損減若不知色又不知相不知早起及以拂拭不知覆蓋不知作烟不知大道法不知牛善行來歡喜法不知濟度處不知好放牧處不善知掣乳留遺餘法不善料理牛主盜法若不善知如是法者不名為解牧牛之法若知此法名為善解時諸牧人聞斯語已皆生歡喜而作是言我等宿老放牛之人尚所不知況我等輩而能得知此十一法是故當知如來世尊具

大藏經卷第十一 第三號

大藏經卷第十一 第六號

一切智諸波牛人心生信解求佛出家佛即為說有十一法比丘應學如修多羅中廣說復次不求供養及與恭敬如是大人唯求持行我昔曾聞如來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九十日中夏安居訖世尊欲去須達多即請世尊在此而住尔時如來不受其請毗舍佉鹿子母諸優婆夷等亦求請佛如來不許舍衛國中優婆塞等并諸宿舊大目鉢相亦求請佛迦毗梨王諸兄弟等并祇陀諸王子波斯匿王等亦求請佛尔時世尊各皆不許尔時須達多以佛不許不果所願還謂家中憂惱涕泣如來往昔為菩薩時詣迦蘭鬱頭藍弗所彼諸徒衆與佛別時生大苦惱况須達多是於真諦是佛優婆塞奉事已久與世尊別而當不悲惱耶如本行中廣說時須達多婢字福梨伽從外持水來入至須達所以已持水置大器中倒水未訖見長者悲涕以瓶置地白長者言以何因緣而悲涕耶時長者須達多答婢言世尊欲詣餘方諸大長

者國王大臣各各求請皆不欲住故我悲涕婢白長者言不能請佛住於國耶長者語言我等盡力勸請及城中諸人諸勝婆羅門等咸皆勸請之亦不受諸王大臣勸請如來皆恚疾極不能使住世間真濟今必欲去以憇慕故憂惱不樂長者語福梨迦言非獨於我生於憂苦舍衛國人患亦不樂即說偈言

舍衛國內人老少及男女皆患生憂惱

喻如月蝕時人人皆憂懼或應共求請

尔時福梨伽聞斯偈已顏色怡悅心

懷歡喜白長者言應作歡悅莫生憂

惱我能請佛使住於國時須達多即

語婢言此國王等及與諸人勸請如

來不能使住汝今自言我能請佛使

住國者不信汝詎時福梨伽答言我

今必能爾時須達聞福梨伽所說心

及高勝帝釋我隨身負窮海波浪諸苦中

沉溺無窮已常聞苦惱聲世尊應愍傷

拯拔貧惡焦我今深敬信衆中堅勝者

大悲應證知大地及虛空一切世界中

皆悉而知見無有不了者唯佛具足眼

言我無餘力世尊自有大悲之心即

說偈言

依止種智住悲如母念捨求覓受化子心無有疲狀衆生憂深有如來常欲拔

喻如母失擯求覓得乃住我捉大悲衣其必能便還佛不取種族富貴及端正財色與好惡唯觀增上信善根成熟者若見此衆生悲愍而濟拔我今若留佛國內諸人民咸皆生歡喜尔時福梨伽資水衣濕猶未得乾即與徒伴徑詣祇洹時彼國王及大眾等悉在祇洹是時大衆開邊道路使福梨伽得至佛所本種善根皆悉開敷高聲請佛而說偈言

國王及大臣刹利婆羅門一切諸勝人無不供養佛我今心願樂亦復欲供養今欲求請佛世尊願垂聽雖知諸勝人勸請於世尊如來大慈悲應當受我請世尊心平等悉無有高下極賤卑下人及高勝帝釋我隨身負窮海波浪諸苦中沉溺無窮已常聞苦惱聲世尊應愍傷拯拔貧惡焦我今深敬信衆中堅勝者大悲應證知大地及虛空一切世界中皆悉而知見無有不了者唯佛具足眼一切無不知今我無供養請佛及衆僧唯有信受解此身非已有屬他不自由不得隨從佛唯願受我請佛若遠去者

我心如狂醉。色身已供養。佛若住此者。我得敬法身。佛所說法者。我志能受行。善哉。唯願住。速與我言教。貴賤等無真。衆生中堅實。一切世間共。不請之親友。網縛皆覆指。相輪莊嚴手。一切皆恐怖。佛以手安慰。誰有上大悲。慈滿世間。皆是真濟聲。六師稱種智。先已調伏之。誰能大衆前。無畏師子吼。名聞遍三界。動搖行住者。世界盡聞知。誰有無缺失。唯佛世尊能。善哉願和悅。歸依三寶心。猶如積念母。為諸衆生故。極作難苦行。疲勞來至此。說於八正路。開示甘露道。人雄堪作器。

余時福梨伽善根已熟。佛婆伽婆出。梵音聲以偈告福梨伽曰。汝既善方便。能令我選住。汝以言辭鉤。能制諸龍為汝有堅固志。度量極寬廣。能以精勤心。求諸使。我住。我今當云何。不受於汝。請若遇觀汝心。猶應當來赴。況今見汝身。而當捨棄去。我不為財利。富貴及名稱。以汝堅實心。我當久住此。觀汝清淨心。猶如賢勝馬。莊嚴具鞍轡。誰不乘遊巡。我為衆多人。為作解脫因。

是故捨離家。不為利養取。猶如大龍鳥。以無用繫之。利養亦如是。不能禁制我。我本慶胎時。在彼暗冥中。猶思益衆生。況今成正覺。苦行積無量。猶恒自乾燒。不為諸衆生。我應入涅槃。為欲度衆生。是以住於世。我為諸衆生。投巖及赴火。我為化彼故。不避諸苦惱。亦不諱疲倦。為滿福梨伽。故復還止住。福梨伽應知。我今滿汝願。我為化衆生。捨是毒蛇聚。我為福伽住。舍衛城衆生。皆生希有想。各唱如是言。嗚呼佛希有。不受國王語。亦不為大目。不為國城人。亦不為女人。柔軟微妙語。佛為教化者。見此善心故。即便為止住。一切行住者。知佛為福伽。是故為止住。不為諸利養。名利及財賄。佛無諸結使。為於受化者。行止及坐卧。常觀諸衆生。為於衆生故。應行。即便行。應住。尋止住。

復次護持禁戒。捨身命。終不毀犯。我昔曾聞有一比丘。次第乞食至穿珠家。立於門外時。彼珠師為於國王。穿摩尼珠。比丘衣色往映。彼珠其色紅赤。彼穿珠師即入其舍。為比丘取。經作如是說。智者共異思。雖復同其事。

大正藏論卷第十二 第二張

君

大正藏論卷第十二 第二張

呂

終不從彼惡。善人能棄惡。如我飲水乳。我今捨身命。為此捨命故。緣我護戒因。

用成解脫道。

余時穿珠師聞斯偈故語比丘言。還我珠來。若不見還。汝徒受苦。終不相置。比丘答言。誰得汝珠。嘿然而立。珠師語言。更無餘人。誰偷此珠。時彼珠師即閉門戶。語比丘言。汝於今日好自堅持。比丘尋即四向顧望。無可恃怙。如虛入圓。莫知所趣。比丘無救。亦復如是。

余時比丘即自綏身。端正衣服。彼人又復語比丘言。汝今將欲與我聞耶。比丘答言。不共汝聞。我自共彼結使賊闖。所以余者。恐於打時。身形現故。我等比立。設使困苦臨終之時。猶常以衣用自覆護。不露形體。余時比丘復說偈言。

世尊具慇懃。

我今隨順學。乃至命盡時。

終不露形體。

時彼珠師語比丘言。頗有不惜身命者耶。比丘答言。我出家法。至於解脫。

常護身命。雖處險難。而全身令今。我亦莫燒我。比丘答言。我實不取珠。

支定捨於此身。使出家衆稱美我。石即說偈言。

我捨身命時。墮地如乾薪。當使人稱美為能捨身。亦使於後人。皆生愛苦惱。

而捨如此身。聞者勤精進。修行於直道。堅持諸禁戒。有使毀禁者。願樂於持戒。余時珠師語比丘言。汝向所說詔曲不實。復欲使人稱其美名。比丘答言。汝謂我今著染衣。有虛妄耶。何故現美。不為詔曲。自歡喜耳。亦不使人稱歎。我名欲使世尊知我至心。即說偈言。

大仙之弟子。為持禁戒故。捨於難捨命。使諸世間人。於諸出家者。生未曾有想。今雖未生想。將來必當生。

時珠師執縛比丘。而加打棒。問比丘言。珠在何處。還我珠來。比丘答言。我不得珠。珠師涕泣。心生悔恨。又以玉珠益以告惱。即說偈言。

咄哉此貧窮。我知善惡業。生於悔恨心。咄哉此貧窮。由貧故造惡。

時穿珠師。即便涕泣。頂禮比丘足。而

白之。言賜我歡喜。還與我珠。汝莫自

得珠。更復瞋打時。彼比丘兩手。并頭並被繫縛。四向願望。莫知所告。必空受死時。彼比丘而作是念。生死受苦。皆應如是。應當堅持。無犯戒律。若當毀戒。受地獄罪。有過今苦。即說偈言。

當念一切智。大悲為體者。是我尊重師。當憶佛所告。富那迦之言。又復當憶念林間忍辱仙。割截於手腳。并剝其耳鼻。不生瞋恚心。比丘應當憶。修多羅中說佛。告於比丘。若以鐵鋸解。支節手足等。不應起惡心。但當專念佛。應當念出家及憶諸禁戒。我於過去世。姪盜捨身命。林間忍辱仙。割截於手腳。并剝其耳鼻。不生瞋恚心。比丘應當憶。修多羅中說佛。告於比丘。若以鐵鋸解。支節手足等。不應起惡心。但當專念佛。應當念出家及憶諸禁戒。我於過去世。姪盜捨身命。如是不可數。羊鹿及六畜。捨身不可計。彼時虛受苦。為戒捨身命。勝於毀禁生假欲。自擔護。會歸終當滅。不如為持戒。為他護身命。捨此危脆身。以求解脫命。雖俱捨身命。有具功德者。有無所得者。智者護身命。名稱具功德。愚者捨身命。徒喪無所獲。

我雖打撲汝極大生苦惱憶王責我珠復欲苦治汝今汝捨是苦亦使我難惡汝是出家人應斷於貪欲宜捨貪愛心還當與我珠

比丘微笑而說偈言

我雖有貪心終不利此珠汝當聽我說

我今貪名稱智者所歎羨亦貪於禁戒

及以解脫法家是我所貪甘露之道跡

於波摩尼珠實無貪利心我者冀揚衣

乞食以為業住止於樹下以此我為足

以何因緣故乃當作偷賊汝宜善觀察

穿珠師語比丘言何用多語遂加繫縛

倍更過打以繩急絞耳眼口鼻盡皆

血出時彼撲者即來飲血珠師瞋忿

打撲即死比丘問言此撲活今我命未絕

答言撲今死活何足故問時彼比丘

即向撲所見撲既死涕泣不樂即說

偈言

我受諸苦惱望使此撲活今我命未絕

撲在我前死我護汝命受是極辛苦

何意汝先死我果報不成

穿珠師問比丘言撲今於汝竟有何

親愁惱乃余比丘答言不滿我願所

以不樂我先作心望代撲命今此撲死願不滿足珠師問言欲作何願比丘答言佛作菩薩時為衆生故割截手足不惜身命我欲學彼即說偈言

菩薩往昔時捨身以質鵠我亦作是意捨命欲代撲我得取勝心欲全此撲命由汝煞我故心願不滿足

珠師問言汝作是語我猶不解汝當為我廣說所由尔時比丘說偈言我者赤色衣映珠似肉色此撲謂是肉即便吞食之我受此苦惱為護汝故遍切甚苦惱

望使得全命一切諸世間

佛皆生子想都無功德者佛亦生悲愍

瞿曇是我師士何害於物我是彼弟子

云何能作害

時彼珠師聞是偈已即開撲腹而還得珠即舉聲大語比丘言汝護撲命

不惜於身使我造此非法之事即說偈言

汝藏功德事如以灰覆火我以愚癡故

燒燬數百身汝於佛標相極為甚相稱

我以愚癡故不能善觀察為癡火所燒

願當暫留住少聽我懺悔猶如脚跌者

扶地還得起待我得少供時彼珠師又手合掌向於比丘重說偈言

南無清淨行南無堅持戒這是極苦難不作毀敗行不遇如是惡持戒非希有

要當值此苦能持禁戒者是則名為難為撲身受苦不免於禁戒此事實難有時穿珠師既懺悔已即遣比丘還歸所止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一

癸卯歲高麗國公司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二

馬鳴菩薩造

君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二

第三段

君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釋

說偈言

大莊嚴論卷第十二 第四張

割於自己肉而用與彼鷹乃至捨己身當護恐怖命

余時大王說是偈已便語鷹言汝食我肉為得活不鷹言可余願王秤量身肉使與鷹等而以與我余乃食之余時大王聞是語已心生歡喜即語侍人速取秤來以割我肉貿此鷹身今正是我大吉會日云何是吉會即說偈言

老病所住處危脆甚臭穢久應為法故捨此賤穢肉

時王侍人奉勑取秤余時大王雖見秤來都無愁色即出其股脾白滑澤如多羅菜喚一侍人即說偈言

汝今以利刀割取我股肉汝但順我語莫生疑畏想不作難苦行不得一切智一切種智者三界中事勝菩提以輕緣是言願見愍恕我不能作我常受王供給使令何忍以刀割王股肉即說偈言

王是救濟者我設割王肉我身及與刀

應疾當墮落

大莊嚴論卷第十二 第四張

說偈言

余時大王手自捉刀欲割股肉輔相大目號泣諫諍不能令止城內諸人亦各勸請不隨其語割於股肉親近諸人亦各返頭不忍見之婆羅門各掩其目不忍能觀宮中姝女舉聲悲哭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羅堅那羅摩睺羅伽等在虛空中各相謂言如此之事信未曾有余時大王身體軟弱生長王宮未曾遭苦舉身毒痛迷悶殞絕而自勸喻即說偈言

咄心應堅住如此微小苦何故刀迷悶汝觀諸世間百千苦逼無歸無投護無有覆育者患不得自在唯有汝心者當為作殺濟何故不自責橫生苦惱想釋提桓因作是念今此大王所為甚苦心能定不即欲試之作如是言汝今苦痛甚難可忍何不罷休受惱乃余汝今以足不湏作是放鷹使去苦

時彼大王割身肉盡骨節相拄猶如諸人不忍使見時王語言恣意使看盡像在於雨中毀滅難見余時大王作是唱言我今捨身不為財寶不為欲樂不為妻子亦不為宗親眷屬乃求一切種智殺拔衆生即說偈言

天人阿脩羅乾闥婆夜叉龍及鬼神等意於苦惱衆倍生慈悲作是念已即

大莊嚴論卷第十二

第

太上經論卷第十二

第

一切衆生類有見我身者

皆

今

不

退

轉

為貪智慧故苦毒割此身欲求種智者

應當堅慈心若不取著者是則捨菩提

余時大王不惜身命即登秤上時諸

大地六種震動猶如草葉隨波震蕩

諸天空中歎未曾有唱言善哉善哉

真名精進志心堅固即說偈言

我護彼命故自割已身肉純善懷慈悲

執志不動轉一切諸天人皆生希有想

余時化鷹歎未曾有彼心堅實不久

成佛一切衆生將有恃怙釋復本形

在大王前語毗首羯磨還復余身我

等今當共設供養而此菩薩志力堅

固猶湏彌山處於大海終無動搖菩

薩之心亦復如是即說偈言

我等應供養勇猛精進者今當共起發

讚歎今增長諸有留難苦應當共遮止

與其作伴黨修行久堅固安住大悲地

一切種智樹萌芽始欲現智者應擁護

毗首羯磨語釋提桓因言今大王於

憂惄耶余時大王以偈答言
 此身歸捨棄猶如彼木石會捨與禽獸
 火燒地中朽以此無益身而求大利益
 應當極歡喜終無憂悔心誰有智慧者
 以此危脆身博貿堅牢法而當不欣慶
 余時帝釋語大王言此語難信又如
 此事實未曾有誰可信者大王答言
 我自知心世有大仙能觀察者必知
 我心實無返異帝釋語言沒作實語
 余時大王作是誓言若我今者心無
 悔恨當使此身還復如故余時大王
 觀已所割身肉之處即說偈言
 我割身肉時心不存苦樂无瞋亦無憂
 無有不喜心此事若實者身當復如故
 速成菩提道授於衆生苦
 說是偈已余時大王所割身肉還復
 如故即說偈言
 諸山及大地一切皆震動樹木及大海
 涌沒不自停猶如恐怖者戰掉不自寧
 諸天作音樂空中雨香花鍾鼓等衆音
 同時俱發聲天人音樂等一切皆作唱
 衆生皆擾動大海亦出聲天雨細末香
 粉皆滿諸道花於虛空中遲遲下不同
 雖至諸天女散花滿地中若干種綠色

金寶校飾衣從天如雨墮天衣諸縫縕
 相觸而出聲諸人星舍中寶器自發出
 庄嚴於舍宅自然出聲音猶如天伎樂
 諸方無量臂四面皆清明微風吹香氣
 河流靜無聲夜叉渴仰法增長倍慶仰
 讀歎出是言不久得成佛度於誓願海
 不久成正覺歌詠而讚譽內心極歡喜
 諸勝輒聞婆歌頌作音樂美音輕重聲
 讀歎出是言不久得成佛度於誓願海
 速疾到吉處果願已成就憶念度脫我
 時彼帝釋共毗首羯磨供養菩薩已
 還于天宮
 復次應近善知識近善知識者結使
 煙熾能得消滅我昔曾聞素毗羅王
 太子名婆羅那時王崩背太子婆羅
 那不肯紹繼捨位與弟詣迦旃延所
 求索出家既出家已隨尊者迦旃延詣
 巴樹提王國在彼林中住止巴樹提王
 將諸宮人往詣彼林中眠息樹下彼
 尊者婆羅那乞食迺還坐靜樹下時
 諸宮人性好華蔓詣於林中遍行求
 覓婆羅那比丘咸年出家極為端正
 余時宮人見彼比丘年既少壯容貌
 殊特生希有想而作是言佛法之中

乃有是人出家學道即達邊坐時巴

難婆羅那徒難得出亦復如是張目

汝身既苦厄云何生愁恨莫起瞋恚鞭

右盡各四散求覓不得王即自求所

樹提王既眠寤已顧瞻宮人及諸左

法即說偈言

雖著弊白衣不如口辯說千舌圓遙生

愛敬其客貌

余時彼王以瞋心故語比丘言汝得

罪漢耶答言不得汝得阿那含耶答

言不得汝得須陀洹耶答言不得汝

得初禪二禪乃至四禪耶答言不得

余時彼王聞是語已甚大忿怒語尊

者言汝非離欲人何緣與此宮人共

坐即勒左右執此比丘剥脫衣服唯

留內衣以棘刺杖用打比丘時宮人

等涕泣白王彼尊者無有罪過云何

過打乃至如是王聞是語倍增瞋忿

過打甚而尊者先是王子身形

柔軟不更苦痛舉體血流言人觀之

莫不涕淚尊者娑羅那更是過打達

命無幾問絕辟地良久乃蘇身體遍

破如狗剗齒破如有人擊地所吸已

入於口實難可免設還出口取活亦

難婆羅那徒難得出亦復如是張目恐怖又懼更打舉身血流不能著衣抱衣而走四望顧視猶恐有人復來捉已同梵行者見是事已即說偈言誰無悲愍心打毀此比丘云何出家所而生勇健想云何都不忍生此殘害心無過橫加害實是無理人出家捨榮貴單獨無勢力衣鉢以自隨不畜盈長物是何殘害人毀打乃如是

諸同學等扶接捉手詣尊者迦旃延所見娑羅那舉聲涕哭生於獸惡而說偈言

如彼闍浮果赤白青班駁亦有赤紫麁血流麁麁出誰取汝身體使作如是色余時比丘娑羅那以已身破血流之處指示尊者即說偈言如我無殺護單子乞自活自省無過患說是偈已即以三衣與同梵行者涕泣哽咽札和上足辭欲還家復說偈言和上當聽我懺悔除罪過我今必向家心怠無願樂於出家法中不得滅此怨時彼和上於修多羅義中善能分別寂為第一辯辯樂說亦為第一而告之言汝今不應作如斯事所以者何此身不堅會歸盡滅是故汝今不應為身遠遠佛法應當觀察無常不淨即說偈言

此身不清淨九孔恒流汗臭穢甚可惡

乃是眾苦器是身極鄙陋陋離落之所聚
若少張觸時生於大苦惱汝意迷者此
殊非智慧理應捨下劣志如來所說偈
汝今宜憶持心憇瞋惱時能自禁制者
猶如以鞚勒禁制於惡馬禁制名善乘
不制名放逸居家名牢繫出家為解縛
汝既得解脫返還求枷鎖牢繫閑處
瞋是內怨賊汝莫隨順瞋為瞋所禁制
佛以是緣故讚於多聞者仙聖中之王
汝當隨彼語今當憶多聞莫逐於瞋恚
苦以鐵鋸解身體及支節佛為富那等
所可宣說者汝宜念多聞如是等言語
當憶舍利弗說五不惱法汝當善觀察
世間之八法汝宜深校計瞋恚之過惡
應當自觀察出家之標相心與相應
為不相應耶比丘之法者從他乞自活
云何食信施而生重瞋恚他食在腹中
云何生瞋恚而為信施之所消滅耶
汝欲行法者不應起瞋恚自言行法人
為眾作法則而起瞋恚者是所不應作
瞋忿惱其心而口出惡言智人所譏呵
是故不應為諸有出家者應當具三事
調順於比丘五辱不起瞋決定持禁戒

實語不妄說善解於身辱不宜生瞋恚
沙門稱願者不願出西言應者柔和軟
抽劍者抱上比丘器衣服一切與俗異
瞋分心同白衣是所未應作麁言同俗人
云何名比丘剃髮除節好自卑行乞食
作是卑下相不斷於惱惱若欲省惱惱
應棄穢惡心速求於解脫身如彼射的
有的箭則中有身衆苦加無身則無苦
如似開遲門擊鼓者其側有人徒遠來
疲極欲睡眠至門皆打鼓未曾有休息
此人不得眠瞋於擊鼓者彼共多人爭
後患其根本此本乃是鼓都非衆人過
即起研破鼓乃得安隱眠比丘身如鼓
為樂故出家致重繩毒草皆能折鼓人
應觀其元本乃是陰界聚破壞陰界苦
安隱涅槃眠

何故欲殺怨家一切有生皆歸於死
何須汝害生必有死無有難如似
日出必當滅沒體性是死何須加害
汝設害彼有何利樂汝名持戒欲加
毀人於未來世必得重報受苦無量
此報亦尔何須加毀彼王毀汝汝起
復獲苦報先當害瞋云何傷彼若於
利那起瞋恚者逼惱身心我今為汝
說如是法當聽是喻如指然火欲以
燒他未能害彼自受苦惱瞋恚亦尔
欲害他人自受楚毒身如乾薪瞋恚
如火未能燒他自身焦然徒起瞋心
欲害於彼或能不能自害之事定
成就尔時婆羅那嘿然而聽和上所
說法要同梵行者咸生歡喜各相謂
言彼聽和上所說法要必不罷道婆
羅那心懷不忍高聲而言無心之人
猶不能忍如斯之事兄我有心而能
堪任婆羅那說偈言
電光流虛空猶如金馬鞭虛空無情物
猶出雷音聲我今是王子與彼未有異
云何能堪忍而當不加報

大莊嚴論卷第十二 第十六集 吾三
說是偈已白和上言所說實爾然我

今者心堅如石滯水不入我見皮破血
流在外便生瞋恚惱慳之心我不求

請亦非彼奴亦非庸作不是彼民我不

不作賊不中陷人不鬪亂王為以何

過而見加設彼居王位謂已有力我

今窮下人各有相我自乞食坐空林

中橫加毀害我當使如已之比不敢

毀害我當報是不使妄眼我是差人

橫加毀辱我今報彼當令受苦過我

今日使凶橫者不敢加惡作是語已

於和上前長跪白言為我捨戒余時

同師及諸共學同梵行者舉聲大咤

汝今慎莫捨於佛法即說偈言

尊者迦旃延語衆人言汝心以定汝
等捨去當為汝治諸比丘等既去之
後尊者迦旃延摩娑羅部頂而作是
言汝審去耶白言和上我今必去迦
旃延言汝但一夜在此間宿明日可
去莫急捨戒答言可爾我今最後用
和上語今夜當於和上邊宿明日捨
戒當還家居取於王位與巴樹提共
相抗衡和上足邊以草為敷於其上
宿時迦旃延以神足力令其重眠夢
向本國捨戒還家居於王位集於四
兵往向巴樹提時巴樹提亦集四兵
共其聞戰婆羅部軍士皆破壞擒獲
羅部拘執將去巴樹提言此是惡人
可將殺去於其頸上繫枷羅毗羅鳥
憇脣搖作惡聲今衆人侍衛器仗圍
遶持至塚間於其中路見迦旃延執
持衣鉢入城乞食涕泣墮淚向於和
上而說偈言

云何於衆中獨自而捨去退於佛禁戒
云何作是惡云佛非我師比丘至汝家
云何不慚愧汝初受戒時誓能盡形持
云何無忠信而欲捨梵行執鉢持袈裟
乞食以久長著鉢捉刀杖方欲入戰陣
王鞭毆汝身棄捨沙門法不憚忍辱仙
割截於手足彼獨是出家汝非出家耶

不用師長教瞋恚惱體今至樹下

大莊嚴論卷第十二 第十七集
毀敗於佛法我今趣死去衆刃圍逼我
如鹿在圍中我今亦如是不見間浮提
而便失心耶

彼獨自知法汝不知法耶彼極拔截則
猶生慈愍心堅持心不亂汝今為杖撲
尊者迦旃延語衆人言汝心以定汝
等捨去當為汝治諸比丘等既去之
後尊者迦旃延摩娑羅部頂而作是
言汝審去耶白言和上我今必去迦
旃延言汝但一夜在此間宿明日可
去莫急捨戒答言可爾我今最後用
和上語今夜當於和上邊宿明日捨
戒當還家居取於王位與巴樹提共
相抗衡和上足邊以草為敷於其上
宿時迦旃延以神足力令其重眠夢
向本國捨戒還家居於王位集於四
兵往向巴樹提時巴樹提亦集四兵
共其聞戰婆羅部軍士皆破壞擒獲
羅部拘執將去巴樹提言此是惡人
可將殺去於其頸上繫枷羅毗羅鳥
憇脣搖作惡聲今衆人侍衛器仗圍
遶持至塚間於其中路見迦旃延執
持衣鉢入城乞食涕泣墮淚向於和
上而說偈言

云何於衆中獨自而捨去退於佛禁戒
云何作是惡云佛非我師比丘至汝家
云何不慚愧汝初受戒時誓能盡形持
云何無忠信而欲捨梵行執鉢持袈裟
乞食以久長著鉢捉刀杖方欲入戰陣
王鞭毆汝身棄捨沙門法不憚忍辱仙
割截於手足彼獨是出家汝非出家耶
不用師長教瞋恚惱體今至樹下

婆羅那巴樹提臘志之毒藥消滅無
遺餘是故有智者應近善知識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二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三

馬鳴菩薩造

君

後秦龜茲三藏鳴摩羅什譯

復次供養佛塔功德甚大是故應當勤心供養我昔曾聞波斯匿王往詣佛所頂礼佛足聞有異香殊於天香以聞此香四向顧視莫知所在即白世尊為誰香耶佛告王曰汝今欲知此香處耶王即白言唯然欲聞尔時世尊以手指地即有骨現如赤栴檀長於五丈如來語王所聞香者從此骨出時波斯匿王即白佛言以何因緣有此骨香佛告王曰宜善諦聽佛言過去有佛号迦葉波佛世尊化緣已訖入於涅槃尔時彼王名曰伽翅取佛舍利造七寶塔高廣二由旬又勅國內諸有化者不聽餘用盡皆持往供養彼塔時彼國中有長者子與婬女通專念欲事情不能離一切諸花盡在佛塔為欲所盲即入迦葉佛塔盜取一花持與婬女時長者子知佛功德為欲所狂造此非法即生

悔恨婬欲情息既至明日生於歌惡婬女即時悔熱身遍生瘡初如芥子後轉增長無有空處即說偈言我今作不善違犯諸佛教捨離於慾罣是則無敬心違於善逝語非是佛弟子一切諸人民不敢違王教然我獨毀犯國制及信法我今無羞耻實同彼禽獸福田中取勝不過世尊塔然我愚癡故盜花為鄙事云何此手臂即時不墮落又復此大地云何不陷沒而能載於我惟哉欲所燒焚滅諸善行為欲所迷惑入於闇數中為結賊所劫今我為欲使不觀其果報盜花以自嚴久受地獄苦倍生悔恨心其身轉煥然尔時彼人身所生瘡尋即壞破甚為癩是時彼人父母兄弟皆未曉視即與冷藥療治其病病更增劇復命良醫而重許之云湏牛頭栴檀用塗身體尔乃可愈時彼父母即以貴價買牛頭栴檀用金子身遂增無除尔時彼人涕泣驚懼白父母言徒作勤苦然子此病從心而起非是身患父

告子言云何心病子即用偈以答父言
鄙棄成可耻不宜向父說然今病所因

是以離慚愧盜取尊塔花待用與婦女

已作斯惡事後還得悔心盡則欲日炎

夜即得悟心若蒙悔過者喻如冷水澆

我今身心熱後受地獄苦猶如腐朽樹

火從其內然我今亦如是心火從內發

令水優尸羅青蓮真珠寶瞿麥摩羅等

及與諸栴檀若用如是等塗於外身體

終不能得老憂熱從內起應當用塗心

塗身將何益將我詣塔中為我設供養

此病必除愈父母及兄弟即共舉其牀

專念迦葉如來三藐三菩提涕泣益

目以已所持栴檀之香悲哀向塔而

說偈言大悲救苦厄常說衆善事我為欲迷惑

盲冥無所見我於真淨所造作諸過惡

塔如須弥山我癡故毀犯現得惡名稱

後生墮惡道不觀佛功德今受此惡報

即以得現果後必受熱惱明者以慧眼離苦除諸欲我今懷憂愁誠心歸命佛

諸所造過患願當拔濟我如人跌傾倒

依地而得起余時父母及諸眷屬讚言善哉善哉汝今乃能作是讚歎唯佛世尊能除汝病即說偈言汝今於佛所應生信解心唯佛大功德乃能拔汝汝譬如入大海船破失財寶身既不沉沒復還獲財利時長者子諸親既觀斗倉壞爛是穢默惡生死即以花香塗香末香用然齋迦葉佛塔復以牛頭栴檀以塗佛身身倉漸美發歡喜心熱患盡愈余時長者子以得現報生歡喜心知其罪滅即說偈言如來一切智解脫諸結使迦葉三佛陀能濟諸衆生佛是衆生父為於諸世界而作不請友唯有佛世尊能有此悲心我今於佛所造作大過惡願聽我懺悔內心發誓願唯垂聽我說為欲所逼迫失音作諸惡使我離愛欲及以結使怨諸根不調順猶如龍戾馬願莫造惡行常懷寂滅迹以牛頭栴檀供養於佛塔

彼長者子於後命終生於天上或處人中身常有香身體支節皆有相好父母立字號曰香身余時香身厭惡界求索出家得辟支佛道此骨是辟支佛骨所出之香是故衆人應供養塔獲大功德

復次先有善根應得解脫由不聞法因緣等故還墮地獄是故應當至心聽法我昔曾聞富羅那弟子尸利迦多者是樹提伽姪夫時樹提伽父先是尼軌陀弟子一切衆生教法相習而樹提伽蒙佛恩化其父亦信為佛弟子更不諮詢六師之徒時樹提伽為欲化彼姪夫尸利迦多故數數到邊而語之言佛婆伽婆是一切智彼姪夫言富羅那者亦是一切智諍一切智故遂共議論樹提伽語尸利迦多言我今當示汝一切智汝富羅那者非一切智以少智相詭惑世人稱已有智實非一切智但以相貌有所忖度正可能知小小事耳何由得名一切種智即說偈言猶如生盲者水精以為眼誰惑小兒等

自稱我有目彼乞自無目今稱我有目此語不可信正可詐癡者能解因相論方便詐自顯以此相貌故詐惑於衆人相貌近是事竟何所知曉

尸利迦多語樹提伽言汝為瞿曇幻術所惑富蘭那者是一切智汝今不識便生詐謗富羅耶行住坐卧三世之事盡能明了樹提伽言我今示汝富蘭那非一切智事即請富羅耶將向其家時富蘭那作是念樹提伽者

其父昔日是我弟子往事瞿曇知彼過患還來歸我是我福德作是念已許受其請於其後日富蘭那持諸徒衆數百千人又有五百弟子以自圍繞詣樹提伽家既至其家時富蘭那微笑尸利迦多問富蘭那言婆伽婆施河岸有一猕猴墮於水中是故笑耳尸利迦多復白之言婆伽婆天眼清淨在此城內遙見千里外那摩施河上猕猴墮水時彼外道將諸弟子入樹提伽家即時就坐衆既定已時樹提伽以飯覆羹上塔與富蘭那富

太虛藏論卷第十三 第六張

第七張

太虛藏論卷第十三 第八張

蘭那言此飯無羹云何可食樹提伽即攬羹飯語尸利迦多言今汝師者尚不能見鉢中飯下有羹何能遠知千里外稽推墮於河耶事驗可知非一切智但貪名聞為利養故衆生可愍自既詐惑復以教人即說偈言

汝師富蘭那慕惑邪到見失於智慧燈住無明間中迷惑自相愛慕者還相重釋種中最勝具相三十二唯此一切智更無第一者

時富蘭那以慚愧故食不自飽住頭而去時尸利迦多慚慚不樂既為師徒雖有短陋猶欲使勝尸利迦多詣富蘭那所而語之言莫用愁惱樹提伽今者毀辱婆伽婆猶得還家未足為耻我若請彼樹提伽師來至家者正可得入終不得出作是語已便詣微微笑尸利迦多問富蘭那言我遠見彼那摩施河岸有一猕猴墮於水中是故笑耳尸利迦多復白之言婆伽婆天眼清淨在此城內遙見千里外那摩施河上猕猴墮水時彼外道將諸弟子入樹提伽家即時就坐衆既定已時樹提伽以飯覆羹上塔與富蘭那富

尸利迦多語樹提伽言汝為瞿曇幻術所惑富蘭那者是一切智汝今不識便生詐謗富羅耶行住坐卧三世之事盡能明了樹提伽言我今示汝富蘭那非一切智事即請富羅耶將向其家時富蘭那作是念樹提伽者其父昔日是我弟子往事瞿曇知彼過患還來歸我是我福德作是念已許受其請於其後日富蘭那持諸徒衆數百千人又有五百弟子以自圍繞詣樹提伽家既至其家時富蘭那微笑尸利迦多問富蘭那言婆伽婆施河岸有一猕猴墮於水中是故笑耳尸利迦多復白之言婆伽婆天眼清淨在此城內遙見千里外那摩施河上猕猴墮水時彼外道將諸弟子入樹提伽家即時就坐衆既定已時樹提伽以飯覆羹上塔與富蘭那富

心懷於二計外現親愛善猶如有魚膚水必有迴動譬如作瓔珞內銅外塗金智者觀察已即知非真金心有所懷僕善根垂熟世尊尋即嘿受其請時尸利迦多作是念若是—切智者云何不知我心便受我請即說偈言

尔時世尊深知尸利迦多心懷詐偽如來世尊大悲憐愍又復觀其供養善根垂熟世尊尋即嘿受其請時尸利迦多說是偈已即還其家施設供具於飯食中盡著毒藥於中門內作大深坑滿中盛加鹽炭使無烟燄又以灰土周覆其上上又覆草時婦問夫造何等事劬勞乃尔其夫答曰今我所為欲害先家其婦問言誰是先家尸利迦多即說偈言好樂者諸樂怖畏答出事不修諸苦行

谷求於熊用
喜樂食飯
釋中種族子
此是我大悲

卷之三

時尸利韃多婦又半白其夫言可捨
忿心我昔曾於弟舍見佛如此大丈
夫何故生怨耶說偈言

捨離於閨諍 於彼生心者 誰應可為親
觀彼大人相 無有瞋害心 常出柔軟音
先言善慰問 其鼻圓且直 無有諸窪曲
直視不迴顧 亦不左右盼 言又不虛偽
惡口而兩舌 和顏無瞋色 亦復不暴惡
言無所傷觸 亦不使憂惱 云何橫於彼
生於瞋毒相面如秋滿月 目如青蓮數
行如師子王 垂臂過於膝 身如真金出
汝值如是怨 惡道空虛靈 若無此怨者
世間極大苦 三惡道充满

戶利龜多作是思惟彼親弟故心生
已黨今當守護若不尔者或泄我言
以告傍人作是念已即閉其婦在深
室中即時遣人喚諸尼捷汝今可來
為汝除愁我以施設火燒毒瓶此諸
尼捷五熱炙身咸皆焦黑猶如炭炭
自相招集即共往詣戶利龜多所止

如貴吒迦樹諸尼捷等既至其家在其樓上猶如鳥群亦如俱翅羅鳥黑蜂圍遠在貴吒迦樹踊躍歡喜諸尼捷子亦復如是而作是言我今當觀瞿曇沙門正尔燃然若火燒不燃毒飯足害畢定當死作是語已歡喜微笑時尸利瓈多即遣一人往詣佛所白佛言時到飯食已辦自上高樓與富蘭那共議此事時尸利瓈多所住宅神愁憂啼泣而作是言如來世雄三界之尊佛婆伽婆云何惡心乃欲毀害我於今者都無活路所以者何如來世尊三界無上在此滅沒惡心名流布遍滿世間一切諸神咸嗟笑我昔日為菩薩時不惜財物身體手足為憐愍故作如斯事況於今日而當愛身云何欲於如斯人違起惡逆心是故我當必定捨命又佛世尊於現在世為衆生故六年苦行日食一麻一米身體羸瘠骨肉乾竭即說偈言如來行苦行六年自乾焦作是難苦業

為諸衆生故如斯悲愍者云何欲加害彼所遣人到竹林中白言世尊食具已辦宜知是時爾時世尊大悲薰心為欲利益諸衆生故揮手而言咄哉凡愚汝於今者應見真諦於過去世乃遣如此使人作糞倒事火燒毒飯供養諸佛有解脫緣善根已熟云何以待於我云何作是極惡之事而來見喚此所為事甚為非理即設偈言我於昔日時六年行苦行為諸衆生故作此諸難事衆生今云何反欲見毀害咄哉極愚癡盲無慧目者作是非法事橫欲加惱害我念諸衆生過於慈父母云何於我所而生殘害心今日時以到諸佛之常法為衆生真濟如醫欲救病種種加毀罵猶故生忍心我今不如醫往詣於彼家何故而往彼大悲之所逼如人得鬼病心意不自在加毀罵呪師為治鬼病故亦不責病者今此諸衆生煩惱鬼在心愚癡不分別橫欲加毀罵我今亦如是但除煩惱鬼不應責彼人爾時世尊從坐而起外現不悅復說

阿難持木來 羅睺羅取鉢 難陀汝亦去
速疾喫比丘 不得復停止 宜應速疾往
彼尸利韋多今急待教化 我住毒地身
為度衆生故 我今畜是怨 為益彼衆生
余時如來出林樹間猶如雲散日從
中出時彼林神以天眼見尸利韋多
舍內所設火塈毒飯帝江墮淚敬受
佛故頂禮佛足瞻仰尊顏而說偈言
彼意懷殘惡無有利益心願佛不湏往
迴還向竹林 世尊甚難值曠劫時一遇
佛雖不愛身 為度衆生故 如斯勝妙身
應當勤擁護 未得濟度者宜應令得度
畏者施無畏 痞者得止息 今無歸依者
得有歸依處略說而言之 有無量利益
唯願佛世尊 莫往詣其家 為天阿修羅
而作歸依處

余時世尊知而故問彼天神曰為
何事故不應往詣尸利韋多所止之
處時有一天而說偈言

尸利韋多舍作大深火塈 燰焰滿其中
詐偽覆其上

貪欲愚癡火極為難除滅 我以智水澆

消滅無遺餘 况復世間火 何能為我害
地獄之猛火 燰然滿世界 七日焚天地
世間皆融消 如此之猛火 莫能為我害
尸利韋多大 何能見傷毀
復有一天作如是言若火不能燒

如來者設食毒飯復當云何今尸利
韋多為邪見毒染汙其心以毒害

惡逆之心以毒和飯欲相傷毀復懷
詔悔現柔軟相來請世尊而其内心

實懷惡逆唯願世尊不湏往彼佛告
天曰我以慈悲阿加陀藥用全身心

貪五欲之毒痕難消除我於文遠已拔
其本況世間毒而能中我汝莫憂愁

余時如來從竹林出住到城門時彼
林神見佛直進而作是言如來世尊

將不還返於此竹林佛今向彼解脫
之方譬如日出必向西方目視不捨

恐於後時更不見佛大苦不燒定為
毒飯之所傷害以諸因緣難可復見
有福德人乃能得見擁他論者於大

衆中作師子吼有福之人乃能更聞
有福利者得接足禮余時世尊如行

三身諸根寂定諸比丘等悉皆隨從
月我今決定不為尸利韋多之所患

猶如明月衆星圍繞尸利韋多家
時尸利韋多宅神舉聲欲哭出哉 佐
哉佛來到此今此尸利韋多乃作火
燒毒飯欲以害佛余時宅神礼佛足
已而說偈言

我未覩佛時 願大悲至家 見佛到家已
心中不喜樂 所以不喜者 以有非法故
相好莊嚴身 瞻仰無厭足 如此大王者
今當作灰聚 我憶是事故 身體欲滅沒
誰見如此事 而當不苦惱 假使極惡猛
愚癡殘害人 設見如來身 不忍生惡念
況復欲加害 月入羅睺口 世人皆忿惱
善哉還歸去 火塈深七仞 滿中盛熾火
願莫入此處 自護及護我 幷護彼主人
及餘一切衆

余時世尊告宅神言刀毒水火不害
慈心即說偈言

我護諸衆生 猶如一子想假使欲害我
我亦生慈心 煩惱火熾盛 擁護令免惡
以是因緣故 誰人能燒我

佛告宅神汝今應當捨於怖畏我今
師子吼除障外道如羅睺羅吞食日
月我今決定不為尸利韋多之所患

害若不能除云何刀能降伏魔耶安慰宅神即入其舍時外道等見佛入舍甚大歡喜更相語言沙門瞿曇今已入外門復到中門佛以無畏威光潤澤直入無疑至第三門中轉近火塲今時彼婦於空室中聞佛世尊到覆大處心懷狂亂作是念言如來今者已到火塲若脚觸草火必熾然嗚呼性哉即說偈言

今當烟中沒聲欵目雨淚大然燒衣時應當抖擻却眼看素救護宛轉而反側樵然既以訖感光復消融身相都莫滅頭髮焦墮落額廣白毫相今以盡消滅如鵲在花上為火所燒滅面如淨滿月衆生覩其目猶如美甘露既墮焰火中驚懼視四方猛火無悲愍必燒令熾然成鍊真金色見者靡不悅大人相炳著美妙極殊特如是之形容今為火燒縮略說而言之如似金織納卷疊在一處以漸見消滅如月欲盡時佛身甚微妙見者身心悅如來極奇特世界無倫正今時世尊入第三門漸近火塲詣尼捷子在重閣上見於如來轉近火塲

心生踊悅如塲間樹群鳥在上望死人內欲得敢食諸尼捷等在重閣上亦復如是時富蘭那心生歡喜而說偈言

汝善作幻術迴轉諸世間今日次火塲更能為幻不復有一足捷而作如是言一足已躡上云何不陷墮為我目不了

為是夢幻耶

余時世尊以相輪足踏火塲上即變火塲為清涼池滿中蓮花其葉數等鮮明潤澤遍布池中其衆蓮花有間敷者有未開者尸利迦多觀斯事已語富蘭那言汝先欲與佛共捕一切智汝可捨此語即說偈言

善哉可信解當除瞋恚心捨於嫌恨意汝可觀瞿曇未曾有之威猛焰變為水土悉化成魚塲中諸火炭咸變為黑蜂復於池水中化作衆蓮花具足有千葉遍布於池中其趣甚熾盛如秋開敷花百葉共爭軟莊嚴滿此池諸鵲在池中皆出和雅音迦蘭陀鳥等亦在中遊戲舉翅水相灑諸蜂圍繞佛出於妙音聲鴛鴦相隨逐復自在娛樂

余時富蘭那語尸利迦多言汝今勿為瞿曇幻術之所惑亂尸利迦多於如來所深生敬信語富蘭那言此是幻耶言實亦是幻所作尸利迦多言汝是一切智不答言我是一切智人尸利迦多復語之言汝若審是一切智者聽我所說即說偈言汝若一切智亦應知是幻汝今何不作如此幻化事汝若不知幻非是一切智時富蘭那辭窮理屈不能加報諸尼捷等語尸利迦多莫作是語何以故是富蘭那實一切智能一切亦現尸利迦多語諸尼捷子言汝等故謂此富蘭那是一切智耶富蘭那者名之為滿造作諸惡滿於地獄故名富蘭那汝等於此滿於惡道富蘭那所生一切智相耶尸利迦多復語之言釋種中能安解脫婆伽婆三藐三佛陀所不生一切種智想耶即說偈言叱汝等方去極為無心人汝若有心者假使如金剛見斯為有事尚應生信敬現見於如來為未曾有事不生信心者是為極愚癡

余時尼捷等尋各散走如善呪師令鬼四散又如日出衆闇自除時尸利

利多見尼捷等散走亦復如是即說

偈言

恐怖目視速惶惶欲策馳以佛威神力
驚怕皆散走尼捷今退散亦如魔軍壞

魔塔身體猶著重鎧器時諸尼捷等

奔突極速疾譬如彼犧牛在林垂莖莖

究轉泥塗身狂走不自停如墨雲垂布

風吹自然散

時尼捷等既散走已尸利利多心懷
慙愧即便思惟誰當將我往見世尊
復作是念樹提伽師先更見佛我今
當共詣世尊所作是念已即向先所
閉婦戶前扣門喚婦即說偈言

善哉汝真是無上妙法語由汝有智慧
親近奉世尊緣我耶見故事諸尼捷等
濟今速來出共汝供養佛

時樹提伽師聞是偈已尋即思惟尸
利利多以傷害佛而來詐我涕泣不
樂即說偈言

汝知我憂惱故來見戲詐我今當云何
而往見如來尼捷等集時猶如諸哩豆

大藏經論卷第十三 第六

卷第十三 第六

大藏經論卷第十三 第六

卷第十三 第六

邪見之熾火滅於釋種燈

尸利利多語其婦言汝寧不知佛神

力耶汝今何故作如是語即說偈言

世間一切火何能焚燒佛誰能燒金剛

誰能舉大地汝觀十力尊摧破諸外道

火燒四畔邊蓮花皆開敷如鵲處花間

花賜邊邊佛

余時其婦聞此偈已遇見世尊在蓮

花中踊躍歡喜而作是言佛故不

燒尸利利多嗚噎垂淚而說偈言

世尊金剛體無有能燒者由近富蘭那

我今自被燒如似少溫薪逼近乾薪積

以火焚燒時兩俱同熾然

余時其婦疾出重屋到世尊所頂礼

佛足踴跪合掌瞻仰尊顏而說偈言

得觀威顏者世間皆信故由我今有福

還得聞言聲面如淨滿月我今得觀見

我今有福故還得觀世尊相好莊嚴身

設當見滅壞兩名遍充滿燒滅我等身

余時其婦供具以備請佛世尊及比

丘衆請令就坐語其夫言聖子汝可

來入頂禮佛足尸利利多涕泣言

聖子汝勿憂怖即說偈言

起起我無瞋久捨怨親心右以栴檀香
而說偈言

我今造火燒規害世尊命今當以何面
可復得相見

余時其婦語其夫言聖子可捨疑惑
佛妻伽婆終無嫌恨即說偈言

譬如空中半無有觸處諸佛法亦余
佛於一切法無染亦無著離世之八法

譬如蓮花處昔時提婆達臘惠心所首

為欲害佛故撲闊轉大石當上空中下

不能傷害佛如彼羅睺羅即是如來子

如蓮花處昔昔時提婆達臘惠心所首

左以利刀割於此二人中其心等無異
如我今者不為希有已斷結使無增
減心昔我為於白鳥之時毒整所中
害猶以二脚覆護獵者使不傷害又
作龜身為人分割支節患解不起
瞋心復作獣身憚彼厄人時彼厄人
示獵師處不起瞋心作仙人時手足
耳鼻患為剝毀猶尚不起毫釐許瞋我
於性昔為一切施婆羅門所斬項時
無有恚恨況於今日斷一切結而當
於汝有嫌恨心譬如虛空不受塵垢
猶如蓮花不為水著我離八法其事
亦亦時尸利多又手合掌白佛言
世尊若垂憐愍且待湏更當造食佛
告尸利多言汝不遣使白我食時
到耶答言實介我本實遣人請佛作
不饒益事佛告尸利多言然我已
斷無利之事汝今作何不饒益耶即
說偈言
我今愚所造屠獵所不造過是惡所作
以毒置食中不能有所傷便為自害已
余時世尊告尸利多言汝今所造
宜應是時尸利多言世尊我所施

食患有毒藥世尊復說偈言
婆須吉龍王瞋恚極盛時如此之猛毒
不能傷害我我今修慈心如何唱施藥
我以大慈果今當用示汝

時尸利多即持毒飯往詣佛前涕

淚悲泣而說偈言

我今持毒飯功德之伏藏我心極為惡

毒飯以標相佛以滅三毒神足降飯毒

食之能令我使得不動心

佛告諸比丘汝等待唱僧跋然後可

食即說偈言

在於上座前而唱僧跋竟衆毒自消除

汝盡可食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大莊嚴論卷第十三

我處於愚癡及以邪見海不畏於惡道
我欲入黑闇過佛得大明欲入於大火
反獲涼冷池嗚呼佛大人嗚呼法清淨
不能具廣說我今但略說我本欲與毒
而獲甘露食闕諱喪失財反得於大利
是故親近佛衆生慧眼開而得觀正道

僧跋已竟佛及衆僧盡皆飲食時尸
利多上下觀察而作是念今此衆
中得無為毒所中者不見諸衆僧皆
患瘧隱不為毒中倍增信敬深生歡
喜余時世尊作是思惟尸利多得
信敬心受緣時至當何所作我當為
滅煩惱之火除邪見毒佛如應為說
四真諦法聞法信解斷見諦結除身
見毒滅諸結火時尸利多得以得見
諦即說偈言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四

君

馬鳴菩薩造

後秦龜茲三歲鳩摩羅什譯

復次佛出於世取是希有雖是女人諸重結使猶得解脫我昔曾聞佛之姨母瞿曇彌比丘尼將入涅槃時種種莊嚴欲令勝妙余時世尊四衆圍遠在大衆中建時瞿曇彌比丘尼聞佛健聲以其養佛愛子之故而作是言長壽世尊如是之聲轉轉乃至梵天佛告瞿曇彌言此非勸佛呪願之法即說偈言

應當勤精進調伏於我心勤修堅實法苦行於精進見於聲聞衆悉皆共和合敬礼於佛時應作如是願

余時瞿曇彌比丘尼作是念聲聞衆和合名為禮佛者世尊猶不使聲聞衆和合不欲見其有別離故以是之故我不欲見佛入涅槃旁佛世尊聲聞之衆未有墮落者以是義故我應在前入於涅槃余時尼僧伽藍神知瞿曇彌欲入涅槃悲泣涕淚墮比丘

尼衣上時比丘尼觀察此神以何因緣淚墮在衣觀察是已知瞿曇彌欲入涅槃時五百比丘尼悉皆往詣瞿曇彌比丘尼所時瞿曇彌語諸比丘尼言四大毒蛇藪難可久居是故我今欲入涅槃此神有柔軟心是故墮淚在汙衣上五百比丘尼言我等同時出家莫捨我等先入涅槃即說偈言我等共出家俱離無明闇我等今共往涅槃安隱城生死苦惱衆處於有禪林云何而獨住趣於甘露迹汝等於今者云何盡涅槃汝若欲涅槃我亦共汝去余時瞿曇彌與五百比丘尼從坐而起離於本處即與住處神別我今於東後與屋別去天神言汝欲何去時比丘尼言我當詣波不老不死無病無苦及愛憎處亦無受別離我欲往至涅槃處時諸凡夫比丘尼即時發聲嗚呼憇哉一剎那頃比丘尼僧坊皆悉空虛譬如空中星流滅於四方瞿曇彌比丘尼與五百比丘尼俱共往去如恒伽河與五百河俱入大海余時諸優婆夷頂禮瞿曇彌足願當憐愍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四 第三
尼衣上時比丘尼觀察此神以何因緣淚墮在衣觀察是已知瞿曇彌欲入涅槃時五百比丘尼悉皆往詣瞿曇彌比丘尼所時瞿曇彌語諸比丘尼言四大毒蛇藪難可久居是故我今欲入涅槃此神有柔軟心是故墮淚在汙衣上五百比丘尼言我等同時出家莫捨我等先入涅槃即說偈言我等共出家俱離無明闇我等今共往涅槃安隱城生死苦惱衆處於有禪林云何而獨住趣於甘露迹汝等於今者云何盡涅槃汝若欲涅槃我亦共汝去余時瞿曇彌與五百比丘尼從坐而起離於本處即與住處神別我今於東後與屋別去天神言汝欲何去時比丘尼言我當詣波不老不死無病無苦及愛憎處亦無受別離我欲往至涅槃處時諸凡夫比丘尼即時發聲嗚呼憇哉一剎那頃比丘尼僧坊皆悉空虛譬如空中星流滅於四方瞿曇彌比丘尼與五百比丘尼俱共往去如恒伽河與五百河俱入大海余時諸優婆夷頂禮瞿曇彌足願當憐愍我今是佛母如來是我父我從法流生

我乳養色身 佛養我法身 我乳於世尊
止渴湏更間 佛以法乳我 經常無飢渴
永斷於恩愛 我今以略說 我雖以乳養
報恩以極大 願使一切女得子 猶如佛
羅摩與阿純 婆湏等諸母 夙於有海中
輪迴無終始 我意於子緣 得度生死海
女人極貴者 名稱人帝婦 一切種智母
此名不可得 我今已獲得 意願若大小
然我悉滿足 今者欲涅槃 白佛使令知
足如蓮花菜 相輪盡炳著 願為我心足
取後以頂礼 取後之恭敬 深信而頂礼
頂礼婆伽婆 身如真金聚 願開菩薩多羅
現身使我見 善觀如來身 我今趣寂滅
爾時如來身 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開菩薩多羅僧時瞿曇彌已見佛身
頂禮佛足白言世尊我隨汝意衆僧無
瞿曇彌汝欲涅槃我隨汝意衆僧無
減少如月欲盡漸漸沒時無有遺餘
弟子先去我取後往如諸商人商人
在道商主隨後時五百比丘尼達佛
世尊如達湏彌既達佛已在如來前
立暗仰尊顏無有狀足聽聞法聲亦
復無狀得滿足已獲法味故難陀羅

睡羅 阿難陀三摩提拔陀頂礼求懺
謝一切諸聖衆猶如不掉寂靜嘿然
住唯阿難羅睡羅三摩提拔陀阿難
結未盡心慈順故氣不能止如無風
樹合掌防土泥尔時瞿曇彌白尊者
言阿難尊者多聞見諦云何今者猶
如凡夫如來常說一切恩愛皆有別
離復白尊者言汝不為我請佛世尊
我今去何而得此法而說偈言
由汝請求故 我等得出家 汝今實不空
皆獲真果報 一切外道師 未曾得是處
女人之身中 能獲甘露迹 依佛善知識
是故今獲得 汝守佛法藏 極當善護持
今日是取後 得見於汝時 我今入涅槃
爾時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合掌向
佛瞻仰尊顏以偈讚曰
南無歸命佛 如來大世尊 真實語諸語
義語法語者 利益不虛語 能真寂滅語
無我我語者 過一切語者 圓滿足眼者
示導於將來 勝妙之道者 又常能觀察
諸法真實相 作大照明者 能除諸黑闇
能滅忿諱者 然法庭燎燭照於一切者
能與衆燈明 又與從明者 調御大丈夫
歸大解脫師 具足十力者 具四無所畏
成就不退轉 說法又不虛 必定利益者
一切諸衆生 釋中師子吼 堅實於精進
勝妙精進者 能具大悲體 世間之八法
所不能污者 釋梵四天王 廉醜首羅王

爾時阿難間是偈已畢即取波復說
汝今意志大 我不復憂念 猶如深林中
棘刺多衆生 又如野象走 出林離苦惱
汝今亦如是 走離諸世間 今可憂愁者
惱惱及愚癡 諸惡結使火 燃燒三有中
汝等先涅槃 我疑佛世尊 猶如大火聚
焰盡則大滅

爾時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合掌向
佛瞻仰尊顏以偈讚曰
南無歸命佛 如來大世尊 真實語諸語
義語法語者 利益不虛語 能真寂滅語
無我我語者 過一切語者 圓滿足眼者
示導於將來 勝妙之道者 又常能觀察
諸法真實相 作大照明者 能除諸黑闇
能滅忿諱者 然法庭燎燭照於一切者
能與衆燈明 又與從明者 調御大丈夫
歸大解脫師 具足十力者 具四無所畏
成就不退轉 說法又不虛 必定利益者
一切諸衆生 釋中師子吼 堅實於精進
勝妙精進者 能具大悲體 世間之八法
所不能污者 釋梵四天王 廉醜首羅王

如是勝人等合掌共讚佛和合放捨美妙甚深無畏衆勝真實顯發能示道種種說法善解一切飛鳥音聲名稱滿虛空從頂生憂鉢遮那拔羅施如是等諸大王種姓相續中出者如來如日月為天人阿湏羅之所供養得七覺意除無明闇者又有能建立三寶勝幢如來面貌猶金山頂光明照曜是上丈夫名為蓮花丈夫拘物頭丈夫分施能斷貪欲瞋恚惡諸有結使及以四縛憂悲苦惱繼逸悽慘諭忿怒自貢高等如來世尊皆悉永斷欺偽博奕競勝欺他共相言訟忿惱別離如外道師捲手秘法諸惡結習悉斷無餘倒悽慘幢違法勝幢能轉法輪令湏乳血海皆悉乾竭得禪定海深無崖限能捨內外一切財物無所惜著於怨親中其心平等佛身微妙如融金聚舌相廣長如蓮花葉無有垢穢清淨鮮潔其腹平滿其脣右旋猶如香奩圓光一尋猶如電明亦如真金被精進鎧以定為護以智慧箭能射毛百之所射皆

中壇鹿軍衆更力健無畏人中大龍人中真濟定如意足無量光邊無色宣示分別八正之道斷除愛欲瞋害之想誓願堅固志意安住然不輕躁如優曇鉢花甚難可值如來功德過於大地及以微塵百千万億以八正道洗除結使濟諸衆生度生死河到於彼岸能示方所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以自在嚴猶如彩畫智金剛杵摧滅一切外道邪論能示解脫涅槃妙方得法自在不善世間於諸入處及諸煩惱能說對治得勝辯才善能分別一切諸法祛除詭偽幻惑之事布施持戒忍進定慧皆到彼岸阿鞞陀仙之所尊教名聞十方住取後身既自覺了開悟衆生功德伏藏功德湏殊功德大海無量名稱無量辯才知恩報恩讚佛已竟禮佛而退將諸五百比丘尼入閑靜處捨於命壽半加趺坐時優婆夷最後到比丘尼所札比丘尼足舉聲號哭即說偈言

我等有諸過感智聽我悔我等終不復更得相覲見

身處於地上引手捫日月變身使隱沒尼入閑靜處捨於命壽半加趺坐時身放大光明能動於大地入地如赴水入水如履地身出大光明又復注大雨如意神足故能現如斯事

餘五百比丘尼亦現如斯諸大神變

波闍波提比丘尼以離欲故心意勇悍舉手摩優婆夷而語之言汝等不應逐妄戀心因心愛聚會必有離別即說偈言

佛說聚會者必當有離別一切有為法悉皆是無常無常火熾然燒滅於三有受我者極多我愛亦不少我今皆能捨如此受者等生死黑闇處輪迴險阻中親親更相戀惡見於乖離無常無悲愍破壞使別離恩愛無別離不應求解脫展轉相親愛相與轉善厚畢竟必別離以是因緣故智者求解脫都無所遺戀余時瞿曇云亦種種因緣讚涅槃已嘿然而任辭佛世尊入於涅槃實不違言欲稱言作諸比丘尼緊念在前入於初禪如是次第至滅盡定逆順觀已現種種神足即說偈言

大莊嚴論第十四 第十張

四

為顯如來佛法力故悉皆現神踊身虛空猶如頽雲而作大雨亦如庭燎在虛空中風吹四散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即說偈言各出千火光圍繞自莊嚴身上出火光下注於大雨虛空滿諸花猶如暗葡萄衆花積水上種種現變已使諸桓越等發於歡喜心如新盡火滅入無餘涅槃。余時梵天王將諸梵衆釋提桓因將六欲諸天諸大天神及諸尊勝龍夜叉神來詣佛所悉皆合掌白佛言世尊如來以離受結當順世間欲使我輩為作何等是佛世尊取後所親介時如來隨時所宜各勑令作佛告阿難唱語遠近為供養佛母者悉皆來集時尊者阿難舉聲悲號而唱是言諸是佛弟子者不問遠近皆聽我語應隨佛教志來集聚聽佛言教波之乳哺長養於我取後之身今入涅槃如油盡燈滅諸有信心知是弟子供養佛母身速疾來集人天之中無有女身如是之者能乳養佛身更無如是養生佛者是故諸比丘應盡來

集時四方遠近諸比丘等賚牛頭栴檀從虛空中如鷹鵠王如日入照雲遍於虛空諸比丘尼滿於虛空其狀亦余時四天王捧波闍波提牀之四足帝釋梵天等亦捉五百比丘尼牀

余時諸牀各堅幢幡天身陀羅花猶如花幕覆諸尼上猶如帷窟堅諸幢

幡遍滿大地天綰幡蓋亦滿空中色

貌若干種天雨諸花燐亦復雨赤香香

烟如雲弥滿虛空天諸樂等其音充

塞佛隨從後舍利弗目連難陀羅睺

羅阿郁律阿難等梵王等諸天阿修

羅緊那羅摩睺羅伽天龍夜叉園徒佛

後余時世尊如行金山在波闍波提

比丘尼牀前五百比丘尼牀次波闍

比丘尼後一切大地莊嚴映飾未曾

有如波闍波提比丘尼所作莊嚴瞿

曇彌入涅槃時佛世尊法主現在集

諸聖衆舍利弗目連等在佛涅槃時

佛身既無舍利弗目連等皆以盡無

拏象別住一處即說偈言

悉非衣服過如銅真金塗陶鍊始知雜

誰惑諸凡夫愚者謂為真智者善分別

知是金塗銅惡心弓箭故是以傷害我

架染善寂服乃是惡心衆若善觀察者

架染恒善服

余時拏象甚懷愍急語象王言汝言

大善我不能忍不隨余語欲取彼人

結使心則如是汝莫瞋恚作如是語

不應於彼生於忿怒即說偈言

如人鬼入心癡狂毀罵醫師治於鬼

不責病苦人結使亦如鬼無明所覆故

能生貪瞋癡但當除煩惱何須責彼人

若我成菩提名稱遍三界詭偽諸結使

念定勤精進以減於結使以智雖鏡利

斷絕彼諸結必當令乾竭燒滅使無餘

我將來必當苦惱殘滅之

菩薩象王說是偈時拏象默然時諸

群象咸皆來集菩薩象王作是思惟

彼諸象等得無傷害於彼人乎作是

念已向獵師所語彼獵人向我腹下

我覆護汝彼諸象等耽加傷害即遭

道德乃是人

菩薩象王問獵師言汝速答我汝以

何事而來射我獵師答言為王所使

於汝身分少有所取非我自心來傷

此是解脫服煩惱心所作遠離方世悲

今隨汝取時彼獵師聞是語已作是

思惟如我今者無有慈心不如彼象

涕泣啼哭象王問言汝何故哭獵師

答言逼惱故哭象王語言我恐諸象

傷害汝故喚汝腹下非我身體墜於

汝耶答言不也非身墜我又復語言

非此拏象出於惡語觸惱於汝使汝

哭耶答言亦無惡言來惱於我乃以

今有大慈悲道德之故我以惡心毒

箭害汝汝乃以慈心恐畏諸象而見

傷害覆我腹下我以此事逼惱我心

畏故哭耳即說偈言

我今以毒箭傷害象王身汝以慈道德

而用傷我心害心傷可愈今傷汝道德

愚心瘡難復汝德如大海誰說能使盡

傷害汝命者安慰憇護若說而言之

我形雖是人都無慈仁德空有是口體

有劇於畜獸相貌如似人作惡劇畜生

汝雖受戮身道德人中上形相雖非人

道德乃是人

菩薩象王問獵師言汝速答我汝以

何事而來射我獵師答言為王所使

於汝身分少有所取非我自心來傷

害汝象王答言如有所須汝今疾取

余時象王即說偈言

汝欲有所須張手速要之諸賢善薩心

一切無惜惜隨汝所須者

悉當捨與汝

須牙即與牙恣汝拔斷取我以濟投故

由此受是形一切我皆捨所須隨意取

我為利已者速能至涅槃為諸衆生故

三有中受身為諸種智故悲般以爲因

獵師慚耻作如是言為王所使來取

汝牙象王答言隨汝意取勿生疑難

獵師答言我實不能拔取汝牙即說

偈言汝慈心盈滿我畏彼慈父若拔汝牙者我手必墮落

余時象王語獵師言汝若畏者當與

汝拔作是語已以鼻絞牙牙根極深久乃拔出時彼象王血大流出即說偈言

拔牙處血出從脣而流下象王極福利

其白如鉢頭拘勿頭花等積聚為大聚時彼諸花聚白如象王身又似大石山白雪覆其上譬如高山頂赤朱流來下余時象王苦痛戰掉尚自安慰時有

一天即說偈言

心當堅安住莫為患處悶當觀苦惱衆

云何可濟拔世界皆有死汝當為拯拔

當持堅牢志莫生憂惱心

天人阿修羅

乳闊婆度又滿於虛空中歎說未曾有

天神作是言昔來極希有能為難苦事

拔牙極大苦受病於當今内心向菩提

求於最勝果終無退轉意

復有天神語彼天言如此苦難終無

退轉復說偈言

知子拔牙苦悲念於地獄

時彼象王既拔牙已嘿然而住余時

獵師作是思惟拔牙者地終無悔耶

而不施我象王知念安慰共語即說

偈言

我今真實語毒箭射我身無有微恨心

加惡報於汝以是實語因速疾證菩提

授與獵師即說偈言

我今真實語毒箭射我身無有微恨心

加惡報於汝以是實語因速疾證菩提

授與獵師即說偈言

我今真實語毒箭射我身無有微恨心

加惡報於汝以是實語因速疾證菩提

授與獵師即說偈言

說是偈已即便以牙施與獵師以何因緣而引此喻過去無量百千身中常作如是難捨之施本作誓願欲成願果欲使諸有衆生所受苦惱使得

本道欲使人解自守清淨心生信故是故引此方喻

復次菩薩大人為諸衆生不惜身命我昔曾聞雪山之中有二鹿王各領

群鹿其數五百於山食草余時波羅

捺城中有王名梵摩達時彼國王到

雪山中遣人張圍圍彼雪山時諸鹿

等盡墮圍中無可歸依得有脫處乃

至無有一鹿可得脫者余時鹿王其

色駁如雜寶填作何方便使諸鹿

等得免此難復作是念更無餘計唯

直趣王作是念已逕詣王所時王見

已勑其左右慎莫傷害聽恣使來時
彼鹿王既到王所而作是言大王莫
以遊戲然諸群鹿用為歡樂勿為此
事願王哀愍放捨群鹿莫令傷害王
語鹿王我湏鹿肉食鹿王答言王若
湏肉我當日日奉送一鹿王若願然
肉必臭敗不得停久日取一鹿鹿曰
滋多王不之肉王即然可余時菩薩
鹿王語彼鹿王提婆達多言我今共
今日出一鹿供彼王食我於今日出
送一鹿汝於明日復送一鹿共為言
要送子送鹿至於多時後於一時提
婆達多鹿王出一狩鹿懷妊垂產向
提婆達多求哀請命而作是言我身
今死不敢辭託頃待我產供厨不恨
時彼鹿王不聽其語汝今但去誰當
代汝便生瞋忿時彼狩鹿既被瞋責
作是思惟彼之鹿王極為慈愍我當
前膝跪地向菩薩鹿王具以上事向
彼鹿王而說偈言
我今無投護唯願濟拔我多有諸衆生
我今獨怖近願盡哀憐愍拔濟我苦難

我更無所恃唯來歸依汝汝常樂利益
安樂諸衆生我今若就死兩命俱不全
今願殺我胎使得全命
菩薩鹿王聞此偈已問彼鹿言為向
汝王自陳說未狩鹿答言我以歸向
不聽我語但見瞋責誰代汝者即說
偈言

彼見瞋呵責無有殺愍心見新逮往彼
誰有代汝者我今歸依汝悲愍為體者
是故應令我使得免一命

菩薩鹿王語彼鹿言汝莫憂惱隨汝
意去我自思惟時鹿聞已踊躍歡喜
還詣本群菩薩鹿王作是思惟若還
餘鹿當作是語我未應去云何遣我
作是念已心即開悟而說偈言

我今躬自當往詣彼王厨我於諸衆生
誓願必當殺我若以己身用冒致疏命
能作如是者尚有大利益所以畜身者
正為殺濟故設得代一命捨身猶草芥
說是偈已即集所領諸群鹿等我於
汝等諸有不足聽我懺悔我欲捨汝
以代他命欲向王厨

余時諸鹿種種諫諭遂至疲極不能
令彼使有止心時彼鹿王往詣王厨
諸鹿舉群并提婆達多鹿群盡逐鹿
王向波羅捺既出林已報謝群鹿使
還所止唯已一身詣王厨所時彼厨
典先見鹿王者即便識之往白於王稱
彼鹿王自來詣王厨王聞是語身自出
來向鹿王所王告之言汝鹿盡耶云
何自來鹿王答言由王擁護鹿倍衆
多所以來者為一妊身狩鹿欲代其
命身詣王厨即說偈言

意欲有所求不足滿其心我力所能辦
若當不為者與木有何異設於生死中
捨此是穢形當自空敗壞不為毫釐善
此身必歸壞捨已他得全我為得大利
余時梵摩達王聞是語已身先皆堅

即說偈言
大莊嚴論卷第十四 第三十三
我是人形庶 汝是庶形人 具功德名人

殘忍是畜生

嗚呼有智者 嘴呼有勇猛

嗚呼能悲愍 投濟衆生者 汝作是志形

即是教示我 汝今還歸去 及諸群庶等

莫生怖畏想 我今發誓願 永更不復食

一切諸庶肉

余時庶王白王言王若垂於應自往

詣彼群庶所躬自安慰施與無畏王

聞是語身自詣林到庶群所施庶無

畏即說偈言

是我國界內 一切諸群庶 我以堅擁護

慎莫生恐怖 我今此林木 及以諸泉池

悉以施諸庶 更不聽煞害 是故名此林

即名施庶林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四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下

勑雕造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五

馬鳴菩薩造

君

若當不護彼 後必傷害身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五 第三十三
君

作是念已逃避入林有一老婆娑羅門

迷失道路到彼林間菩薩問言汝以

何故來至此林婆娑羅門言我欲見王

菩薩問言何故見王婆娑羅門言我今

貧困又多債負更無所歸唯望

王恩拯拔於我菩薩語言汝並歸去

此間無王何所歸誠婆娑羅門聞是語

已迷闕蹕地余時菩薩既見之已深

生憐愍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我以護他故 難捨婆娑捨我今棄捨已

當以何物與 吾今為斯人 當捨己身命

說是偈已即時扶接婆娑羅門起而告

之曰汝莫恐怖吾當令汝得於財利

時婆娑羅門聞是語已心生喜悅菩薩

即時用草作索作索已訖與婆娑羅門

一切施者我身即是而說偈言

彼王不得我 心意終不安 汝應以此繩

繫縛於我肘 將至彼王所 令彼王歡喜

當施汝珍寶 金銀諸財物 汝可得大富

堪任摧伏彼 現在明證果 聲譽歡喜

後受苦傷害 雖知已有能願當護於彼

為拔厄故 雖復喪身命 智者為此死

名之為釋迦

大莊嚴論卷第十五

第三張君

卷

大莊嚴論卷第十五 第三章

而言善哉善哉真善丈夫汝為殺他作如是事即說偈言

所言大王者號名曰羅闍利益於世間

是故名羅闍汝今應為王護持於大地

唯願今聽我懺悔諸罪咎我實是愚

鈍慾多遷羅珠貴白如雪我為宿功德

輕躁無智者汝可還為王我捨此國去

汝能令衆生一切得安樂餘人設作王

逼憤諸世間

即立彼王還歸所止

復次作淨福業應設供養是故應當

勤修福業我昔曾聞石室國王名烏

越轉舉國人民共設佛會有一婦人

於窓牖中閑看世尊余時彼王見女

端正即解珠瓔遺傍侍日送與彼婦

時王左右即白王言彼婦女者是國

中婦王若愛念直往喚取何煩與珠

人脫恠笑王聞是語以手掩耳作如

是言咄哉大惡云何乃以此言使聞

我耳即說偈言

作是況誓言設我有異心使我成大惡

我不以染著以珠與彼女聽我說意故

業為自在主寂勝業者說此無宰主作

唯是帝所造心作於寧主喜樂佛所歎

余時婆羅門間是語已甚大歡喜即時以索縛此菩薩將詣彼王王既見已向婆羅門而說偈言

此為是何人身色如金山威光甚赫奕猶日照世間面目極端嚴觀者無不悅如斯福德者應作大地主今日被拘執苦厄乃如是我坐師子座極為可慚耻彼應處王位非我之所宜我之不調順不應處此座

時婆羅門間是偈已白大王言此是王怨王問婆羅門誰縛此人婆羅門言此實我縛王言斯人不應為汝所縛汝為妄語即說偈言

彼如大逸為身力甚強壯汝今體氣劣又無兵馬力云何能縛彼此事不可信汝可真實說勿作虛妄言

時婆羅門具陳上事而說偈言

見我失所望彼人便自縛彼以悲愍縛欲以投濟我如是善丈夫名稱遍十方猶如燃庭燎普照於一切不善人愚癡滅彼使無餘庭燎熾然時能滅令無遺

余時大王聞是語已即便驚起合掌

如是之妙色更無宰主我唯是善業作善業我應敬惡業我應離過去作善業

果報於今現我以於珠貫衆寶雜莊嚴額慈多遷羅珠貴白如雪我為宿功德不為著色欲若知善惡業云何復著色雖遠尚不視况當有染著寧當飢渴死不為非法貪寧當入火聚不為販邪事我如有愛著今身若後身受苦極無量

復次若有善業自然力故受好業報雖有國王黨援之力不如業力所獲善報是故應當修於善業我昔嘗聞憂悅伽王於晝睡眠有二內官一在頭前一在腳底持扇捉拂共作論議我等今者為王所念為以何事一則自攝是我業力一則自攝我因王力由是之故奉給於王時彼二人數聞聽法並解議論即說偈言

如牛厲渡水導正從亦正人王立正法

從者亦如是

時彼二人由竟理故其聲轉高一作是言我依王活第二者言我依業力王聞是聲即便曉悟而問之言何故高聲王又聞彼二人諍理雖復明知

未斷我見授黨已者王心不悅即便向彼稱業力者說偈問言
依於我國住自稱是業力我今試看汝
為是誰力耶

說是偈已徃夫人所語夫人言今當遣人來到汝邊汝好莊嚴如帝釋幢夫人答言當奉王教時王以蒲萄漿與彼依王活者送與夫人既遣之已作是思惟稱業力者今應當悔作如是語作是念已未久之間彼業力者著好衣服來至王邊王見之已甚大生恠即說偈言

我為自錯誤與彼殘業耶為是彼業力強奈此將去或能共親厚與彼使將去或是夫人瞋奈此與彼乎或能我迷惑而與於彼耶或能彼幻我使我錯亂乎說是偈已問彼人言好實語我汝恃業力我故不遣汝云何得彼人白王以業力得即以事狀具向王說此人奉使既出門已卒尔鼻衄即以此漿與我使送到夫人邊得是衣服王聞是已即說偈言

黃報如影響亦如彼莊嚴彼言自業力

此語信不虛以聽法力故言說合於理彼稱業力者斯言定有驗我多於已負彼過業力勝佛說業力強此語信真實佛為善御乘業力為善哉能壞王者力十方佛世尊亦說隨業力汝今倚業力用自在嚴身割絕於我力

復次雖與智者共為離却猶能利益

是故智人雖與為離常應親近我昔

曾聞摩突羅國有婆羅門聰明智

慧不信佛法亦不親近諸比丘等共

餘婆羅門先有闇諦以瞋恚故詣僧

坊中詐為妄語作如是言某婆羅門

明日於舍設諸供具當作大會請諸

比丘欲令比丘明晨往至其家不得

飲食令彼惡名遍於世界時諸比丘

於其晨朝往詣其家語守門人汝家

主人請我飲食汝可往白時守門者

入白主人今者門外有諸比丘云大

家請故來相造主人聞已作是思惟

何因緣故有如是事復作是念彼婆

羅門與我為怨故為此事今雖臨中

城邑極大遣人市具供諸比丘作是

念已即時遣人喚諸比丘入舍就坐設種種食而以供養比丘食訖語極越言汝今小坐比丘之法食訖應為檀越說法汝雖不信佛法應尔時彼主人即取小牀上座前坐為說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不淨出世為樂乃至為說四真諦法此婆羅門已於過去種諸善根即於坐上見四真諦得須陀洹而說偈言
咄哉愚癡力能害於正見愚者不分別寶作非寶想我今得勝利分別識三寶真實是我寶佛法及聖衆我已諦觀了得閻三惡道釋梵諸天等所不能獲得我今具獲得今此婆羅門即名為梵天今當得趣向解脫不死方我今始獲得婆羅門勝法我本姓輸都今日真輸都今日始獲得勝妙比陀法我今得無漏出過諸比陀我今真實是祠祀大福田我當勤大祠不能善分別可祠不可祠從今日已徃當供天中天多陀阿伽陀略說而言之今日始得利獲得人身果從今日已徃當隨佛教終更不求請其餘諸天神我今所學法隨順向正道法及隨順法我必得其果我今歸命礼

宿世厭惡根
大正二年八月廿五日
曾修法向法
第九張

今獲其果利
吾

余時其夫說偈答曰

中

是佛之所說

大正二年八月廿五日
第七張君

親近善知識 法利自然成
我若不親近

大悲弟子者 永當墮罪見
若無婆羅門 為我怨讐者

亦不得親近
如此之聖衆 由彼瞋忿故

今我得是法
外相似惡友 實是善知識

恩過於父母
及以諸親戚 由此婆羅門

諸僧至我家
降生於甘雨 善等悉得生

法雨甚潤澤
灑我心埃塵 埃塵既不起

得見真實法
是故世間說
因恐得財賄
自惟得大利

即受三歸依
於彼婆羅門

大設諸餚饌
復次若人精誠以財布施如華鬘等

業以知是事應至心施我昔曾聞剎
賓國人夫婦共在草叢上卧於天欲

明善思毫生作是思惟此國中人無

量百千皆悉修福供養衆僧我等貧

窮值此寶者不持小寶至後世者我

等裏告則為無窮我今無福將來苦

長作是念已悲吟嘆息展轉哀泣淚

墮婦上余時其婦尋問夫言以何事故

不樂乃余即說偈言

何故極悲慘 數數而嘆息 涴淚沾我臂

猶如以水澆
水

我無微末善 可持至後世 恩惟此事已
是故自悲嘆 世有良福田 我無善種子
今身若後身 飢窮苦難計 先身不種子
今世極貧窮 今若不作者 將來亦無果
余時其婦聞是偈已語其夫言汝莫
愁憂我屬於汝汝於我身有自在力
若賣我身可得錢財滿汝心願余時
其夫聞婦此言心生歡喜顏貌怡悅
語其婦言若無汝者我不能活即說
偈言

告喻自己身 慎勿辭疲勞 汝今得自在
應當盡力作 後為他所策 作用不自在
徒受衆勞苦 無有毫釐利
勸喻而說偈言

說此偈已夫婦通夜不暫眠息所設
餚饌至明患辯夫語婦言善哉我曹
所作已辦心願滿足得是好日賣此
一身於百千身常蒙豐足時有小
國主施設飲食復來至寺而作是言
願諸僧等受我供養知事人言我等
二人當屬於汝一日之後或必不能
得金相償今為奴婢一月之中可供
養諸比丘僧余時長者即使與金既
得金已自相謂言我等可於離越寺
彼夫婦言我今自打捷推汝所造食
中供養衆僧婦問夫言為用何日答
言十五日又問何故十五日余時其

夫以偈答曰

世間十五日 拘毗等天王 素行於世間
我身與汝身 猶如彼鷲鷲 可共俱賣身
得財用修福
余時夫婦二人詣長者家作如是言
余時夫婦二人詣長者家作如是言
可貸我金一月之後若不得者我等
二人當屬於汝一日之後或必不能
得金相償今為奴婢一月之中可供
養諸比丘僧余時長者即使與金既
得金已自相謂言我等可於離越寺
彼夫婦言我今自打捷推汝所造食
中供養衆僧婦問夫言為用何日答
言十五日又問何故十五日余時其

夫以偈答曰

當酬汝直時夫婦已聞此語向彼國
主五體投地而白之言我之夫婦窮
無所有自賣已身以設供具竟宿造

供施設已辦唯於今日自在供養若至明日為他策使不得自由願王垂給莫棄我日即說偈言

夫婦如鴛鴦供設既已辦願必見憶念明當屬他去夫婦各異榮更無修福期

如是自賣身乃為修善故時彼國王具聞斯事讚言善哉即說偈言

汝善解佛教明了識因果能用虛偽身易於堅財命汝勿懷恐怖恣聽汝所願我為憐愍汝以財償汝債汝今自苦身終大獲利樂

尔時國主說此偈已聽彼夫婦供養

衆僧即以財物為彼夫婦酬他價直又給夫婦自營產業現受此報無所乏少

復次至心持戒乃至沒命得現果報

我昔曾聞難提拔提城有復婆塞兄弟二人並持五戒其弟尔時卒患病

痛氣將欲絕時醫詣之食新熟狗肉并使服酒所患必除病者白言其狗

肉者為可於市買索食之飲酒之事願捨身命終不犯戒而服於酒其

兄見弟極為困急買酒語弟捨戒服酒以療其疾弟白兄言我雖病急願捨身命終不犯戒而飲此酒即說偈言

恆哉臨命終破我戒瓔珞以戒莊嚴身不煩惱盡具人身既難得遭值戒復難

願捨百千命不毀破禁戒無量百千劫時乃值遇戒闍浮世界中人身極難得

雖復得人身值正法倍難時復值法寶愚者不知取善能分別者此事亦復難

戒實入我手六何復欲棄乃是怨憎者非我之所親

兄聞偈已答其弟言我以親故不為沮壞弟白兄言非為親愛乃是殘敗即說偈言

我欲向勝處毀戒今陞墮損我乃如是云何名親愛我勤習戒根乃欲見劫奪

所持五戒中酒戒最為重今欲強毀我不得名為親

兄問弟言云何以酒為戒根本弟即說偈以答兄言

若於禁戒中不盡心護持便為邊大悲卓頭有酒帝尚不敢振觸以是故我知

酒是惡道因在家修多羅說酒之惡報唯佛能別知誰有能測量佛說身口意三業之惡行唯酒為根本復墮惡行中往昔優婆夷以酒因緣故遂墮餘四成是名西行數復名五大施亦是五無畏酒為放逸根不飲閻惡道能獲信樂心去慳能捨財首溫羅闍佛說能獲無量慈我無異意而欲毀犯者略說而言之寧捨百千命不毀犯佛教寧使身乾枯終不飲此酒假設犯毀戒壽命百千年不如護禁戒即時身命滅決定能使差我猶故不飲況今不定知為差為不差作是決定心心生大歡喜即獲兄真諦所患即消除

復次若信佛語於諸外論猶如愚頑狂所說是故熱惻字佛法語論我昔曾聞有一國名釋伽羅其王名盧頭陀摩彼王數數詣寺聽法時彼法師說酒過失尔時王難高座法師言若施他酒得狂癡者今飲酒亦多無狂癡報時法師指示外道等其王見已善哉善哉時有外道自相議言彼說法者無所知見空指而已王為法師

已又不解空稱善哉不能開解而答

此間然此衆中亦有大聰明勝人何

故不答王即說偈言

法師有聰辯善能答此義博駁法等故

謾惜而不說

諸外道言王為此法師橫為通道理

王言我之所解更有異越尔時王語

法師言向所解義今可顯說法師答

言我向所以指外道者以諸外道各生

異見有顛倒心是故名為癡狂之人

即說偈言

不心思入身名為顛狂者邪見夜叉心

是為說顛狂狂癡人過失不知解其事

汝等有狂過一切種智說汝違種智語

隨逐於邪見現見於神變彼大仙所辱

出過其禁限顛狂先已成云何使我說

百千種狂因何故分別說投淵及赴火

自墮空巖捨棄於施戒逐迷邪狂倒

不脩於正行狂惑墜巖火賣塗壞淨行

飲觸恒河水是名立正行火淨及得正

有何因義趣賣肉衆惡集三種神只變

除此三種變更亦有神變唯有二六法

離此別無我現見仙神變更見十三法

如是顛狂事其數乃有百現見投淵火

自墮於高巖以此欲生天此但是邪見

非是生天因戒施善調心即是生天因

曾捨壞善行觸河除諸惡賣塗有大惡

觸河有大善如是有何義得名為善惡

婆羅門賣肉即墮於失法捉刀亦失法

若復賣於肉滿三十六斤敗壞婆羅門

羅差及食塗皆名為失法見羅差等

二俱成過患以秤欺誑人不成名為益

賣肉成熟生羊稻俱有命食稻不成然

羊稻俱應食何故食於稻而不食於羊

汝諸言自然終不得生天墮巖於淵水

復言得生天然已言有罪餘養已身者

何故不得福觀察不順理皆是愚癡倒

以是因緣故名汝等為狂此即是愚癡

羅刹之標相是故說汝等成就顛狂法

此即是與酒飲酒之因果瞋恚是妄因

瞋恚而黑濁能令顏色變以是因緣故

瞋恚為度黑因飲酒顏色濁此二俱能瘦

目連見餓鬼汝先自飲酒亦教人飲酒

說言無罪報是故今現在已獲餓鬼身

花報已如是果報方在後

諸婆羅門聞是語時多有外道即時

出家

大藏經卷第十五 第二十二法

第十七

復次善分別敬功德不斯於門族我昔曾聞花氏城中有二王子逃走歸

投末投羅國時彼國中有一內官宇拔

羅婆若為附傭國主供養衆僧手自

行食衆僧食已遣人斂草上殘食持

詣宮中向食作札然後乃食餘者分

張與所親愛食彼殘食能破我患是

故先取食之授與二王子王子食已

心惡賤故出外即吐而作是言出家

之人種種雜姓我等今者食其殘食

食已吐棄然後除過時附傭主聞是

事已作如是言此二婬愚極為無知

即說偈言

得此餘食者智者除過患彼生疑讚嫌

是名為要愚佛法觀察食外道都悉無

沙門觀察食能除煩惱障餘食半尼觸

應當而取敬手捉殘食已水洗已除過

附傭主後日更不與殘食時左右人

問言何故不分食與二王子即說偈言

彼之不知解沙門所食餘自恃種族故

觸之言不淨不生歡喜心是故我不與

不識沙門姓不食於彼食不識我種姓

不應食我食 沙門處處生不如我種族
我不如沙門 復不食我食 為言無種姓
亦無有年歲 如馬無種族 內官亦如是
內官處處來 無有定方所 唯觀我富貴
不看我種姓 但見富貴故 便食我殘食
不食沙門食 是名為愚 沙門心自在
具足七種財 不食沙門食 而食我餘者
猶如超半井 不見有是處 見我有勢力
王者之所念 便食我餘食 甘蔗種中生
輸頭王太子 如是種族來 可不勝我耶
彼之勝智者 無等无倫匹 不取其種姓
唯取其德行 種族作諸惡 亦名為下賤
具戒有智慧 是名為尊貴

時二王子聞此語已而作是言汝示
正道即是我父自今以往敬承所誨
即說偈言

汝今說種姓 殊為非法語 因行無有定
知解無定方 語議正解了 不名為邊語
如汝之所解 即是貴種族
復次考欲觀察知佛神變視諸塔寺
供養佛塔我昔曾聞阿梨車毗伽國
於彼城門有佛駁爪塔近有尼俱陀
樹邊有卉水時婆羅門而白王言若

遊行時 見於彼塔是沙門塚破王福
德王是大地作一蓋 主宜除此塔時
王信婆羅門語故即勒目下令遠却
此塔明日我出時勿令復見時彼城
神與諸民衆皆悉悲心涕時諸優婆
夷施設供養又燃燈者作如是語我
等今者是取後供養必有優婆塞抱
塔悲泣即說偈言
我今取後抱汝之基塔足 猶如湧水倒
今日皆破傷十力世尊塔 於今遂破滅
我若有過失 聽我使懺悔 衆生更不見
佛之所作業

尔時諸優婆塞作如是言我等今者
可還歸家不忍能看人壞此塔時王
後自遣人持鉢欲除往到其所塔樹
盡無即說偈言

復次佛塔有大威神是故宜應供養
佛塔我昔曾聞竺又尸羅國彼有塔
寺波斯匿王以成火燒之佛復安一塔
朽壞却之時彼國王名拘沙陀那有一
一比丘求請彼王我今為塔作煩願
王聽取有大樹者王莫護惜王即語
言除我宮內所有樹木餘樹悉取得
王教已諸比丘等處處求覓於一村
邊有大池水上有大樹名旃首伽樹龍
所護持近惡龍故人無敢觸其樹極大
若復有人取枝葉者龍能煞之以是

之故人無故近有人語言彼有大樹

時比丘即將諸人賚持斧器欲往斫

伐時後有人語比丘言此龍極惡比

丘語言我為佛事不畏惡龍時有某

事婆羅門語比丘言彼龍極惡若伐

此樹多所傷害莫斫破此樹婆羅門

即說偈言

汝不聞彼賊 慢食故暫作 而能於一切

汝當憲此事 常應自擁護 莫為此樹故

即致於傷害

比丘復說偈言

汝為毒龍故 而自生貢高 我依人中龍

時彼亦自高 觀汝力為勝 如是我得勢

令使衆人見 我為敬佛故 今當捨身命

諸毒龍衆中 汝為作龍王 生大恭敬想

佛為柔調安 及是衆中王 我今亦恭敬

如來婆伽婆 誰能降毒龍 而為弟子者

爾時比丘共婆羅門各竟道理遂共聞

譁于時比丘即伐其樹亦無生雷變異

之時婆羅門觀斯事已而說偈言

先若取枝葉 雲起雷震震 汝為呪所伏

為死至後世

彼時婆羅門說是偈已即便睡眠夢見毒

龍向已說偈

汝莫起嗔恚 此名現供養 非為輕毀哉

吾身自負塔 况樹作塔根 而我能護惜

十方世尊塔 我當云何護 此林自生樹

而為佛塔故 如是自生樹 云何得惡惜

更有餘因緣 今當說善驅 我亦無勢力

德又迦龍王 自來取此樹 我云何能護

伊羅鉢龍王 及以毗沙門 躬自來至此

我有何勢力 而能距擋彼 威德天龍等

如來現在世 及以滅度後 造立塔廟者

此二等無異 話有得道者 人天及夜叉

名攝遍十方 世界無倫匹 如此名聞故

塔根無寶鈴 其音甚和雅 遠近悉聞知

時婆羅門聞是偈故從睡眠皆即便

出家復次我昔曾聞有一老母背負

酥而在路中行見菴摩勒樹即令其

菴食已患渴尋時赴井乞水欲飲時

汲水者即便與水以先父菴摩勒菴之

勢力故謂水甜美味如石蜜語彼人

我以酥吸易汝吸水尔時汲水人即隨

其言與一瓦水老母得已負還歸家

既至其舍先所食菴摩勒熱力已盡

取而飲之唯有水味更無異味即察

記屬咸今言之比言是水有朽敗爛

繩汁渥臭穢極為可惡汝今何故

持來至此既聞斯語自取飲當深生

悔恨我何以故乃以好酥賀此臭水

一切衆生凡夫之人亦復如是以愚無

智故以未來此功德酥瓦貨易臭穢

口顛倒碗謂之為好於後乃知非是真

實其深生悔恨咄哉何為以功德酥瓦

如貿易顛倒臭穢之水而說偈言

咄哉我何為以三業淨行貿易者諸有

如以淨好酥 留彼臭穢水以食菴摩勒

舌倒不覺味 臭水為甘露

復次我昔曾聞有一長者婦為姑所

嗔走入林中自欲刑戮既不能得尋時

上樹以自隱身樹下有池影現水中時

有婢使挑瓦取水見水中影謂為是尸

有作如是言我今面貌端正如此何故

為他持瓦取水即打破還至家中語大

家言我今面貌端正如是何故使我擔

瓦取水于時大家作如是言此婢或為

對上見斯事已即便微笑婢見景亦即

自覺覺悟仰而視之見有婦女在樹上帶笑端正女人衣服非已方生慙耻以何因緣而說此喻為於倒見愚惑之衆辟

大莊嚴論經卷第五 第三三

人天說第十一 第三三

以住為繩綫多聞及持戒猶如彼巖繩成定為小繩智慧為巖繩生死柱來下復次我昔曾聞有一國中王嗣欲絕時

所應為說法要衆生自有若干種行

以住為繩綫多聞及持戒猶如彼巖繩

是故知如來說對治法破除顛倒如為

復次我昔曾聞有一國中王嗣欲絕時

有王種先入山林學道求仙即強將軍

立以為王從數臥具人索於衣服及以

飲食時數臥具人而白王言各有所與

於今者不應事事盡隨我索我雖知數

眷於其衣中集聚柱邊而語二言汝今

云何可得下耶余時石正多諸方便即

捨衣繩垂二繩繩至於柱下其諸宗眷

尋以蘆繩繫彼衣繩正則挽取既至於上

手捉巖繩語諸親族汝等今者更可

繫著小巖繩索彼諸親於即隨其語如

是展轉最後得繫巖大繩索余時石

正牽繩來下言石柱老喻於生死梯階

繩繩過去佛已滅之法言親族者喻

一切諸行貪欲嗔恚癡之等長夜

增長常想樂想我想淨想展轉相承

作如是說不能增長無常苦空無我

之法是故如來知此事已為衆生說諸

倒治如來說法微妙甚深難解難入謂道解說云何而能為諸衆生說如斯

法以諸衆生倒見想觀察知已隨其

者喻下王死柱

馬用給人力令馬不損於人有益作是念已即勒有司令諸馬群分布與人常使用磨經歷多年其後隣國復來侵境即勒取馬共彼鬪戰馬用磨故旋轉而行不肯前進設加杖捶亦不肯行衆生亦尔若得解脱必由於心謂受五欲後得解脱進得解脱果即說偈言

智慧宜調心勿令著五欲本不調心故臨終生憂懼心既不調順云何得寂靜心常耽五欲迷荒不能覺云何得寂靜心常耽五欲迷荒不能覺如馬不習戰對敵而施行

彼醫名是彼醫牛馬遂到家已見其屋舍壯麗嚴飾牀帳鑿匙鑑金銀器物其婦櫻珞種種衣服時醫見已甚生驚愕猶如天官問其婦言如此盛事為何所得婦答夫言汝何不知由汝為彼國王治病差故生報汝恩夫問是已係生歡喜作是念言王極有德知恩報恩過我本望由我意短初來之時以無所得情用恨然以此為渝義體今當說與西醫諸善業主無所與喻未得現報身無所得如彼醫者初不見物謂無所得心生恨恨如彼得既得至家者猶如捨身向於後世見生今身修善見未得報心生恨恨我無所

女人食不留子有一女人食菓留子其子者見彼菓美於良好田下種著中以時溉灌大得好菓如彼世人為善根本多將善業後獲果報合子食者亦復如人不識善業竟不修造無所獲得方生悔恨即說偈言

復次曾聞往昔有比丘名須弥羅善能戲笑與一國王諳諱歡悅稱適王意企時比丘即從乞地欲立僧坊王語比丘汝可疾走不得休息盡所極處乞許之地半心當相與余時比丘更整衣服即便疾走雖復疲乏以貪地故猶不止住後轉疾極不能前進即便卧地兜轉而行須臾復之即以一枝逆擲使去作如是言盡此枝處悉是我地已說辭前相應之義我今當說如須弥羅為取地故雖之不止佛亦如是為欲救濟一切衆生作是思惟云何當今一切衆生得人天樂及以解脫如須弥羅走不休息佛婆伽羅

復次曾聞有一國王身遇疾患國中諸醫都不能治時有良醫從遠處來治王病著王大歡喜作是思惟我今得醫國力事須厚報作是念已微遣侍臣多賚財物詣於彼醫所住之處為造屋舍養生之具人民田宅馬牛羊奴婢僕使一切資產無不備具所造既辦王便道醫稱還其家時彼遠醫見王目前初無所遺空手還歸甚懷恨恨既將至家道逢牛羊馬都所不識問是誰許並皆稱是

復大曾聞有二女人俱是其一

亦復如是。萬物變換，無往而不變。譬猶羅

如是等人慚令調伏有諸衆生可化度者
如來余時即往化度如須弥羅所疲乏已
即使卧地死轉佛亦如是度諸衆生既已
已疲苦以此陰身於娑羅雙樹倚息而卧
如迦尸迦樹斬伐其根悉皆墮落唯在
雙樹倚身而卧猶故不捨精進之心度拘
尸羅諸力士等及須跋陀羅如須弥羅為
得地故擲杖使去佛亦如是入涅槃時為
濟衆生故碎身舍利八斛四斗利益眾生
所碎舍利雖復微小如芥子等所至之
處人所供養與佛無異能使衆生得於
涅槃即說偈言

如來躬自度優樓鵠螺等眷屬及徒黨
優伽藍爲掘龕精進禪度力最後倚卧時
猶度諸力士須跋陀羅等欲為濟拯故
布散諸舍利乃至遺法城皆是供養我
如彼須弥羅 擲杖使遠去

復次我昔曾聞笠叉尸羅國有博羅寺
羅村有一估客名稱伽挾叱作僧伽藍
如今現在稱伽挾叱先是長者子居室
素富後因喪耗遂至貧窮其宗親眷
屬盡皆輕慢不以為人心懷憂惱遂棄
家去共諸伴當至大秦國大得財寶還

歸本園時諸宗親聞是事已各設飲食
香花妓樂於路往迎時稱伽拔叱身著
微服在伴前行先以分貝賤年歲又少後
得財寶其年轉老諸親迎者並皆不識
而問之言稱伽拔叱為何所在尋即語
古今猶在後至大伴中而復問言稱伽
拔叱為何所在諸伴語言在前去者即
是其人時宗親往到其所而語之言汝
是稱伽拔叱云何語我乃云在後稱伽
拔叱語諸宗親言稱伽拔叱非我身是
乃在伴中馳驛馱上所以然者我身頃
來宗親輕賤初不與語聞有財寶乃復
見迎由是之故在後馱上宗親語言汝道
何事不解汝語稱伽拔叱即答之言我貧
窮時共汝等語不見酬對見我今者多
諸財寶乃設供具來迎逆我乃為財
來不為我身發此喻者喻如世尊稱伽
拔叱為得財物鄉曲宗眷設供來迎佛
亦如是既得成佛人天鬼神諸龍王等
悉來供養非來供養我乃供養作佛
功德我未得道時無功德時諸衆
生等不共我語況復供養是故當知供

大瘡嚴論經卷第十三

癸卯歲
勅彫造

養功德不供養我雖復廣得一切諸天人等之所供養亦無增減以觀察故人天阿修羅夜叉乾闥婆如是等諸衆亦廣設供養佛無歡喜心以善觀察故是供諸功德非為供養我如釋迦牟尼指示諸眷屬稱已在後者其以則亦如是